

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grayscale photograph of a mountain range. The mountains are layered, with the foreground peaks being darker and more detailed, while the background peaks are shrouded in a thick mist or fog, creating a sense of depth and atmosphere. The overall tone is serene and contemplative.

# 大佛頂首楞嚴經講記 【上】

徐醒民居士講  
雪明講習堂印行



# 楞嚴經十一

## 目錄

- 一五一、大勢至法王子。與其同倫五十二菩薩。即從座起。頂禮佛足……………一
- 一五二、我憶往昔恆河沙劫。有佛出世。名無量光。十二如來相繼一劫……………一七
- 一五三、譬如有人。一專為憶。一人專忘。如是二人。若逢不逢……………三三
- 一五四、二人相憶。二憶念深。如是乃至從生至生。同於形影……………四九
- 一五五、若眾生心。憶佛念佛。現前當來必定見佛。去佛不遠……………六五
- 一五六、爾時觀世音菩薩。即從座起。頂禮佛足。而白佛言。世尊……………八一
- 一五七、初於聞中。入流亡所。所入既寂。動靜二相。了然不生……………九五
- 一五八、忽然超越世出世間。十方圓明。獲二殊勝。一者……………一〇九
- 一五九、世尊。若諸菩薩入三摩地。進修無漏。勝解現圓……………一二五
- 一六〇、若諸有學。得四諦空。修道入滅。勝性現圓。我於彼前……………一四一

大佛頂首楞嚴經講記【十一】

一六一、若諸眾生。欲為天主。統領諸天。我於彼前。現帝釋身……	一五七
一六二、若諸眾生。愛統世界。保護眾生。我於彼前。現四天王身……	一七三
一六三、若諸眾生。愛治國土。剖斷邦邑。我於彼前。現宰官身……	一八九
一六四、若有女人。內政立身。以修家國。我於彼前。現女主身……	二〇五
一六五、若有藥叉。樂度本倫。我於彼前。現藥叉身。而為說法……	二二一
附講表……	二三七

## 大佛頂首楞嚴經講記(十一)

徐醒民居士講 研學小組記

### 第一五一講

大勢至法王子。與其同倫五十二菩薩。即從座起。頂禮佛足。而白佛言。我憶往昔恆河沙劫。有佛出世。名無量光。十二如來相繼一劫。其最後佛名超日月光。彼佛教我念佛三昧。

我們現在開始講〈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〉，這章經文對念佛法門來說，非常重要。因為這關於念佛的方法，講得非常透徹。印光祖師說，這篇經文跟《華嚴經》的〈普賢行願品〉，連同淨土三經，合起來可以稱為淨土五經，由此可見這篇經文的重要。

就《楞嚴經》來講，是針對阿難尊者的多聞，阿難尊者的學問非常豐富，在佛弟子當中，他是多聞第一，雖然學問豐富，但在修持方面不平衡，修持趕不上多聞，所以經文開始就講他遭受摩登伽女的邪咒，差一點就遭受魔難，這就說明修行的工

夫很重要。前面把教理一層一層地分析，教理講清楚之後，就講修持的方法。講到修持方法，佛法無論修持那一宗，都能有成就的，所以佛在這部經裏選出二十五種法，每一種法只要合乎學的人根機，都能證到圓通，得了圓通法門，因此講二十五圓通，愈到後來愈重要。這二十五圓通，先講十八界——六根、六塵、六識，再加上七大，就是二十五種法門。這二十五種法門，按照前面的十八界，以及後面的七大來講，觀世音菩薩是耳根圓通，卻排在最後，為什麼呢？我們閻浮提人耳根最利，所以排在最後。如果不是如此的話，念佛法門應該放在最後，大勢至菩薩是都攝六根、淨念相繼，他應該壓軸的。這部經是針對阿難尊者來講修持，阿難尊者是多聞，一般作學問的人都是往外求，吸收外面的知識、學問，從外面聞來的，觀世音菩薩修持的工夫，是反聞聞自性，教你實際用工夫的時候，要回過頭來聞自己的本性，所以就這部經當機的阿難尊者來講，把耳根圓通放在最後，要反聞自性的。

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，在二十五圓通之中是第二十四位，也可說非常重要，前面那些圓通法門，不見得人人都能修，只有念佛法門三根普被，上等根機、中等根

機、下等根機都能學這個法，尤其現在末法時代，要想當生成就，不學這個法門絕對不行。前面那些圓通法門，境界高得很，但是每位大菩薩報告他如何得圓通，都是無數劫以來，修了這麼久遠的時間，絕對不是當生就能成就的。我們研究這部經，選法門的時候要特別注意，念佛法門可以當生成就，所以擺在第二十四位來講。

再說，二十五圓通，圓通的是什麼呢？這二十五種法，無論那個法，比如六根——眼耳鼻舌身意，六塵——色聲香味觸法，還有六識，再加上七大種——地水火風空根識，每一個法都是我們凡夫眾生生死不斷的一種纏縛，就好像鐵鎖、鐵鍊一樣，把我們拴住了，讓我們不得自由。這二十五種法把我們拴在那裏呢？拴在六道裏面，六道就像監獄一樣的，從這個監獄到那個監獄，反正都是在監獄，逃不出去。眾生在這六道裏生死，這一道死了，生到那一道，那一道死了，又到另一道，輪迴生死。一般凡夫眾生不知不覺，以為生死是人人都有的，是自然現象免不了的。既是人人都有生死，免不了，那管他的，死就死，這是糊塗話。不知道我們本來就沒有生死，我們任何一個眾生的本性，《心經》講得多麼透徹，不生不滅、不垢不淨、不增不減，

講到本性是非常清淨的，沒有生死。有生死是因為我們一念不覺，才發生無明，有了無明，才有這些虛妄分別的妄念，是妄念造成的，妄念造成十八界、七大種。因此二十五圓通，每一尊菩薩根據那個法，都得到圓通，都很不容易的，多生多劫地修，吃了多少苦，這麼修持才能成功，得了圓通。一圓通，一通一切通了，十八界、七大，整個都通了，所以他能夠證果、能夠成佛。

我們凡夫是不通的，現在講到念佛法門當生就能成就，好像鐵鍊子當生就能夠斷除掉，往生就等於斷除一樣。普通法門一定要斷見惑、思惑才能出六道的，念佛法門真正修到一心不亂也斷了，沒有得一心不亂，只要能伏得住，把見思惑都能夠伏得住，不讓它起現行，這樣臨終的時候，往生也沒有問題，就能感應到阿彌陀佛來接引，所以這個法門能當生成就的，特別要了解這個。這裏講完大勢至菩薩，接著就講觀世音菩薩，這兩尊菩薩在那裏？現在都在西方極樂世界，在阿彌陀佛的左右兩邊，幫助阿彌陀佛弘法，阿彌陀佛到那個世界去接引眾生的時候，這兩尊菩薩必然陪著阿彌陀佛一起去，接引十方世界的眾生到極樂世界。

「大勢至法王子」，先提出這尊菩薩的名字，他的名字叫作大勢至，「法王子」是他修持到這種程度，足以擔當這個名稱。為什麼叫大勢至呢？根據《觀無量壽佛經》（簡稱《觀經》）說，這尊菩薩能以智慧光普照一切，他有智慧，由智慧發出的光明，能夠普遍照到十方世界。每一個世界的六道眾生，整個六道包括三途裏的眾生，見到他的光，都能得到大力量，「勢」是勢力，凡是見到這尊菩薩的光，就能得到大力量，經文說是無上的力量，這不是普通的力量，是無上的力量，因為這個關係，所以叫作大勢至。藏經裏有一部《思益經》，《思益經》裏講大勢至菩薩走路的時候，他一投足，腳一踏出去，三千大千世界都震動，連天上的魔宮也震動起來，所以他叫作大勢至。因為他有這樣的威力，他能成就一切弘法利生的事業。

另外有部《悲華經》，那部經講在過去世很長遠的時間，長遠到什麼程度呢？阿彌陀佛成佛以來，已經十大劫了，在十大劫以前，阿彌陀佛還沒成佛，那個時候他還是轉輪聖王，他有兩個兒子，長子是觀世音菩薩、次子是大勢至菩薩，就是現在的西方三聖，當時在因地的時候，還沒成佛，在過去很久以前，他們是父子關係。

成就佛果以後，現在在西方極樂世界，叫作西方三聖，中間是阿彌陀佛，我們對著佛像看，右邊是觀世音菩薩、左邊是大勢至菩薩，從佛像那邊看，剛好相反，看的角度不同。這兩尊菩薩有表法的，觀世音菩薩表示大悲——悲心，大勢至菩薩表示大智——有大智慧，阿彌陀佛是悲智到了究竟，整個圓融在一起，所以度化眾生要有悲心，也要有智慧，兩者缺一不可。有智慧就發出光，阿彌陀佛是無量光，在《無量壽經》裏，大勢至菩薩又有個名字，叫作無邊光，無邊就是無量無邊，也可說跟阿彌陀佛是同名，阿彌陀佛叫無量光，他叫無邊光，意思還是一樣。因為他是無邊光，他的智慧可說是超過一切菩薩，這是講到西方三聖的關係。

還要知道，阿彌陀佛在西方極樂世界，雖然是無量壽，將來還是要退位的，退位下來的時候，由誰來接替呢？由觀世音菩薩接替阿彌陀佛。不像我們娑婆世界，釋迦牟尼佛有正法時期、像法時期、末法時期，還有滅法，滅法之後還有很長的空檔時間沒有佛法，再過多少年之後，彌勒菩薩才來成佛，我們娑婆世界是這樣。但是極樂世界特別，阿彌陀佛一退居的時候，馬上觀世音菩薩就接替了。經裏說阿彌

陀佛退位之後，沒有正法時期、像法時期、末法時期，更沒有滅法時期，就是佛在世，阿彌陀佛上半夜一退位，下半夜就是觀世音菩薩來接替。觀世音菩薩接替之後，他也是無量壽，到最後也是要退，退下來的時候，就是大勢至菩薩接替，他的接替也是這樣，中間不像我們娑婆世界有像法時期、末法時期，沒有。就是第一尊佛退休，第二尊佛就接上來了，中間沒有空檔的，極樂世界是這樣。現在了解了，大勢至菩薩將來在極樂世界要接替觀世音菩薩，成為極樂世界的教主。

大勢至法王子，法王就是佛，佛為什麼叫法王？《法華經》裏講：「於法自在」，注意這句話，佛對萬法真正得到自在了。世間一切的法，包括器世間、有情世間，有情世間是社會各種組織、國家裏的人羣，還有其他各道的有情，還有自己，自己也是有情的一部分，這都是法。我們凡夫眾生沒有一個法能夠自在的，就如同我們一般求學問，不懂佛法、不覺悟的人，學問求得愈多，執著也愈厲害，覺得自己學問這麼多。學問多是多，每個學術的名詞，對你就是個障礙，你就執著它，不能破除，這就不能自在。有具體的法、抽象的法，什麼抽象法？那些學術界的人，他是

研究那一派的學術思想，他就維護那一派的學術思想，與他不同的思想，他就排斥。學術如此，世間一般宗教也是如此，這是不得自在，為了那些假相、那些法，把他約束住了。所謂自在，無論那個法，都糾纏不了他，這叫於法自在。我們學佛的人知道，煩惱來的時候，有見思惑、有塵沙惑，還有無明，一層一層地把我們拴在那裏，任何一法都把我們拴住，讓我們不得自由。而且知識愈高的人，愈是不得自由，他對於他的知識執著得非常厲害。成佛就不是這樣，成了佛的時候，什麼都自由自在了，所以叫法王。

菩薩未到法王的程度，於法雖然還沒完全自在，大致上這些法也拴不了他、約束不了他了，他所了解的，雖然比不上佛，但是比我們眾生不知勝過多少倍數。他能夠替佛來分擔弘法利生的事業，將來法王要退休了，不住在世間了，法王子可以接替他的位子成為法王，就像世間的國王一樣，老王退休下來，太子要繼承王位的。剛才講大勢至菩薩，將來繼觀世音菩薩之後，觀世音菩薩退休，他要繼承成佛的，他到這種程度，他可以稱為法王子。「法王子」不是專屬於大勢至菩薩，誰有這種

能力，誰就能成為法王子。我們現在距離大勢至菩薩還遠得很，但是我們發了心要成佛、要行菩薩道，行菩薩道到了世間這些假法（名也好、利也好）、世間這些色聲香味觸法，這些東西都障礙不了我們了，這時我們就能稱為法王子。大勢至菩薩早就到這種程度了，就像現在娑婆世界的彌勒菩薩一樣，他是稱為法王子。

「與其同倫五十二菩薩」，大勢至菩薩與，「與」是跟他一起，「其」指同倫，「同」是一同，志同道合、氣氛相同的，「倫」是一類，同一類的，大勢至菩薩與他同一倫類的五十二位菩薩。五十二位不是指五十二個人，「五十二菩薩」指修行的階位來講，一個階位、一個階位，行菩薩道的地位有五十二個等次。第一個等次是開始發菩提心的時候，叫起信，要有信心來學十信菩薩，學佛法要知道佛法能夠解決自己的生死問題，到最後能夠成佛、得到大自在，要有這個信心才肯來學，開始的時候就要建立信心，信心有十等次，叫十信位；十信位修滿了，修十住位，住是能夠安住了，有十個位子；十住位修滿了，修十行位，正式能夠如法來實行、來修行了；十行位修滿了，修十回向位，修行有功德，把功德回向出去；十回向位修滿了，登

地了，地上也有十個等次，叫十地菩薩；十地菩薩修滿了，到等覺菩薩；等覺上面再一等，就是妙覺菩薩。五十二等次，前面沒問題，到後面講等覺，現在彌勒菩薩就是等覺，一般說妙覺就是佛，那為什麼還講菩薩呢？妙覺是菩薩，不錯，他跟佛是一樣了，他還沒接替佛的位置，完全跟佛相等的了。

在這部經裏說大勢至菩薩跟他同倫五十二位菩薩，這五十二位菩薩，包含了五十二個等次的程度，從十信位到妙覺，這五十二個等次的菩薩表示什麼意思呢？我們普通講念佛法門三根普被，它就包含這麼廣，從十信到等覺、妙覺，他們都是念佛成就的，可想而知念佛法門不但能夠出六道，憑念佛直接就能成佛，這個法門特別到這種程度。「與其同倫」，「與」是領導，率領他的同倫，有五十二位菩薩，「即從座起」，各人從自己的座位起立，為什麼呢？要向佛稟告自己的事情，應該要作這個禮。「頂禮佛足」，頭面頂禮在佛的腳下，人的頭是最高的，腳是最下的，以自己最高的頭頂禮在佛腳的前面，這表示至誠恭敬。「而白佛言」，「白」是下對上，然後就稟告佛說：「我憶往昔恆河沙劫，有佛出世，名無量光」，我回憶，「憶」是

想到從前那些事情，我想到往昔，這個「往昔」包含的時間不是普通的，普通的比如說一年之前、幾年之前、幾十年之前，都叫往昔，他的往昔是「恆河沙劫」。釋迦牟尼佛說法的時候，當前有一條河叫恆河，恆河的印度文叫殑伽河，殑伽是從高處來、從天堂來的意思，那條河發源於最高的山上，從高山上流下來的。恆河裏的沙細得像麵粉一樣，每一粒沙就代表一個時劫，「劫」是最長的時間，在印度表示最短的時間叫一剎那，表示最長的時間就是劫（劫波），一個劫的時間已經算不清楚了，把恆河沙這麼微細的一粒沙作為一個單位，這個劫多得像恆河沙那麼多。各位想想看，那個往昔多麼長久。在那以前，有一尊佛出世，那尊佛叫無量光。

我們現在念佛，念阿彌陀佛，「阿彌陀」這三個字就是無量光、無量壽，那尊佛也叫無量光，是不是同一尊佛呢？根據古人注解，應該不是同一尊佛。為什麼呢？釋迦牟尼佛在《阿彌陀經》裏講「阿彌陀佛成佛以來，於今十劫」，十劫就算十大劫，這裏講「恆河沙劫」，相差太遠了。那個時候的無量光佛，與現在極樂世界的阿彌陀佛，不是同一尊佛，那是古佛。在那個時候，有一尊名叫無量光的佛出世了，

接著「十二如來相繼一劫」，從那以後，有十二尊佛，「如來」就是佛，十二尊佛相繼一劫，相繼出來。「其最後佛名超日月光」，一共十二尊佛，這十二尊佛的名字，經文裏沒有完全說出來，只講開頭一尊佛、最後一尊佛。古代注解經文的高僧大德，把名字列出來了，請看第三十七表，我們來對照一下：

表裏的「十二如來」就是十二尊佛，開頭是「無量光」，下面是「無邊光、無礙光、無對光、炎王光、清淨光、歡喜光、智慧光、不斷光、難思光、無稱光、超日月光」，在《無量壽經》裏列的，就是這十二個名字，不過那部經裏講十二個名字都是無量壽佛（就是阿彌陀佛），無量壽佛有十二種號（十二個名稱）。在這裏，為什麼祖師列出來這十二個名字呢？除了最初的無量光、最後的超日月光，中間的十個名字為什麼也列出來呢？祖師是根據《無量壽經》裏列出來的，但是在《無量壽經》裏，這十二個名字都是指阿彌陀佛，這沒問題。在這部《楞嚴經》裏講十二如來，顯然不是同一尊佛，那怎麼解釋法呢？自古到現在，同名的佛很多，這是跟西方極樂世界的阿彌陀佛同名，還有釋迦牟尼佛、觀世音菩薩，古代的古佛也有釋

迦牟尼佛、也有觀世音佛，十二如來就算是同名的。

再看經文，大勢至菩薩說在恆河沙劫以前，那時有一尊佛叫無量光，接著有這麼多佛出世，相繼一劫出世，最後一尊佛叫超日月光，「彼佛教我念佛三昧」，超日月光佛教我學念佛法門。念佛三昧是什麼呢？「三昧」是正定，《楞嚴經》裏講到三昧就指楞嚴大定，他學念佛三昧，就能得到楞嚴大定。超日月光佛在那個時候，教大勢至菩薩學念佛三昧，請各位看表：

念佛有四種方法——「持名、觀像、觀想、實相」，我們平常只講念佛有很多種，大致說有四種，這四種念佛究竟怎麼念呢？我們也不完全了解，現在講四個方法，只能大概說。持名念佛的「名」是佛號，有個重要的觀念要先分清楚，我們現在講念佛是念阿彌陀佛，大勢至菩薩那個時候不是念現在的阿彌陀佛，因為那個時候阿彌陀佛還沒成佛。所謂持名念佛，自己是能持名能念的人，佛的名字是所念的佛，任何一尊佛都有名稱，念那尊佛的名稱就叫持名念佛，就是把佛的名稱跟自己能念的心一直持續下去。所謂持，就像抓個東西不放，一放就離開了道，大勢至菩

薩在後面講淨念相繼，「持」就是要淨念相繼。觀像念佛的「觀像」是觀佛的像，把佛像觀在心裏，能觀的是自己，佛像是所觀的佛，觀像念佛是時時刻刻都不離開佛像。《觀經》裏講得很清楚，觀佛的像還有次第，先從那裏觀起，觀成功了，再觀其他地方，這是觀像。

觀想念佛的「觀想」是什麼呢？「想」是心裏想，自己是能想的人，自己有心在那裏想，想什麼呢？心裏時時刻刻在想念那尊佛。《觀經》裏講，你觀想佛的時候，你就針對這尊佛來想，把你的思想完全放在佛上面，不要想念其他的，任何短暫的時間，你都不能把你的思想放在世間的五欲六塵上，要全部都想那尊佛。儒家修道也是如此，「道也者，不可須臾離也」，你修道，你的心就在道上面，「須臾」是最短的時間，也不能離開道。觀想念佛就是你平常的心只在佛上面，不容許你心裏攀緣這個、攀緣那個，世間任何一法，你都不能攀緣。實相念佛呢？把自己貪瞋癡慢疑這些煩惱，見思惑、塵沙惑、無明這些惑，都把它們撤除了，用你自己本性裏發出的光，你本性裏的智慧光來觀照自己的性體（本性裏如如不動的理體）。這

是以智照理，一真法界就是理，理體是無處不在、如如不動的，由理體發出來的作用就是智慧，到這種程度，智與理完全相合，這叫實相念佛。「實相」是真實的相，就指理體。

這幾個名稱都說明了，各位看看，「持名、觀像、觀想、實相」，前面三種，持名是「事念、理念」都有，觀像、觀想是介乎中間的，實相是「理念」。各位看「事念」，「有能念心所念佛，心口耳相循環」，這就是印光祖師常常告訴我們的：佛號要從心裏起來、口念出聲音來、從耳根裏聽進去，然後再由心裏起來，就是循環這麼轉。這樣轉念就「如貓捕鼠、如雞抱卵」，貓要捕鼠，老鼠在洞裏，這時靜得比什麼還靜，就等老鼠從洞裏出來，一出來就捕著了；母雞在孵小雞的時候，一時一刻也不敢離開，這是事念。理念是「能念心外無佛念，所念佛外無念心，能所雙亡心佛一致」。這四種念佛都能得到念佛三昧，但是念佛三昧要怎麼得到？不是簡單的。

大佛頂首楞嚴經講記【十一】

## 第一五二講

我憶往昔恆河沙劫。有佛出世。名無量光。十二如來相繼一劫。其最後佛名超日月光。彼佛教我念佛三昧。

現在念的這一段，是接著上回沒講完的〈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〉，這章經在這部經裏非常重要，為什麼呢？《楞嚴經》前面用了很長的時間教人家明心見性，把如來藏的理、佛法的道理說明白以後，接著就講修行的方法，依照佛法來講，佛所說的法，任何一個法都能成就，但是要選擇的時候，把它簡化簡化，一共有二十五門，叫二十五圓通。這二十五圓通，前面已經講過二十三圓通了，二十三位大菩薩都講過了，現在是第二十四位——大勢至菩薩講念佛法門。在二十五圓通之中，本來每一門都能得到圓通的，只有這個圓通特別，它對我們念佛很重要。普通說我們學的是淨土宗念佛，念佛怎麼念法呢？這裏講的非常詳細。同時要特別了解，其餘那些法門都是烘托，用比較的方法，比較的結果教我們選，只有選這一門，選念佛圓通這一章。因此我們研究這一章，要多花一點時間，了解得更多，對我們學念佛

法門受用比較多。

上回講大勢至菩薩起立之後，頂禮佛足，然後稟告釋迦牟尼佛說：我回憶往昔恆河沙劫那麼長的時間，那個時候有佛出世，叫無量光佛，經過十二如來在一劫裏面相繼出世，最後一尊佛，叫超日月光佛，這尊佛教我念佛三昧。可見他所講的是很久很久以前，那尊佛教他念佛三昧。所謂三昧，翻成中文的意思是正定，印度的讀音叫三昧，就是正定。講到三昧，無論修那一宗，都要修定功，修定功得了正定，都叫作三昧，這裏是講念佛，所以是念佛三昧。念佛三昧如何念法？怎麼樣才能得三昧？在這裏要多花一點時間來研究了。

「彼佛教我念佛三昧」，現在一般念佛的人，都知道念佛很容易，不錯，念佛說容易就容易，你肯照方法去念，當然很容易；說不容易就非常不容易。為什麼呢？若是那麼容易，大勢至菩薩經過那麼長遠的時間，為什麼還要超日月光佛教他念佛三昧？當然不容易。為什麼呢？就三昧來講，無論是天台宗修止觀、禪宗參禪，各宗都講三昧。修三昧，心要定下來，那談何容易。任何一宗要把心定下來，都不容

易。就是唯識宗，這章之前講彌勒菩薩，他學唯心識定，從唯識入圓通的，唯識宗修唯識觀，也要講三昧，那多麼難。但是你念佛就能得到三昧，憑什麼呢？不但念佛得三昧，念佛就憑這一句佛號，就能夠斷見思惑，最後把所有無明全部斷除，直接就能成佛，其他那些法門那裏比得上？這個方法最直捷最快，念佛三昧是特殊的，比一切法門都要直捷都要快。

現在講念佛三昧，請看第三十七表後面講「念佛四法」，念佛有四種方法。我們先看念佛有事念、有理念，事念就是我的心能夠念——有能念的心，念佛的人拿什麼念佛？拿你的心來念佛（能念的心），你所念的是什麼？所念的是佛，這個「佛」指的是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。有能、有所，事實上從我們娑婆世界，往西邊經過十萬億個佛土，有一個極樂世界，這是事實上有的世界，事實上有一尊阿彌陀佛，我們念佛就念那尊佛，就是心心念念地不離開佛號，這叫事念。理念的話，就要懂得自己有佛性——有真如本性，你能念的心就開始覺悟了，覺悟什麼呢？覺悟自己心中有佛，本性就是佛。你開始覺悟叫始覺，本性中就是一個大覺世尊在自己的心中，

所念的就是本覺，用開始覺悟的智慧，念本有大覺的理體，念成功了，始本合一，那就成就了，這叫理念。這兩種念法，要是純粹事念，也能成功，但是很慢；純粹講理念，那是上等根器的人才能那樣念，上等根器，中等根器以下沒辦法。因為那樣念佛，不是特別法門，是普通法門。今日之下，有很多人說念佛是念自性彌陀、唯心淨土，就指理念。純粹講理念，就不是我們淨土宗的念法，這要明瞭。

再研究上回沒完全講清楚的，念佛有四種方法——持名念佛、觀像念佛、觀想念佛、實相念佛，這四種列在表裏，持名在前面，為了研究方便，把持名念佛放在最後講，先從觀像念佛開始說。什麼叫觀像念佛呢？就是建立一尊佛像，只有一尊佛像，而且觀的時候，有一定的次序。比如觀阿彌陀佛，先從中間的白毫觀起，觀成功了，再從其他部分，一部分、一部分觀，這不能亂的。必須明白，只能觀一尊佛像，還有菩薩像、其他佛像一起觀就不行，比如西方三聖像，既是用觀像的方法，你觀的時候，只能觀一尊佛像，別的不觀，你一觀，心裏亂了。觀像的目的也是要得一心不亂，這是觀像的方法，這在《觀經》裏講得很清楚，我們不必細講了，

因為我們學的不是修這個方法。

後面講觀想念佛，觀想就是用自己的心來想佛，「想」是用自己的心，心裏能夠想佛，「觀」是觀察，「想」是以心來想佛，所以一心想佛要注意，既是想佛，心就不能跑到別處去，就不能成天亂攀緣，你作事情的時候當然作事情，不作事情，一有時間的話，就想到佛。我們中國文化也知道，孔子也是這樣告訴人家，他說：「甚矣吾衰也，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。」周公是聖人，孔子就想周公（觀想周公），白天觀想，夜間睡眠的時候，研究作夢的人就知道，白天用心思想，連帶夜間睡眠的時候，那個心還在那裏起作用，這叫作夢，就是日有所思、夜有所夢，所以工夫就能帶到夢裏去，夢裏還夢到周公。後來到晚年的時候，自己感覺夢少了，很久夢不到了，自己就感到「吾衰也」，可見他平時常常觀想周公。佛法講用觀想的念佛法，心就完全專心在你所觀的佛像上面，心無二用，不能攀緣世間那些，財色名食睡當然不可以，普通那些都不能攀緣，這才能成功的，觀久了，隨時心裏一想，佛像就出現了，真佛就出現了。但是要知道，觀想的心理非常微細的，它這裏有事、

有理，開始觀的時候，當然是有像，「像」就是事——事實，觀成功就入了理，就了解自性了，所以天台宗講觀法，一心三觀就是理觀，觀想就從事進入到理，這非常不容易的。

現在講實相，實相就是理念，純粹是理念，不是事念，由理念入三昧的。什麼是理念？我們現在回過來看持名念佛，它有事念、有理念，我們看持名念佛好像是事念，實際上它包含有理念，所以在持名這個方法之下，有根線牽下來，包含兩個——一個事念、一個理念。念佛，能持的就是我們念佛的人，我們心裏好像拿到一個東西，就把它執持住，不要放棄，叫「持」，「名」就指的佛，能持的心持念所持的佛，這個「佛」指用佛號來念，這叫持名念佛。持名念佛比得上其餘三種嗎？念念名號就能成功嗎？這當中要解釋道理非常不容易，持名念佛有最大的秘密在當中，因為它裏面含有非常重要的道理，所以它一方面的事念、一方面是理念。事念下面有解釋，請看講表：「有能念心」，我們念佛的人都有心，能念的心是能念，「所念佛」，我們現在講所念的佛就是阿彌陀佛，在大勢至菩薩那個時候，所念的佛不是阿彌陀

佛。要知道《阿彌陀經》裏，釋迦牟尼佛講阿彌陀佛成佛以來，於今十劫，大勢至菩薩在恆河沙劫那麼久的時候，而且經過十二尊如來，那當然指的不是阿彌陀佛，我們現在所念的佛是阿彌陀佛。念的方法呢？阿彌陀佛這句佛號從心裏起來，我們每個人用口說話、用身體動作，都是從心。心不指揮的話，那些動作從那裏來的？所以身體的行動、口說話，都是受心的指揮，因此你念佛號，佛號要從心裏起來。心裏起來之後，就用口念出聲音來，口念出聲音來，再用耳根聽進去，耳根聽進去，不留在耳根裏，是送回到心裏去，這就是「心口耳相循環」，心起口念耳聽，聽回去，心又再起，口又念，耳又聽，三處這樣循環、這樣轉動。

這樣循環轉動的時候，要知道我們凡夫在世間所以生死不斷，不但生死不斷，而且很多眾生一不小心就墮到三途裏去了，為什麼呢？就是造惡業，憑什麼造惡業呢？身口意三處。用身體的動作、用言語說話，身體造業、口造業，都是從心裏出來的——意裏造業，我們凡夫眾生都是身口意三處在造惡業。你念佛，用心裏起的萬德莊嚴的佛號，口裏念的也是萬德莊嚴的佛號，在耳朵聽的也是萬德莊嚴的佛號，

再回到心裏去。本來我們眾生的心思，無始劫以來，就被惡習氣熏染了，雖是很黑的無明，黑上加黑，現在用萬德莊嚴的佛號，從身口意三處來回這麼運轉，把無明的心一層一層地淨化，轉呀轉的，轉成功，當然三業都清淨了。正在轉的時候，心無二用，三業就是清淨的，所以古人講「一念相應一念佛」，你這三業在轉，佛號在轉，在這一念之中就是佛，就普通法門來講，自性佛就出現。我們持名念佛講感應，你自性的佛跟西方極樂世界的佛感應道交，就能感應了。為什麼呢？名以召德，你一念阿彌陀佛的名，就感召阿彌陀佛實際上的佛，就能感應來了。比如我們一叫某人的名字，他就感應了，要不然，取名字作什麼？名就代表那個人，你稱呼他的名，他就答應。我們持名，自性裏三業清淨的時候，沒有煩惱在那裏障礙的話，我們三業都清淨，就能感應西方極樂世界的阿彌陀佛到我們心中來，自性佛與阿彌陀佛兩者感應道交，這就見了佛。三處在那裏循環轉，用佛號在那裏轉，用的工夫不要間斷。

下面說比喻：「如貓捕鼠」，現在各位在城市裏看不到貓捕鼠，鄉下人家養貓，

養貓幹什麼呢？家裏有老鼠，那是很討厭的東西，驅除牠很不容易，養了貓，牠會抓老鼠。老鼠躲在洞裏，外面有什麼聲音，牠就不敢出來，貓要抓老鼠，趴在老鼠洞口的外邊，一動也不動，非常靜，一點聲音也沒有，有一點聲音，老鼠就不敢出來了，貓在外面那樣安靜地等候，專心注意洞口，假如老鼠一出來，牠馬上就抓到了，不能分心的，這叫如貓捕鼠。「如雞抱卵」，在鄉下養母雞，母雞生了很多蛋，大概生了一定數量的時候，牠就抱著牠的蛋，用牠身體的暖氣不斷地來暖那些蛋，那些蛋得到牠的暖氣，就逐漸在裏面孵化了，蛋孵成小雞，孵成功了，小雞從裏面把蛋殼啄破了，就出了口。在沒有出口之前，這隻母雞就在牠的蛋上面，一時一刻也不下來，養雞的主人要按時送飼料給牠吃、送水給牠喝，牠自己不會下來的，不會離開那些蛋，就是專心在那裏孵小雞，這叫如雞抱卵。念佛的人持一句佛號，就要如貓捕鼠、如雞抱卵，不能離開的，這叫作淨念相繼，這是事念。

理念呢？下面解釋：「能念心外無佛念」，我們念佛的人用心在念，你能念的心，你心外有沒有佛？心外無佛念，純粹是心在念，「所念佛外無念心」，所念的佛是阿

彌陀佛，所念的佛外，沒有能念的心。這是什麼？這就難了，別說要懂理了，凡是講能、講所，就是我們凡夫有執著，有我執、有法執、在作祟。有我執、有法執，就分清這是你的、那是我的，有人相、我相、種種的相出現了。理念不是事相念，純粹就真空妙理、真空妙有，妙有也是一種理，就是不用事相，理是能與所，能、所是對待的，對待就不是真理。真理是絕待的，能、所圓融起來，能所一如，這純粹講真如本性、講理體，就是一真法界的理體。就《楞嚴經》來講，就是如來藏妙真如性，就指那個性體。我們眾生的性體與阿彌陀佛的性體，有沒有兩樣？沒有兩樣。就性體一如來講，我能念心外，能念心是方便講法，真正說，沒有能所的，要讓我們了解才說我能念的心，你念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還是自心中的佛性，所以講能念心外沒有佛念；相對來講，所念佛是阿彌陀佛，就阿彌陀佛來講，阿彌陀佛涵蓋一切，把我能念的心也涵蓋在佛之內，能所圓融。好懂的話，就是常講的「不要起分別」，為什麼不要起分別？你一起分別，就有能、所。不起分別，你用能念的，一開始我就講理念是始覺的智慧，能念的心有能念的心智，念所念的理體，念的這個體，不但指自己的體，阿彌陀佛的體、釋迦牟尼佛的心體、十方世界恆河沙數那麼

多佛本性的本體，都是一樣的。

既是一樣的，那個是你能念的心？那個是你所念的佛？這就是理，事理無礙了，《華嚴經》講，事與理沒有妨礙的，互不相障礙。所以後面講「能所雙亡心佛一致」，能念的心與所念的佛，兩者都不要起分別，「雙亡」是把這種心理破除掉，有能、有所是凡夫的情見，必得打破凡夫知見，你才能說是理念，那是什麼？心佛一致的，我們能念的心與所念的佛是一致、一體的。要知道你這個能念的心，不是我們第六識的識心，是從本性起來的智，始覺開始覺的智慧，這個心佛一致，這是理——理念，理念多麼難。實相念佛純粹是理念，無相的，沒有相，不像持名還有個名，有名就有名相，觀像、觀想，想也是一樣，都有事相，實相就是沒有相。但是沒有相，你怎麼念呢？沒有相，一念不起，你怎麼念？還是要起念頭。起念頭，你不要分別，起念頭不是分別的念頭，分別的是妄念，你起的念頭不是分別心，就不是妄念，那是清淨的念頭，是淨念。實相念佛的難處在這裏，不容許你起妄念，而又要起念，不起念怎麼是念佛？實相也是念佛，不起念是不起妄念，起念是起清淨

的念頭，所以淨土宗祖師講：「念而無念，無念而念」，這兩句話，一般人不曉得，什麼叫念而無念、無念而念？那是實相念佛。好懂的話，就是不容許你起分別的妄念，只能起淨念，淨念是無分別的，這就是念而無念、無念而念，無念是不要有妄念，不要有妄念，要起淨念。

持名念佛為什麼包含了理念？實相念佛是純粹理念，持名念佛為什麼包含事念跟理念呢？各位注意看事念的第二行：「心口耳相循轉」，只要按照祖師這個方法去作，只管佛號從心裏起來，口裏念出來，再聽回去，然後再起來，你就是一心專門在這上面，沒有其他作用。並非念佛的時候，心裏又想到別的事情，比如想：我什麼時候可以見到佛？或者我往生有沒有把握？這些念頭都不容許出現的。你只管佛號從心裏起來、口裏念出來、耳裏又聽回去，心裏只有這麼轉。你在轉的時候，其他雜念有沒有？沒有了。你會感覺到我是能念的、佛號是我所念的？能念、所念的念頭也沒有。你這樣就跟理念的「能所雙亡」一樣，你雖然是事念，你能照這個方法來念，就是理念，理念就包含在其中。

要這樣念，我們念佛的人就感覺為難了，比如事念下面說「如貓捕鼠，如雞抱卵」，那我們一天到晚就這樣——心裏起來、口念、耳再聽回去，我們二十四小時都這麼作，那我們在世間還作什麼事情？不這麼作就不行，這怎麼辦呢？我們老師過去講的時候，特別要我們注意，這一點要搞清楚：念佛的「念」，不是專門用口念，我們作早晚二課，或是在打佛七的時候，當然都是用口念出聲音來，平常的時候，不是早晚二課、也不是打佛七，不念佛了，你的佛號斷了，那你怎麼淨念相繼？這就誤會了，誤會只用口念才算是念佛，口不念佛就不算是念佛，那是錯誤的，不是這樣講法。老恩師也說過四種念佛，除了持名念佛用口念以外，觀像念佛、觀想念佛、實相念佛，這三種都不用口，雖然都不用口，也都算是念佛。那我們持名念佛，你能說只用口？就專門指用口念佛嗎？當然不是。作任何事情，有根本、有枝末，持名念佛的根本在那裏？根本在心。為什麼要心起來、口念出聲音來、耳朵聽回去？聽回去還是聽到心裏去。心是根本，口念的是枝末，只知道用口念，不知道用心念，那只知道枝末，不知道根本。要想得一心不亂，這就難。

既是其餘三種念佛，都是念佛，都不用口，那當然以心為根本，因此我們持名念佛也是以心為根本。當然你不能不用口，用口念佛是需要的，但是口念佛有間斷的時候，除了早晚作功課念佛、在道場裏集合念佛，平常你不能一天到晚在那裏念佛，事實上不許可，但是只要你的心在那裏，心裏對於佛號不離開，心不離開佛號，這還是念佛。〈念佛圓通章〉後面講「憶佛念佛」，「憶佛」就是把佛號放在心裏，清清楚楚的，不要忘記。你要口念不斷是辦不到的事情，你叫任何人一天到晚口念不斷，誰辦得到？心念繼續不斷可以辦得到，這要明白。我們老師過去針對一般人可能起疑惑，我們吃飯的時候，心就在飯上面，作事情的時候，心就在作事上面，怎能想到佛呢？他老人家說個比喻，比如一個小孩子離開他母親，小孩子在外面，心裏無時無刻不想著母親，吃飯的時候想、作事的時候也想，什麼時候都在想，但是想的時候，不妨礙他吃飯、不妨礙他睡覺，不妨礙他一切事情，想的那個念頭與他日常所作的事情不相妨礙。這就是說心裏能夠有佛號這個念頭在，你平時儘管作事情，沒有妨礙，懂得用心，那就把握到持名念佛的根本。

懂得用心來念佛，心裏起來、口裏念出聲音、耳朵聽回去，固然是這樣念，這是一心在那裏念，開始就這麼作，任何事情作得很熟了，熟能生巧，巧就到妙的地步了。你長時這麼念，心起、口念、耳聽，現在是口念耳聽，到了不能用口的時候，不是作早晚功課的時候，也不是在道場集合念佛的時候，平常不用口念，用什麼念呢？心念心聽，不用口，心念心聽，心裏起了念頭還是有聲音的。研究心理學的人就知道，雖然沒有聲音出來，心裏只要起了念頭，你用工夫的人，心用得很細膩的時候，心裏起念頭就有聲音，心念心聽就非常微細了，漸漸就能淨念相繼。再進一步，神念神聽，比心念心聽還進一步的話，心念心聽還有聲音，還有跡象，到了神念神聽的時候，那純粹是神。儒家孔子解釋神：「陰陽不測之謂神」，什麼叫神？陰陽不測，有陰有陽的時候，就是相對的，從相對的，任何事情都可以預料到、都可以觀察出來，到了陰陽不測的時候就是神，神就是不可思議的。你到了神念神聽的時候，那工夫就行了，念佛三昧就成了。

開始念的時候，口念耳聽，念熟了就是心念心聽，更進一步就是神念神聽。普

通人講：我怎麼樣到神念神聽？過去我們老師也常常講：不懂得步驟的話，一下子就要神念神聽，那是辦不到的，任何學問、任何方法，都要一步一步的，中間省了一步就不行。開始口念耳聽，再就是心念心聽，最後是神念神聽。懂得以後，我們對於念佛就不會有很多問題了，自己知道怎麼用功法了。不過開始的時候，我們雖然念佛很多年了，現在我們還是要口念耳聽，你口念耳聽熟了，自自然然的，你心裏不要求，心念心聽自然就到了，不用著急。先自己老老實實地口念耳聽，這就非常穩當。

## 第一五三講

譬如有人。一專為憶。一人專忘。如是二人若逢不逢。或見非見。二人相憶。二憶念深。如是乃至從生至生。同於形影。不相乖異。

我們繼續看〈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〉，講究用工夫，這是最重要的一章。前面一開頭，大勢至菩薩把他原來的因緣都說過了，他從過去很多時劫以前，由超日月光佛教他念佛三昧，現在講「譬如有人」這兩段，這是講比喻。前面的各位大菩薩，他們過去從十八界、七大這些法，各人由一個法入了圓通，這是大勢至菩薩，他由念佛入了圓通。大勢至菩薩那個時候修念佛三昧也不容易的，要是容易的話，何必從那個時候一直念到後來才能成就？我們現在學念佛三昧，比大勢至菩薩那個時候容易多了，因為大勢至菩薩在阿彌陀佛成就之前學念佛，我們現在念佛是念阿彌陀佛，與大勢至菩薩念十方佛是不相同的，這我們必得了解。上回最後講到超日月光佛教大勢至菩薩念佛三昧，所謂三昧就是正定，入大定了。《阿彌陀經》裏得到一心不亂，得一心不亂就證果了，學念佛三昧，先要念佛，念到工夫好，才得三

昧，得了三昧就是入了正定，這才能夠得一心不亂。要得一心不亂，就是從開始念佛到得了念佛三昧，這怎麼作法？請看第三十八表，裏面有很扼要的解釋，我們對照著來看一看：

這個表的第一段是「一心二說」，「一心」指的是一心不亂，怎麼樣能夠得到一心不亂呢？我們在上回了解念佛有四種方法——觀像、觀想、實相、持名，我們現在學的是持名念佛，為什麼呢？普通講念佛法門三根普被，如果就用工夫的方法來講，觀像、觀想、實相這三種念佛都不是普通人能夠修的，那都是中等以上的根器才能夠學，尤其是實相念佛，那談何容易，那是上上等的。無論上等根器、中等根器、下等根器，真正講上中下三根普被，只有持名念佛。因為持名念佛講到容易的地方，簡單幾句話，一學就會了，只要肯這麼念，就能成功；如果要把念佛的道理講明白，別說下等根器，就是中等根器，也不是短時間就能明瞭的；講到究竟徹底明瞭，大菩薩都不行，後邊祖師就講「唯佛與佛，乃能究竟」，佛佛道同，講到最高境界，只有佛才能了解。持名念佛實在是三根普被，一般說我們不是上等根器，

我們是中等根器，那我們何必學持名念佛？我們算算看，學這個方法，下等根器都能成功，我們中等根器的人修這個方法，不是成功得更快嗎？我們快點成就不是更好嗎？基於這個理由，我們無論是那一種根器，都是修持名念佛最好。

一心二說的「一心」就指一心不亂，根據祖師注解，過去雪公恩師講的時候也特別強調，教大家注意「心」字，他老人家說觀像、觀想、實相這三種念佛都不要用口，都是用心思在那裏觀，其中實相更難。因此我們要了解，我們持名念佛，不要認為專門用口來持、用口來念就夠了，專門用口來念，忽略用心念的話，那用功就用錯了。必得口念的時候，名號要從心裏起來，念出聲音來，又要從耳朵聽進去，要回到心裏去，那就離不開心。念佛有聲音的時候，固然是不離開心，要是不念出聲音來，就在意處。念佛一般說出聲念是有聲音，默念的話，自己還是有聲音，只是人家聽不見而已。到了憶佛，就沒有聲音了，憶佛的時候完全是用心思在那裏用功。也可這樣說，我們用口念耳聽，從心裏起來就是完全的，但是這樣念有時間性的，任何一個念佛的人，不能整天在那裏念佛，還要作別的事，或者在外面跟人家

辦事、或者在公共場所，出聲念有很多不方便，那就憶佛，憶佛就不是用口。我們不能整天用口來念佛，〈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〉裏教我們念佛的方法要淨念相繼，所謂淨念相繼，你心裏淨化清淨的念頭不能間斷的，要一直相續地保持淨念。要維持淨念相繼，那就知道用心非常重要，雖然不是作早晚課，也不是在道場裏集合念佛，我們不是用口念的時候，我們用心在憶佛，那就能淨念相繼。

表裏說「一心二說」，「二說」包括事一心、理一心，事一心怎麼入手來念呢？我們看下面這幾句：事一心是佛號「句句分明」，把阿彌陀佛的佛號，念六個字或念四個字，按照個人的習慣，一句一句念得清清楚楚的，「念念相續」，一句一句相續地念下去，中間不能斷，「更無二念」，相續指佛號在念頭裏，除了念阿彌陀佛的佛號，沒有別的念頭。如果不明瞭用心念的話，這就很難明白，我們要這樣句句分明、念念相續、更無二念，除了早晚功課可以這麼作以外，其餘的時間，在學校念書的還要上學，教書的、辦公的、作生意的，各人有各人的職業，就是在寺廟裏，他也有其他的工作，也不能全天候這樣念念相續。要知道，念念相續是什麼呢？佛

號雖然不能用口念出來，受了時間、地點種種的限制，不能用口念就憶佛。什麼叫憶佛？你一起念頭，念頭就跟佛號結合在一起，所以更無二念，念頭起來，不會跑到別處去。一般不念佛或者不學佛的人，普通人起的念頭就是在世間上跟人家爭名奪利，即使不跟人家爭名奪利，起的念頭也是為自己想，念頭不會放在佛號上面，那都是不清淨的念頭，都是妄念，妄念才造成一個人的生死不斷。普通法門一定要把見思惑、塵沙惑、無明等都斷乾淨，才能了生死；念佛法門是特別法門，就換換環境。在我們這個娑婆世界，念佛當然能夠斷惑，但是一生斷不了，跟普通法門一樣，絕對不是一生能夠證果的。因為這個關係，我們發願到極樂世界去，一到極樂世界，很快就能把這些種種的煩惱都斷乾淨。既是這樣，我們發願到極樂世界比較快一點，雖然沒有證果、沒有斷惑，只要把惑伏得住，平時能伏得住，到臨命終的時候就能伏得住，能夠伏得住這些煩惱、這些迷惑顛倒，就能夠往生，這叫帶業往生，特別法門的特別就在這裏。

怎麼伏惑呢？事一心念佛更無二念，平常的時候，心不會亂跑，不跑到爭名奪

利的場所去，能夠把心收回來，不跟人家爭名奪利，這就是幫助，這等於諸惡莫作。因為一切罪惡的事情，都是為了爭名奪利才衍生出來的，沒有這個心理、沒有這些妄念，就不會造惡業。不會造惡業，就是眾善奉行，再加上隨分隨力作一些功德，當然更好。念頭不要亂跑，這是助工夫，再把起來的念頭，結合在佛號上面。這個念頭分析起來就知道，眾生的念頭有清淨的、有虛妄的，虛妄的念頭不亂跑，就不會造惡業，這很難，一般人不容易作到。清淨的念頭起來就是功德，怎麼起清淨的念頭呢？我們知道念佛法門，佛號一提起來，念佛念出聲音來，當然更勝，就是沒有念出聲音來，只要起了念頭佛號就跟著起來，這個念頭就不是妄念，而是淨念，淨念跟佛號同時起來，那個妄念，不用驅逐它自然就消失掉了。我們講助工夫，要去妄念是很難的，這要講清楚，普通人一定起妄念，起的妄念一定是到處攀緣、跟人家爭名奪利。我們學佛的人，妄念起來，你知道是妄念，不要到外面攀緣、不要跟人家爭名奪利，這就不錯了，但這不容易。要讓妄念不攀緣，你一起念頭的時候，就跟佛號連在一起，那妄念自然不會到外面亂跑，它自然就伏下去了，妄念就伏得住。妄念伏得住，佛號同時起來就是淨念，這就是淨念相繼。你了解這個方法，

就知道「念念相續、更無二念」，你才不會有疑問。否則的話，我們一天到晚念頭太多了，還要作事情、還有種種的，「更無二念」，只有這個念頭，沒有別的念頭，那怎麼得了？要知道，淨念一起來，跟佛號同時起來，妄念就下去了，這就是淨念相繼。再說起了淨念的時候，這個淨念對我們作生意、上學、辦任何事情，不會衝突的，不但不衝突，而且你那個淨念在那裏主導你辦事情，就一定辦得好。因為你的淨念在作主，一切都是從理性上出發的，你的智慧就出現了，那個智慧對世間上一切事情都能處理得非常恰當。要了解「念念相續、更無二念」，最重要的就是我們念頭一起來，就跟佛號在一起，這是淨念。那妄念呢？你淨念起來，妄念就伏下去了。

你能夠這樣念念相續、更無二念，下面這一句的功效就出現了，什麼功效呢？「不為內惑外境所亂」，內惑，是我們每個凡夫眾生自己心內，都有種種的迷惑顛倒，太多太多了。主要的就是貪求的心理，貪求不到，瞋恨心就出現了。為什麼有貪有瞋呢？不明瞭種種道理，這就是愚癡啊。貪瞋癡是三毒，除了貪瞋癡三毒，還

有傲慢、疑惑、惡見，有六個根本煩惱，把根本煩惱詳細分開來，那太多太多了，就很難說了，這是內惑。我們普遍煩惱重（內惑重）的人，自己一個人在家裏，沒有外面的事情來勾引，自己在家裏坐都坐不住，心裏還是亂糟糟的，自己心裏靜不下來，惑都往外發了，何況外面還有那些外境。外面什麼境呢？眼所看的境界是色，耳所聽的境界是聲音，眼耳鼻舌身所對的就是色聲香味觸等外面五塵，塵是灰塵，那是外境。外境不管是好、是壞，跟我們五根一相對，就被我們的五根吸收進來，外面的五塵（五種境界）一出現，就引誘我們內在的那些煩惱出現。比如我們的貪求心本來就很重，加上外面的人、事、地、物一出現，很快就將我們的貪心引出來，內在的煩惱這些惑，遇到勾引我們內心的外境，兩者內外一結合，那不得了。我們凡夫平常成天就為這些事情在那裏煩惱，為它所亂，從生到死，這些內惑、外境在那裏擾亂，使我們不能夠安靜。果然我們能夠把佛號念念相續、更無二念，我們內惑起不來，外面的境界就是來了，儘管來，沒關係。只要我們內惑不起，就是儒家經典講的「視而不見，聽而不聞」，外面再好、再能勾引人作壞事的外境，我視而不見，雖然視，看是看了，但是我心不在焉，心不在焉就視而不見。何謂心不在焉？

妄心不起來，外面的妄境就引誘不了我們，這樣就不為內惑外境所亂，心裏就不亂了。心裏不亂就可以得到一心，就叫一心不亂，這是事一心。

再講理一心，理一心念佛三昧比較難了解，經文祖師注解就拿寂與照來說明：「寂照雙融」，講「理」就要懂得我們自己有本性，我們的本性就是一個理的本體，心的本體就是本性。本性是怎麼樣的呢？要了解自己本性在那裏，自己怎麼了解？所以祖師就用「寂照」這兩個字，「寂」指真如本性如如不動的，它是一個靜態，安安靜靜地不動，「照」是由靜態的本體發出的作用，「照」是觀照，就是觀照的作用，「寂」是體、「照」是用，寂與照這兩者雙融。不能說：寂在這裏，它是體；照在那裏，它是作用。不能分為兩回事，不能分開的，它是一體的。但是要了解最安靜的體無所不在，那就是這部經裏講的「清淨本然，周徧法界」，「清淨本然，周徧法界」是沒有一處不是自己寂靜的本體。這個本體既是無處不在，不但我們台灣這個小地方，就是整個地球，我們的體都包含，別說整個地球，就是釋迦牟尼佛所教化的三千大千世界，這個娑婆世界也都在我們的寂體之中，不但釋迦牟尼佛這個三

千大千世界，十方世界恆河沙數那麼多的大千世界，連西方極樂世界也統統包含在內，都在我們的寂（最寂靜的本體）之中。這個本體既是這樣，那我們一念佛，照就發出來了。你沒有起照的作用，雖然極樂世界是在十萬億佛土之外，也在我們心裏，你知不知道？你心裏有沒有極樂世界？人家講，我們還懷疑呢。這是什麼原因呢？自己沒有照啊。學普通法門，不管他念佛不念佛、不管他修那一宗，他要真正通了教理的話，他都不能否認西方極樂世界，不過他不發願到那裏去就是了。他雖然不發願到那裏去，他不能否定有西方極樂世界，為什麼呢？他一通理就知道，我們的心性是寂靜的本體，無處不在，既是如此，怎麼能夠否定極樂世界呢？它事實就在那裏。問題是你要起了觀照，一照就照清楚了。修別的宗，大徹大悟，理通了之後，就知道有極樂世界，像虛雲老和尚，他就勸人家念佛，他是修禪宗的，真正能夠證道，就知道有那個世界。我們念佛，一提起佛號就是照，我們本有的心性就是寂，從心性起了清淨念頭的時候就是照，起了淨念，與本有的清淨本然（寂的本體）沒有分開來，你要雙融，融會一體，這一句分清楚，寂照雙融。

還有一句話，「心佛見泯」，你怎麼寂照雙融呢？寂的時候同時就有照，照的時候同時就有寂，寂照同時候的，不是分開來。既是同時候，融會一體，心佛這種知見泯除了，不存在了。「心」是我自己能念的心，「佛」是我所念的佛，這還有能、有所。還有能所的知見，還有分別，你懂得這個理的時候，念佛就跟念自己的心是一樣的，念心就跟念佛一樣的，心念、佛念這種分別的知見就不存在了，你一存有分別知見，你就不能入理。心佛見泯，有自己能念、有所念，這就分出人我這種知見，有人、有我這種知見的話，就有執著，這就是情，私人的私情就出現了；把這種人我、能所，「能」是主動的、「所」是客觀的，實際上講到真理，沒有主觀、客觀，一體的。講到本體上面，沒有這些分別，你有這些分別，就沒辦法明心見性，所以心與佛分別知見泯，「泯」是消除掉。

消除掉以後，沒有這個念，那是怎樣呢？「無念而念」，什麼是無念而念？就是「寂而常照」，「寂」是無念，雖然是寂、無念，又長時期有照的作用，寂而常照就是「無念而念」。反過來，「照而常寂」，「照」是有念，「寂」是無念，照而常寂

是「念而無念」。這就明瞭了，我們普通說：你要念到無念而念、念而無念，這句話怎麼解？無念而念，要了解「無念」是就寂然不動的本體講的，本體一起照的作用時，就是有念，這是「無念而念」，由無念而有念。雖是無念而有念，但是你的念裏有念，念的不是虛妄的妄念，那是照，它有照的作用，就是照而常寂。你雖然照，這不是我們凡夫用心思，用心思就是亂糟糟的。它這個照的時候，是從體裏面，是一體的，就在照的時候，非常安靜的，仍然沒有亂動，還是靜的，就是照而常寂。不管你怎麼用，都是在那種大定之中，這就是「寂而常照、照而常寂」，就是「無念而念、念而無念」。無念而念就是「不動常住」，那就入了體，就證到真如本性。

講的時候，雖然事理分開來講，用工夫的時候，統統要從事方面來念，我們持名念佛，不問我們是不是懂理，這個理，說實在的，我們真是不懂，雖然祖師注解解釋清楚了，我們實在是不懂。中國人要懂的話，只有孔夫子懂。為什麼孔夫子懂呢？「寂照」這兩個字，就是孔夫子講的，孔夫子在《周易》〈繫辭傳〉裏講「寂然不動，感而遂通」，佛經傳到中國來，翻譯經的人、注解經的人，就借用這兩個

字來表示真如本性。孔子講「寂然不動，感而遂通」的話，後人注解孔子經書的時候，誰能注得清楚？注不清楚的，可見懂的太少了。我們現在懂了，懂還是根據祖師說出來的，你要體驗，要真能明瞭的話，必得從事實上、從事修上來念。千萬不要認為：我們理講清楚了，我們現在就來理念、理持，不要事持了。不行的，必須從事實上，用事持名念佛，事持名念佛的工夫到了，理就通了，就明瞭了。以上講的事一心念佛、理一心念佛，是講持名的，這是最基本的念佛方法，我們必得要了解。

下面的經文就講念佛的比喻：「譬如有人，一專為憶，一人專忘」，譬如兩個，其中一個人專門在憶，憶是什麼？「憶」是心裏在想念，想念的時候，就時時刻刻心裏放不下，這叫憶。「一人專忘」，另外一個人就不憶，他忘記了。要知道這兩個人是有意義的，如果沒有關係，談不上憶，也談不上忘。我們取個代號，甲乙這兩個人，甲專門想念乙，乙專門會忘記，他不想念甲。「如是二人，若逢不逢，或見非見」，像這樣，甲想念乙，乙不想念甲，忘記了，「如是」講這樣的情況，甲

乙這兩個人，「若逢不逢，或見非見」，普通說「若逢」指的是甲、「不逢」就指乙、「或見」指的是甲、「非見」就指乙，這樣講不是不可以，但是比較不理想。

應該怎麼講呢？我們老師過去講，甲乙這兩個人是因，一個在憶、一個不憶，「若」是相似、好像，「逢」是不期而遇，好像是逢了，「不逢」，實際上沒有逢。「或見」，或者真見到了，「非見」，實際上沒有見到。第一句是甲在造因，怎麼造因呢？他成天在想念乙，「憶」是想念，想著想著就出了現象，比如我們想念某個人的時候，因為日夜在想，夜間作夢就夢見了，或者不是夜間作夢，平常眼睛看花了，也遇見了。「若逢不逢」就是這樣出了現象，「若逢」，好像逢見了，如同在作夢，又如同見到幻象出現了，實際上沒有逢到，這不是真的，這是講甲造的因。「或見非見」，注意這兩句開頭的兩個字，「若」是假設，不是真實的，「或」是或然，這是講事實。或者見到了，真實見到了，「非見」是什麼？甲真的在一個場所見到乙了，兩人沒有見面，甲遠遠地向乙打招呼，但是乙沒有見到他，這是「或見非見」。上面這一句講因，甲成天在想，就是幻想那些事情，下面「或見非見」是事實、是個

果，想的時候就結果，真的見到乙了，實際上「非見」，兩個人還是沒有見面，甲知道乙，乙還是不知道，等於乙在路上當面錯過了。

在這裏不妨先說說真實的意思：阿彌陀佛成天在想我們，我們都忘記了，果然我們真的不忘，我們也一樣想念阿彌陀佛，那是一念，佛就出現。阿彌陀佛隨時都在想念我們、憶我們，問題是我們現在不會憶到佛，念佛的人有幾人成天在憶佛、念佛？真是這樣的話，一想念，佛就在自己心裏面，阿彌陀佛就出現了。

大佛頂首楞嚴經講記【十一】

## 第一五四講

二人相憶。二憶念深。如是乃至從生至生。同於形影。不相乖異。

方才念的是〈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〉的一段經文，〈念佛圓通章〉在二十五圓通裏面非常重要，為什麼呢？我們這個道場是修淨土宗的，二十五圓通裏，本來每個圓通都能成就的，那些大菩薩就講他們自己從那方面得到成就，但是要講最適合修持的方法，就是大勢至菩薩的〈念佛圓通章〉。這章經文的好處是把念佛方法講得非常詳細，對我們念佛特別重要，因此淨土宗第十三代祖師印光祖師，特地把這一章列為淨土宗的一部經。本來淨土宗有《無量壽經》、《阿彌陀經》、《觀無量壽佛經》，就是淨土三經，印光祖師把這章加進去，再加上〈普賢菩薩行願品〉，就稱為淨土五經，可以想見這章經文的重要性。所以我們研究這一章要多花點時間，對我們念佛幫助很大。

這章經文分成五段：第一段從「大勢至法王子」到「頂禮佛足，而白佛言」，這是經文開頭敘述向佛作禮的一段；第二段從「我憶往昔恆河沙劫，有佛出世」，

到「其最後佛名超日月光，彼佛教我念佛三昧」，這是大勢至菩薩在楞嚴法會上說他原來修行的歷史、修行的情形；第三段從「譬如有人，一專為憶，一人專忘，如是二人」到「母子歷生不相違遠」；第四段從「若眾生心，憶佛念佛」到「此則名曰香光莊嚴」；第五段從「我本因地，以念佛心」一直到最後「得三摩地，斯為第一」。

現在接著上回講的第三段，要記住這章經的第二段講到超日月光佛教大勢至菩薩念佛三昧，「三昧」是梵文，翻成中文叫作正定，不但念佛三昧叫正定，其他各宗講到修行的時候，都要得正定，在這部經裏就講楞嚴大定，就是要入楞嚴三昧。大勢至菩薩修念佛三昧，得到三昧是得了定、得到果了。換句話說，從開始念佛，就是要得正定（得三昧），前面的二十三種圓通，是用別的方法，大勢至菩薩是從超日月光佛那裏得的方法，就由念佛入手，他從念佛得到三昧，得了正定。

第三段講比喻，上回講到「譬如有人，一專為憶」，憶是想念，兩個人分開，不在一起的時候，上次以甲乙兩人為代表，甲專門想乙，「一人專忘」，乙就專門忘

記了。所謂忘記，要注意甲乙是有密切關係的人，如果沒有關係，他怎麼忘記？所謂忘記，原來就認識，不認識就談不上忘記。忘記是對記憶來講的，有時候記得、有時候記不得，就忘記了，要知道「忘」跟「記」是相對的，普通人對一樁事情，有時忘記，有時又想起來。經文講「一人專忘」，「專忘」是一直沒有想起來、一直忘記了。「如是二人，若逢不逢，或見非見」，就講這兩個人，甲一直在想念乙，想著想著就出現象了，好像看到乙了，實際上沒有看到乙。你研究一個人的心理，他時常想念某個人，想著想著，好像所想的那個人就出現了，這叫若逢。「若逢」是好像遇到了，實際上「不逢」，沒有遇到，不是真實的事情，這就說明甲專憶，專門在想，想得那麼懇切。下一句「或見非見」，「見」與「逢」不一樣的，「逢」是想像、想出來的，「見」是有時候真的見到了，但是「非見」，為什麼真見又非見？甲看見乙，乙沒有看到甲，這兩人當面錯過了，這是或見非見，上回講到這裏。

現在開始講「二人相憶，二憶念深」，這跟上回那段的情況不一樣，怎麼不一樣？前面是一個人專門在想念，另一個被想念的人專門忘記了，一個憶、一個不憶；

這是「二人相憶」，這就不同了，甲乙兩個人，甲想念乙、乙也想念甲，兩個人互相想念。「二憶念深」，不但互相想念，而且兩個人想念得非常深，不是膚淺地在想念，「念深」是念念都在想念，「念」是不只在想，而是一有了念頭就想到對方。要知道，兩個人互相憶，而且念得很深，他們就能見得到。如果一個人憶念、一個人不憶念，那就碰不到的，「若逢不逢」是甲一個人想出來的，「或見非見」是甲真見到了，雖然見到，乙還不認得，是那個狀況，還是不能見到。這裏「二憶念深」的話，就能見到面，這個「念」字，只要甲乙兩個人互相憶念，一念之中就能見面的。這裏還是講比喻，到後面講到事實就知道，兩個人互相憶念就能見到。

不但目前能夠暫時見到，「如是乃至從生至生，同於形影」，「如是」就指「二憶念深」，只要這兩個人彼此想念得那麼深刻，不但現在能夠見到面，「乃至從生至生」，甚至從這一生以至於來生，生生世世的，「同於形影」。形影是什麼？「形」是我們身體的形狀，「影」是身體的影子，比如我們站著，日光或燈光把我們身體一照，身體就有個影子現出來，形與影是不能分的。這兩個人只要互相想念對方，

從這一生到來生，生生世世如同形影，就像一個人的身體跟影子一樣，「不相乖異」，「乖異」是分離的意思，不相乖異是離不開的，只要兩個人互相想念，生生世世不會分離的。為什麼這樣？世俗人也常講「三生有幸」，三生是過去、現在、未來，能夠在一起是很幸運的，講是講，他不明瞭什麼道理。就佛法來看，所謂三生有幸，就是三世都有緣分，從佛法來看，一個人與他的家人、朋友，跟一切人相處都是緣分。尤其是家族、家庭關係，中國文化講天倫，佛法講這是最親密的一種緣分。不管是好的緣分、不好的緣分，總而言之，都是緣分。因此兩者互相憶念的話，生生世世不相乖異的，不會分離。從這一點看，世間很多，冤家總是碰到了，好的緣分就碰在一起了，一個緣字都說得清清楚楚。

這一段跟前面是兩方面講，前面是不見，這是能夠見。見與不見，要看是不是能夠互相憶念，這很重要。要知道「憶」是一種想念，我們念佛要注意，一般是念出聲音來，用口在念，這當然是必須的，念佛當然用口念，除了口念之外，心裏要念，心要在上頭。只是口念，沒有心在那裏思想的話，那個「念」念得不深入。就

拿「念」字來說，中國人造字，根據《說文解字》講，「念」是常思，「常」是經常、不間斷的，「思」是思念、思想。「思」不是用口，是思想，一般人講用腦力，就佛法來講，用第六識，用思想在起作用、在思惟，這是念，這一層我們念佛的人特別要注意。假如我們只認為出聲念佛才算是念，口不念佛就是不念，那我們一天能念多少佛？必得要懂得念字，心裏時常掛念在那裏，心裏在想著。所以祖師開示：必得佛號從心裏起來，口裏念出聲音來，然後再聽回去，聽到心裏去。這個意思就教我們要用心，不用心的話，念佛功德就減少多少。因為念佛要得一心不亂就是得念佛三昧，必得用心。前面講完比喻之後，下面接著就講事實：

**十方如來憐念眾生。如母憶子。若子逃逝。雖憶何為。子若憶母如母憶時。母子歷生不相違遠。**

「十方如來」，十方世界每一個世界的佛，「憐念眾生」，「憐」是憐憫，「念」是想念，十方如來都在可憐眾生、想念眾生，我們受到十方如來可憐我們、想念我們。前面講「一專為憶」，十方如來就專門在憶念眾生、憐念眾生，憐念眾生到什

麼程度呢？「如母憶子」，如一個母親想念她的兒子，那麼深刻。既是佛念我們，若我們肯念佛，這叫二力法門，為什麼念佛這個方法好呢？修其他圓通，必得用工夫的人自己很勤、很精進，而且學習能力非常好，他才能夠得到圓通，因為那是自力，完全靠自己的力量得到圓通的。這是二力，二力一個指的是如來、一個指的是念佛的人。

講到「十方如來憐念眾生」，必得了解一個事實，我們現在學的念佛法門，發願要往生西方極樂世界，念的佛是阿彌陀佛，這裏講「十方如來」，這是什麼道理？要記得經文開頭就講大勢至菩薩回憶往昔恆河沙劫，在恆河沙數那麼多劫數以前，有一尊無量光佛出世，接著有十二如來相繼在一劫裏出世，最後的超日光佛教他念佛三昧，在那個時候，西方極樂世界還沒有造成功呢。換句話說，他學念佛法門是跟超日光佛學來的，在他那個時候念佛，念的是十方佛，跟我們現在不一樣，我們現在念的是阿彌陀佛。要問：念十方佛與念阿彌陀佛，那個簡單、那個難？當然是念十方佛難，念阿彌陀佛容易，這一層要了解。

那為什麼大勢至菩薩學念佛的時候，不念阿彌陀佛呢？釋迦牟尼佛在《阿彌陀經》裏講：「彼佛成佛以來，於今十劫」，阿彌陀佛成佛，到釋迦牟尼佛那個時候有十大劫，十大劫還有數目可數；在這章經文裏，大勢至菩薩講他學念佛三昧是在恆河沙劫以前，恆河沙劫是無數大劫。拿恆河沙劫與十劫比較，可知大勢至菩薩學念佛法門，是在阿彌陀佛成佛之前，西方極樂世界還沒造成。

為什麼十方如來都憐念所有的眾生呢？成佛就是把我執、法執（這些執著是凡夫的虛妄執著）統統破除了。就唯識學來講，「萬法唯識」，有識在的話，就不能開智慧、不能明心見性。這部經講「如來藏」，如來藏就是真妄和合的，「真」是真如本性，「妄」是無明形成的虛妄，成佛就要把虛妄的妄念全部破除掉，真如本性全部出現。就智慧來講，唯識學講「轉識成智」，把識一轉就變成智慧，眾生有八個識，轉八個識成四種智慧，根本智慧就在第八識裏，根本智慧轉成大圓鏡智。所謂大圓鏡智，這個圓不是平面的，是立體的圓，圓球那樣的圓，大圓鏡智是比喻的話，這種智慧是無所不在，十方世界那一尊佛的大圓鏡智，都徧及任何一個世界。了解

這個理，我們就知道，「阿彌陀」的意思是無量光，阿彌陀佛的光可以照遍十方世界，任何一個世界，他的光都能照到。成佛有大圓鏡智，這個智慧的光可以照遍所有世界，這就是法身來講的，法身遍一切處，無處不在的。比如這部經前面講，佛問阿難尊者：你的心在那裏？心在內，不是；心在外，也不是；在中間也不是，那一處都不是、那一處都是，無處而不是心，就是無處而不是法身。《華嚴經》也講：「十方三世佛，共同一法身」，過去佛、現在佛、未來佛，凡夫眾生將來都能成佛的，十方世界的三世佛，法身沒有兩樣，共同一法身。了解這個道理，我們就了解「十方如來憐念眾生」這句經文，「如來」這兩個字，你看《金剛經》裏，有時講佛、有時講世尊、有時講如來，它有分別的，講「如來」就指的法身——十方如來的法身，跟十方世界的凡夫眾生同一個法身。

既是同一個法身，已經證佛果（成佛）的人，他自己得到大自在，成就了，但是那些凡夫眾生還在六道裏生死不斷，本來是同一個法身，一樣的，現在看到那些凡夫眾生還在六道裏，他就特別關懷他們、憐憫他們。為什麼呢？同一個體，就如

同父母子女的關係，為什麼父母對子女那麼關心？是一體的。現代人都不懂了，子女生下來，家裏非常貧窮，甚至飯都沒得吃，父母也沒能力養活他，要知道，即使這樣，父母對他的恩德，他還是不能否定，沒有父母，兒女的身體從那裏來？兒女的身體就是父母給的，一體的。因此就父母來講，子女好，他當然心裏歡喜，子女不好，甚至怎麼不孝、壞到極處了，父母還是憐念他，子女一離開，他就掛在心裏，還是放不下，為什麼呢？一體的。十方如來跟眾生，就跟父母子女之間的關係一樣，凡夫眾生的父母子女，在生理上、情感上是一體的；十方如來跟眾生的法身是一體的。佛有法身，凡夫眾生也有法身，法身完全一樣的，可是佛的法身非常清淨莊嚴，我們凡夫的法身污染了，既不清淨又不莊嚴，污染得一點光明都透不出來。我們凡夫眾生因為這樣污染，時時刻刻都在起惑，迷惑顛倒的，看不到真理，遇見任何事情得不到真相，起疑惑就造業，世間不管那一種人物，都在起惑。起什麼惑呢？就把自己的假身體當作我，一切都以假當真，為這個假我來造業，造了種種的惡業。一切都為了利益自己來損害別人，損人利己造業之後，還會有什麼好結果？一定要受苦報，就是生生世世地在起惑、造業、受苦，在六道裏來回生死不斷。

因為有這個理，下面就從真理來舉例說明：「如母憶子」是比喻，十方如來就如同老母親，念念不忘地在思憶我們凡夫眾生。「若子逃逝」，若是我們凡夫眾生逃逝了，我們凡夫眾生為什麼逃逝？就是被惑業苦障礙了，起惑的時候固然認不得自己的法身，造業的時候更認不得，受苦報的時候還是認不得，有很多犯罪的人受了苦報，他還怨天尤人，他自己一點都不知道反省，這就是逃逝。雖然有十方佛來關懷他、念他，他卻認不得十方佛，也認不得自己的法身，是這樣的情況。凡夫眾生既然不認得十方佛，自己逃逝了，「雖憶何為」，凡夫眾生對法身一點都不了解，也不認得，那十方佛再怎麼想念凡夫眾生，何為——有什麼用處？無能為力啊。

我們念佛的人要特別注意了，什麼叫憶？什麼叫念？「憶」是明記不忘，明明白白地記在心裏，不會忘記。「念」是念茲在茲，念在那裏、心就在那裏。明記不忘也是心在那裏，不過「念」是加上口念，不論是口念、心裏想，都是心裏的思想在念、在思、在憶，這樣作才能夠跟佛感應。如果只是十方佛在掛念我們，我們一點都不想念佛的話，佛雖是憶我們，那有什麼用處？我們今日之下念佛，只是念，

有口無心地在念，想想看，這樣幾時才能夠念到一心不亂？幾時才能夠跟阿彌陀佛的佛號相應？講「雖憶何為」就是教我們念佛的時候，既是要用心念，還要明瞭理。為什麼很多善知識教我們念佛要放下萬緣、一心老實念佛？所謂放下萬緣、老實念佛，心不要亂跑，就把心放在佛號上面，心與佛號打成一片，這才能夠把二念（兩個念頭）結合在一起，這才是一念相應。

經文這個比喻，所謂逃逝，我們不念佛，平常這個心亂想，想到這裏、想到那裏，固然是逃逝，很多人沒學佛，不必說，當然都是逃逝。如果所作的事情違背自己的良知良能，良知良能就是自己的本性，違背自己本性就是逃逝了，愈逃愈遠。佛就像老母親在呼喚：孩子，你回來啊。雖然母親叫孩子回來，孩子卻跑得遠遠的，怎麼遠呢？不但在人間流浪，更遠的還墮落到三途裏。就像我們念佛的時候，念著念著，念頭跑了，就是所謂的「口裏念佛心散亂」，心一散亂，心也逃逝了。必得了解這個道理，「口裏念佛心散亂」就是逃逝，佛雖然在念我們，就如母親找不到她的兒女，所以雖憶何為？講的就是這麼重要。

「十方如來憐念眾生，如母憶子，若子逃逝，雖憶何為」這一段，就照應前面「譬如有人，一專為憶，一人專忘，如是二人若逢不逢，或見非見」那一段。下一段：「子若憶母如母憶時，母子歷生不相違遠」，就照應前面的「二人相憶，二憶念深，如是乃至從生至生，同於形影，不相乖異」。

「子若憶母」，逃逝的兒子覺悟了，他怎麼覺悟呢？他想到：我離開家、離開母親很久了。他現在想到了，想到他離開家了，「憶母」，想到他媽媽了，這是開始覺悟了。怎麼樣能夠覺悟？你跑到街上問問人：你覺悟了沒有？他連覺悟這兩個字都不知道，怎麼覺悟？非研究佛法不可。必得要聞法、研究佛法，不聞法怎麼覺悟？「覺」這個字，有本覺、始覺，「本覺」就指我們的法身，法身本來就是大覺的，無所不知。我們雖然有本覺，但是我們都不知道，迷了，我們在正法道場裏聽了佛法，或者自己研究佛法，這叫聞法，聞法之後了解了，了解自己有法身，這就開始覺悟，就等於這個時候認識自己有母親，知道想念母親了。禪宗教人參禪，參什麼？參「父母未生前的本來面目」，就是問你知不知道自己的法身，禪宗不講的，就教

你參。我們研究教理的人，要憑佛所講的「教」，這個理我們了解，這是「始覺」。始覺之後要開始「憶」，時時刻刻想：我為什麼還是在六道裏生死不斷的凡夫？我應該歸家了。怎麼回家？回到自己本性上去，把我們跟人家爭名奪利這些都放下，世間再好的東西、再好的寶物，一切放下，這才能找到路，才可以回家。從開始覺悟，到最後覺到究竟處，就把本覺全部開發出來，這就成功了。

現在講「子若憶母」，就告訴你：開始覺悟，就知道憶，時時刻刻都要想到佛。並非只在作早晚功課的時候才想到佛，不作功課的時候，就把佛號放在一邊，還是照樣起惑，那怎麼行？那就是我們老師在世時講的「你一邊掃地、一邊撒灰，你右手拿掃把在掃地，左手抓一把灰在撒灰，你幾時才把地掃乾淨？」所以開始覺悟的時候，時時刻刻心裏就要想到佛，心就在佛號上面。我們凡夫眾生想要憶佛的時候，怎麼憶法？就要「如母憶時」，倒過來想，母親想念兒子，無時無地不在想，你作兒子的，要用母親想兒子那種想法來想母親，就成功。能夠這麼作的時候，「母子歷生不相違遠」，這就照應前面的「從生至生，同於形影，不相乖異」，無論那一生，

不相違遠，「違」是分開來，不但不分開，而且相距不遠，不會離開很遠，生生世世都在一起的。

各位或許會起疑問：我們念佛法門能夠當生成就，為什麼經文講「母子歷生不相違遠」？難道生生世世都在人世間嗎？這在前面已經講過了，大勢至菩薩那個時候念佛，念的是十方如來，念的是本性佛，那時阿彌陀佛還沒成就西方極樂世界，所以他是生生世世學，從恆河沙數劫以前一直到後來，他就這麼學成功的。我們現在是念阿彌陀佛，發願到極樂世界去，比大勢至菩薩學就容易多了。各位在外面，遇到要講的時候，這一點要講清楚：我們現在比大勢至菩薩幸運，我們念的是阿彌陀佛，不是念十方如來，我們一生就能成就，所以我們在這一章學的是念佛方法。

大佛頂首楞嚴經講記【十一】

## 第一五五講

若眾生心。憶佛念佛。現前當來必定見佛。去佛不遠。不假方便。自得心開。如染香人。身有香氣。此則名曰香光莊嚴。

上回講比喻，十方世界的佛都憐念眾生，怎麼憐念法呢？如同母親想念她的兒子，那麼樣深刻。假如母親這樣念，兒子不念她，逃家了，而且逃得遠遠的，母親再怎麼想，有什麼用處呢？再就兒子方面來講，子若憶母，如母憶時，假若兒子想念母親，就如同母親想念他一樣，兩者這樣互相想念的話，母子歷生不相違遠，上回講到這裏。

現在講的第四段經文，就歸到經的本義上，把比喻說到事實上來。看經文：「若眾生心，憶佛念佛，現前當來必定見佛，去佛不遠」，假若眾生的心，一者憶佛、一者念佛，果然這麼作，「現前」是現在，現在就能見到佛，或者當來，「當來」是以後，一定能夠見佛，「去」是距離，距離佛就不遠了。這裏我們要注意「眾生心憶佛念佛」，什麼是眾生心？我們知道，我們都是凡夫眾生，我們的心理怎麼樣呢？

不用功、不念佛的人不知道，平常不念佛沒有感覺，一用功、一念佛就知道了，正在念佛的時候，心裏是散亂的，口裏在念佛，心裏亂了，到處跑，攀緣這個、攀緣那個。如果心不散亂，就是掉舉，好像有個東西上上下下的懸在那裏，心定不下來。我們眾生的心理，一個散亂、一個掉舉，有這兩個心理，你想入定？別說念佛不能入定，修其他那個法門，要入定都很難的，這是我們眾生的心。

再說，我們眾生不起念頭則已，一起念頭就脫離不了貪瞋癡這些煩惱，這些煩惱就是迷惑顛倒的惑，任何眾生時時刻刻都在起惑，起了惑就造業，貪求這個、貪求那個，無論是貪名或貪求利益、權力，這都是惑；有惑就會造業，跟人家競爭奪取；造了業就要受報。這是我們凡夫，任何人都有惑、有業、有苦報，凡夫心都被惑業苦所纏繞而不得自由。即使作善事，很多人雖是作善事，卻想著要得福報，得了福報就享福，但是在享福的時候又造業了。不但我們人間，就是到了欲界天，他化自在天的魔王為什麼將來還要受苦報呢？就是享欲望、享福太過了，在享福的時候就造業，所以福報一享完，就是受苦報，這是我們眾生心。換句話說，眾生心就

是輪迴不停的心理，了解這個，必得承認我們眾生心就是這種狀況。

既是這樣，要解脫輪迴，最後要成佛，有什麼辦法呢？就是要把眾生心變化過來，怎麼變化法？這章經文講的方法是「憶佛念佛」，「憶佛」是心裏起了思想、想念佛，「憶」表示不是一直在想，中間有時候不想，不想就停止了，過一個時候又想起來、回憶起來，這叫憶，是這個狀況，不是繼續地那樣想。「念佛」是念茲在茲，在念的時候，心就放在佛號上面，不要間斷，就是後面講的「淨念相繼」，這叫念佛。這兩者有什麼不同呢？憶佛是由我們的第六識在憶，我們知道第六識生生滅滅的，忽然想到這裏、忽然想到那裏，它的雜念很多，我們一作事情就把佛號忘記了，過了一個時候又想起來；念佛當然也是第六識在念，我們工夫淺的話，是第六識在念，可是要知道第六識雖是生滅的、不能相續的，但是你一心貫注，相繼地念佛，就能讓它逐漸轉歸到第七識，第七識是恆審思量，第六識沒有恆久的性質，第七識是恆久的，恆審思量。

這麼說起來，除了憶佛以外，真正要作工夫、要得念佛三昧，必定要下工夫念

佛，必得求其念念相續，不能間斷。講到方法，既是念佛才能夠得念佛三昧，那還要憶佛幹什麼呢？我們任何人，不管在家、出家，不能一天二十四小時都在那裏念佛，那是辦不到的事情。平常我們只能在作早晚功課的時候，才正式在念佛，或者打佛七的時候，或者遇到什麼情況，集體在道場裏念佛。除此以外，我們不能一天到晚念佛，因此在不念佛的時候，要彌補這個空閒就憶佛，這是必需的。必須念佛、憶佛這兩者都使用，這才能淨念相繼。

憶佛是我們心裏想佛，完全用心在想。念佛是佛號從心裏起來、口裏念出聲音來、耳朵聽回心裏去，心裏再起佛號、口裏再念、耳朵再聽回心裏去，有心、有口、有耳，這三處來回轉。要知道我們念佛的時候，主要的在心，假如沒有注意到這一點，口裏在念，心裏有散亂、有掉舉，只用口念、耳聽，心裏散亂，那不算念佛，不是真正用心在念佛。用心念佛必得要有心，佛號從心裏起來，又聽回到心裏去，因為這樣念，才能得一心不亂。憶佛是輔助我們不念佛的時候讓我們淨念還繼續，工夫不要斷，這個關係要分清楚。憶佛不能跟念佛相比，因為它有所間斷，第六識

忽然又想別的事情，憶佛就憶不起來，有時候又憶起來，就因為這個關係，它有間斷的。念佛是講作早晚功課，或者定期在念佛，就在念的這段時間，比如念一個小時，或者半個小時，或者再短的時間，不論時間長短，就在念的這個時候，你念念相續，集中精神，念茲在茲在那裏念，久而久之常常這麼念，就能幫助你讓你能夠得到一心不亂，就是得到念佛三昧。憶佛不是這樣，你走路也好、作任何事情也好，憶是想起來而已，不像念佛那樣，要了解這個狀況。雖然如此，憶佛還是重要的，我們平常有事就作事，沒有事情就要想到佛，就要憶佛。

經文說「若眾生心」，眾生心是在輪迴的，有惑業苦，能夠以眾生心來「憶佛念佛」的話，眾生心就變了，正式在念佛的時候，身口意（耳朵代表身體，口是口，心裏就是意）三處都是佛號在那裏轉動，心、口、耳整個都是佛號在熏染，就是全部都變成佛的念頭，眾生心就變了。眾生心一變的時候，「現前當來必定見佛」，「現前」是眼前，就可以見到佛，「當來」是壽命終要往生的時候，必定能夠見到佛。

也許有人問：你們念了這麼多年的佛，你們看見佛了沒有？要把教理說一說，

古時候祖師注解所見的佛，一是法身佛，法身無相的，只有一片光明，整個大光明藏，比如阿彌陀佛，「阿彌陀」就是無量光，講到法身，任何一尊佛、我們眾生每個人都有法身；再是報身佛，〈讚佛偈〉講「相好光明無等倫」，三十二相、八十種好，就是萬德莊嚴的相好身，報身就有形相了，有動作、也有言語；還有應身佛，應是由我們眾生感應來的，既是感應來的，形相就不一定，或者現出人身，或者現出動物的身體，或者是道場裏見到的佛像，佛像有泥塑、木雕、銅鑄、紙畫的，都是應身。佛有三種身，我們怎麼見佛呢？入定的時候就能見佛，念佛念到一心不亂，得到念佛三昧的時候，就見到法身佛，法身無相的，除了見到光明以外，還見到報身佛，這就看你的定功如何了，定功很深的話，可以見到法身佛、報身佛。還有夢中見佛，或者見報身佛、或者見應身佛，念佛工夫深的人，念到寤寐一如，白天憶佛、念佛，工夫非常精進，夜間作夢的時候，也可以夢見佛。除了在定中、夢中，還有平常也可以見到應身佛，這就看各人修的工夫了，很多祖師都見過，普通人也許見了，自己卻不認識。

剛剛說道場裏的佛像也是應身佛，為什麼呢？不念佛、不學佛的人，你帶他到道場裏來，他見了佛像猶如不見。比如在內地，看敦煌石窟裏的佛像、菩薩像，一般人見了，把它當作藝術品來看，不把它當作佛，這就是見如不見。佛教徒見了佛像，一心恭敬就是見佛，因此印光祖師講，念佛要用恭敬心、真誠心，一個誠、一個敬，見到佛像就是見到真佛。印光祖師講誠敬，是根據經裏說的，我們念佛的人到道場裏看見佛像，就是看見應身佛，所以憶佛念佛，現前當來必定見佛，眼前就見佛。你工夫好，真得了一心不亂，真的見到報身佛。法身佛不必說，法身佛就是光明，光明就是智慧，你念佛，心裏發現光明，有智慧了，世間任何事情、任何問題，你都能解決，佛經原來不懂的，現在看得懂了，這就等於見到法身佛。你開了智慧，法身佛的光明跟你自性的光明能夠感應道交了，必須懂這個理，你才知道是見到還是沒見到，有這個工夫都能見到。我們平常到寺廟裏、道場裏，見了佛像就是見到應身佛，我們平常都能見到，必需要像印光祖師講的，以至誠心、恭敬心，一見到釋迦牟尼佛的佛像，釋迦牟尼佛現在就在這裏，見到阿彌陀佛的佛像，阿彌陀佛現在就在這裏，那你就見到應身佛了。

前面那段經文講：「子若憶母如母憶時，母子歷生不相違遠」，果然這樣的話，母子兩人互相憶念，就一定能夠見面，不會違遠的。這一段「現前當來必定見佛，去佛不遠」，就跟那一段相映，現前就能見佛，或者將來能夠見佛，去佛不遠了。只要肯念佛，可以說當下跟佛的距離不會遠的。

下面說「不假方便，自得心開」，這是講念佛法門，不需要假借各種方便法，「假」是假借，一般講念佛是正助雙修，但是我們念佛的正工夫太淺，必須還要有助工夫。真正照經文講的方法念佛，不要方便法，直捷了當就能證到念佛三昧。這怎麼說呢？蕩益祖師的《彌陀要解》裏注解，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，得生彼國」的時候，本來一個善根、一個福德，善根是因，因是正工夫，福德是緣，緣是助工夫，善根、福德都不能少，還要多。蕩益祖師注解，持名念佛就是多善根，也是多福德，你看這個注解，只要你如法這樣持名，一者多善根、一者多福德，正助完全包含在這句名號裏面。祖師這麼注解是有依據的，他就根據這裏的「不假方便，自得心開」，果然這樣持名念佛，不要一切方便的方法，比如三十七助道品、四加行，這都是助

道的。我們研究時這麼講是不錯，這是大勢至菩薩教的念佛方法，我們了解這個方法，我們還是需要助工夫，這必須了解。這裏的經文講不要一切方便法，因為一切方便法都沒有這樣直接，果然這樣憶佛、念佛，自得心開，整個心原來是眾生心，眾生心就是起惑、造業、受報，有種種障礙，障礙了真心，真心開不來，你這樣念佛的時候，把眾生心的障礙撤除了，心就開出來了。

下面說比喻：「如染香人，身有香氣，此則名曰香光莊嚴」，憶佛、念佛就能「不假方便，自得心開」，為什麼呢？說個比喻，猶如染香人，「香」就是燒的香，香有很香的氣味，把香一熏染的時候，人的身上就有一股香氣。本來人身上有香氣嗎？凡夫眾生的身上那有什麼香氣？要是熏染了香的氣味，身上就有香氣了。這意思是說我們不憶佛不念佛的時候，我們的身口意三業都是污染的，起惑、造業、受報，都是不清淨的。不清淨怎麼能夠見到佛呢？憶佛念佛，現前當來必定見佛，這就如同我們身上原來沒有香氣，經過香氣一熏染，就有香氣了，這個名叫香光莊嚴。

請看第三十八講表，我們來對照一下。請看「香光莊嚴」，怎麼莊嚴法呢？念

佛是三根普被的，「上根開佛心，染佛心香」，上根器的人念佛，就能開佛心，心是非常重要的，就染上佛的心香；「中根近佛身，染佛身香」，中等根器的念佛人，就能接近佛身，染佛的身香；「下根念佛名，染佛名香」，學習能力很低，下等根器的人念佛，是念佛的名字，染佛名字的香。「以佛法身香智慧光莊嚴自性」，這三種——開發佛心、接近佛身、念佛的名，都是香光，都得到佛的香，都能開發智慧，由智慧的光明莊嚴自己的自性佛。注意，所謂上根、中根、下根，開佛心是怎麼開的？近佛身是怎麼近的？念佛名是怎麼念的？統統都是持名念佛，同樣持名念佛，下等根器的人受的熏染比較淺，佛名給他染染香氣而已；中等根器的人就近佛身了，除了名以外，他真正得到佛身體的香氣；上等根器的人，不但得佛身，直接就得到佛心，心開了，自得心開了。不要誤會，我們念佛的名字，只是下根的，不是這樣，這三等——上、中、下根，同樣都是持名念佛的，你智慧程度高、根器是上等的，直接就能開了佛心。下面是第五段：

**我本因地。以念佛心。入無生忍。今於此界。攝念佛人。歸於淨土。**

**佛問圓通。我無選擇。都攝六根。淨念相繼。得三摩地。斯為第一。**

大勢至菩薩說「我本因地」，這是講他過去學念佛法門，在因地「以念佛心，入無生忍」，用念佛的心，入了無生忍。什麼叫念佛心呢？念佛心分兩方面講，這是大勢至菩薩過去的念佛法，一個是寂、一個是照，寂照這兩部分，用天台宗的講法，就是止、觀這兩個意思。這部經裏講寂照，寂是把萬緣都放下，心裏安安靜靜地靜止在那裏，所謂寂，不要攀緣五欲六塵。我們眾生都有見思惑，不要起見思惑，學菩薩道的時候，不要執著這是生死、那是涅槃，那都是兩邊的，要講中道。要講寂，既不能像我們凡夫眾生這樣攀緣五欲六塵，也不要起見思惑，也不要把生死、涅槃兩邊的觀念放在心裏，直接修中道，一切都能放下、止住，這叫寂。觀照的時候，心裏觀照法身佛、報身佛、化身佛，他一用工夫念佛，就觀照到佛的三身，這是大勢至菩薩在因地，還沒成就、還沒證果的時候，用這個念佛方法。我們雖然不能這麼作，這個工夫用不到，也要學著，當我們念佛的時候，必須放下萬緣，一句佛號就一直在那裏念。放下萬緣，安心就歇下來了；能照顧一句佛號，真心就起作

用了。以真心（念佛心）來念佛號，我們要這樣學，才能有工夫。

「入無生忍」，無生忍就是無生法忍，什麼叫無生？凡是「生」都是生生滅滅的，無生就是把生滅法滅掉，沒有生滅。凡是有生必有滅，這是一定的，有生有滅就不是實相，就沒有見到真如本性。要知道真心是不動念的，真心是如如不動的，本來就是無生，就是不生。入了無生忍，「忍」是不被外在的因素來影響，不讓心亂動，不管什麼情況，真如本性要守住，如如不動地安忍在那裏，這叫無生忍。大勢至菩薩以念佛心的因得了果，念佛心是在因地修持的方法，入無生忍是證了果位，「入」是證入，證到無生忍。「無生」是講無生的理，真理就是無生的，要證入無生的理。「忍」是證了無生的理，就發出智慧，由智慧心安住在理上面，有智慧、有定功，證到真如本性了，這就得了果位。這是大勢至菩薩講他自己過去成就的。

下面三句：「今於此界，攝念佛人，歸於淨土」，這是講度化眾生，「此界」指我們娑婆世界。因為這個時候，大勢至菩薩在釋迦牟尼佛的楞嚴法會上，他說現在我在楞嚴法會上，「攝念佛人，歸於淨土」，「攝」是收攝，用這個方法、這個理來

接引念佛的眾生，「歸」是歸向，歸向淨土，這個淨土指西方極樂世界的淨土。這跟他過去不同的，他過去所修的念佛，是念十方如來，不是念阿彌陀佛，現在他引導人歸到西方極樂世界，念佛要念阿彌陀佛。為什麼呢？如果像他過去念十方佛，那不容易，不是一生就能成就的。現在阿彌陀佛用他的願力造成極樂世界了，那就發願到極樂世界去，念佛就念一尊阿彌陀佛，這比念十方佛容易。不僅念一尊佛比較容易，還有大勢至菩薩那個時候念十方佛，一定要自己證果，完全靠自己，我們現在念阿彌陀佛，大勢至菩薩引導，教我們到西方極樂世界，可以帶業往生，大勢至菩薩那個時候沒有帶業的。所謂帶業，還沒證果，煩惱沒有斷，帶著業到極樂世界，帶業往生是特別的，自己沒有能力去，臨終的時候見佛，佛來接引我們去，所以現在我們念佛比大勢至菩薩那個念佛容易多了。

現在先看講表，再對照經文就知道了，請看「勢至念心」，大勢至菩薩念佛是念心，「非六七識念更不屬口」，這非常重要，我們特別要記得。大勢至菩薩純粹用心來念，以念佛心來念的，他不是用第六識，也不是用第七識來念，更不是用口。

他用什麼念呢？「唯攝一精明不令託根緣塵」，他只用一精明之體，一精明是從本性上出現的。我們眾生都有阿賴耶識，大勢至菩薩還沒成就之前，他在因地當然也有阿賴耶識，阿賴耶識是真妄和合的，在真的部分就是本性——一精明體，一精明體在凡夫就分為眼耳鼻舌身意六根，我們凡夫不知道，大勢至菩薩念佛是用一精明體，讓一精明的性光不要依靠六根、也不要攀緣六塵，他就用這個方法來念佛。後面這一段：

什麼叫淨念？「眾念不生曰淨」，一切念頭都不起來，這叫淨，「一心繫佛曰念」，只是淨，沒有念，也不行。只有一心繫念在佛號上面，這叫念，就是淨念。善知識開示我們「萬緣放下」，就是一切妄念不起來，叫淨，「一句佛號一直老實念」，就是一心繫佛，這叫淨念。淨念成功了，就等於得了三摩地，何謂三摩地？「等持義」，三摩地是等持的意思。「定慧平均」，入了定再開智慧，定與慧平均的。「雙離昏沈掉舉」，離開了昏沈、掉舉。凡夫眾生念佛，不是昏沈，就是掉舉，他沒有，定慧平均，得了三摩地，成就了。

下面經文一念就知道了：「佛問圓通，我無選擇」，「佛」是釋迦牟尼佛，釋迦牟尼佛問：從那一法得了圓通？大勢至菩薩說：就我來說，不用選擇，其他人有選擇的，我不需選擇。為什麼呢？「都攝六根，淨念相繼」，把六根都攝受起來，就是剛才表裏講的，只用一精明體，淨念相繼。所謂淨念相繼，是不起任何妄念，一心觀照佛的心，心與佛合而為一了，這是淨念相繼。最後兩句：「得三摩地，斯為第一」，就他來說，從念佛得三摩地，這是第一。

最後必須注意：我們現在持名念佛，在這裏講「心念」，雖然我們是口念出聲音來、耳聽回去，最主要的是要用心。憶佛固然要用心憶，念佛也是要用心念，心是根本。捨棄了心這個根本，只是口裏念，古人講「口裏念佛心散亂，念破喉嚨也枉然」，就是教我們注重心。所以我們平常在家裏作早晚功課，念佛的時候就要抓住心，不能放棄。

大佛頂首楞嚴經講記【十一】

## 第一五六講

爾時觀世音菩薩。即從座起。頂禮佛足。而白佛言。世尊。憶念我昔無數恆河沙劫。於時有佛。出現於世。名觀世音。我於彼佛。發菩提心。彼佛教我從聞思修。入三摩地。

這是講二十五圓通最後的一章，就是第二十五圓通，這二十五圓通愈到後來，愈不容易了解。前面講〈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〉，非常難，難在什麼地方呢？都攝六根太不容易了。現在講觀世音菩薩耳根圓通，按照順序來講，耳根應該排在前面，但是耳根圓通在二十五圓通當中非常重要，所以排在最後，這是一層意思。再說，我們的世間在閻浮提，佛經裏講閻浮提人耳根最利的，就五根來講眼耳鼻舌身，我們對外最靈敏、學習能力最強的，就是耳根，因為這個關係，把耳根圓通章列為最後的第二十五圓通。

「爾時觀世音菩薩，即從座起」，「爾時」指大勢至菩薩講完他的圓通之後，這

個時候觀世音菩薩就從他的座位上起來，「頂禮佛足，而白佛言」，每一位菩薩來稟告的時候，都要先行這個禮節，然後稟告釋迦牟尼佛。先講觀世音菩薩，「觀世音」是中文的名字，「觀」是能夠觀察，他有能夠觀察的智慧，「世」是世間，「音」是音聲，他能以他的智慧來觀察世間所有的聲音。那些世間呢？包括六道凡夫的世間，還有修成的聖人世間，都包含在內。釋迦牟尼佛在《法華經》裏的〈普門品〉就講十方世界的無量眾生受諸苦惱的時候，只要一心稱念觀世音菩薩的名號，觀世音菩薩就觀察他的求救聲，尋聲救苦，讓他能夠解脫。因此「觀世音」三個字，代表這尊菩薩以他的智慧觀察十方世界無量眾生遭受苦惱的時候，發出聲音時只要稱念觀世音菩薩的名號，所謂有求必應，觀世音菩薩就來救他的苦難。

十方世界的無量眾生向他求救，他都能去救他們，為什麼他有這麼大的力量？因為他在無量劫以前，實際上早就成佛了，名正法明如來，由於他的慈悲心非常大，再用菩薩的身分到世間來度化眾生，因此他救苦救難的能力非常特殊的好、特別的大。他的慈悲心怎麼特殊呢？我們知道，一般世間也有很多善人，用財物或者種種

的力量，辦慈善事業救濟人家，但只是救濟而已，觀世音菩薩不僅救助眼前的苦難，還有更重要的意義，就是接引眾生到西方極樂世界去。為什麼呢？我們念佛的人都知悉西方三聖，中間是阿彌陀佛，左右兩邊，一邊是觀世音菩薩、一邊是大勢至菩薩，兩尊菩薩就幫助阿彌陀佛接引十方眾生到極樂世界去。觀世音菩薩怎麼接引？他就用救苦救難的方法，以這個方法來接引眾生到極樂世界。所以他的悲心不僅是救苦救難，最重要的是要接引眾生到極樂世界，一到極樂世界就了生死，在這個世界，了生死比什麼都重要。

這尊菩薩在頂禮佛足以後，稟告釋迦牟尼佛說「世尊，憶念我昔無數恆河沙劫」，「世尊」是稱呼釋迦牟尼佛，「憶」是回憶，「念」是追念、思念的意思，他這一回憶，就想到他以前，「昔」是過去的時候，過去什麼時候呢？「無數恆河沙劫」，一個劫的數目，我們一般人都很難算得清楚，一個劫、一個劫，一粒恆河沙就代表一個劫，恆河裏有多少沙？無數的。恆河沙劫是那麼長的時間，他想到那麼久遠之前。「於時有佛」，「於時」是無數恆河沙劫以前那個時候，有一尊佛「出現於世」，

出現在那個時候的世間，「名觀世音」，那尊佛的名字就叫觀世音，跟他同名。他一回憶，那麼長久時間的事情，他統統知道，我們凡夫眾生，誰能辦到？別說恆河沙劫以前，就是這一生以前的前一生，我們都不知道了，一轉世，把前生所有的事情統統忘記了。再說我們當生的事情，過去受了種種的苦惱、不如意的事情，當時感覺很苦：唉，我要修道了。事情過去以後，環境一好轉，就把過去的事情忘記了，又跟世俗人一樣，忘得非常快。觀世音菩薩那麼久遠以前的事情都能記得，佛及大菩薩得了三明六通，真正有宿命通就能辦得到。

他正好在那尊觀世音佛的時候，他說：「我於彼佛，發菩提心」，我在那尊觀世音佛面前，發了菩提心。學佛必須發菩提心，不發菩提心，在因地學佛的因就不正，所以發菩提心很重要。什麼是菩提心呢？「菩提」是梵文，翻成中文是「覺」，覺悟的覺。覺有本覺，什麼是本覺？人人都有真如本性，本來就是大覺，就是覺悟的。但是我們眾生從無始劫以來，就被這些迷惑顛倒的煩惱把我們本性的本覺障礙了，因此我們不覺，本來是覺，被煩惱障礙了，變成不覺，我們現在都是不覺的。遇到

佛在世間，或是佛不在世間，有佛法在世間，只要有三寶在世間，就能聽到佛法，聽到佛法就開始覺悟了，叫始覺。開始覺悟就修行，什麼叫修行？把障礙本覺的那些煩惱一層一層去掉，去煩惱就是修行。一覺悟就開始要修了，一層一層修，修到究竟的時候，把所有的煩惱都撤除掉，本覺原來整個呈現出來，就是究竟覺。就是從始覺把所有煩惱一層一層破除乾淨，使原來本覺全部出現，就到了究竟覺。覺就是菩提，發菩提心就是要發這個心，把我們本有的覺、本有的真如本性完全開發出來，這就成佛了。換句話說，發菩提心就是發要成佛的心，不是普通人求平安、求升官發財，或是學小乘，只想出六道，這也不是真正發菩提心。真正發菩提心，當然出六道是第一步工夫，出了六道，還要繼續修，發大菩提心，一定要成佛，這才是成佛正確的正因。沒有發菩提心，因就錯了，不能成功的。所以觀世音菩薩在觀世音佛那裏發了菩提心，他那個時候一發心就是要成佛，是發這個心。

整體講，發菩提心是要成佛，要是分開來，在《大乘起信論》裏講，菩提心有三種，第一是直心，直心是什麼？直心一發出來，學佛的心直接就是要明白真如本

性，不走彎曲的路線，直接就要求把自己真如本性開發出來，這叫直心。第二是深心，深心怎麼講？就是對於一切慈善的事業都要去作，發直心要成佛，這是大菩薩的行為，一方面自己要修持、要成就，同時也要度化眾生。要度化眾生，不行種種的善法是不行的，要講深心，深心就是要作一切善事。第三是大悲心，這是大悲，還不是普通的悲，所謂大悲心，就跟觀世音菩薩一樣，我們普通稱呼「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」，大悲心是平等大悲的心，度化所有眾生的一切苦難。世間一般的苦難，當然他也解救，最重的是生死苦，生死有兩種：一種是在三界之內的分段生死，在三界之內就是在六道裏，有六道生死輪迴這種痛苦，修行二乘的，比如他證了羅漢果，三界之內生死輪迴苦，他已經解決了；一種是在三界之外的變易生死，變易生死當然沒有分段生死這麼苦，但是也有苦處，他的境界在那裏轉變，比如大菩薩修菩薩道的時候，有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，每一個階位都不容易修，要吃很多辛苦，經過一番磨礪，儉樸地修行，然後再進一步，一層一層往上轉，那是境界的轉變，就叫變易，每個境界在轉變就是一番生死，這個生死叫變易生死，每次境界一改變，就是一番生死，三界以外。大悲心不但要救三界以內的六道生死輪迴苦，也要救三

界以外的變易生死苦。變易生死苦怎麼救呢？出了三界的大菩薩，他在修持，遇到種種困難問題，感覺很苦悶，觀世音菩薩就要去救他，這叫大悲心。這是《大乘起信論》講的三種心——直心、深心、大悲心，一切人發菩提心都要包含這三種心在內。

下面講「彼佛教我從聞思修，入三摩地」，「彼佛」指觀世音佛，觀世音佛那個時候就教我入三摩地，「三摩地」翻成中國字的意思是正定，這部經裏講二十五圓通，修每一種圓通，都要修三摩地，都要修正定的，他在那個時候，觀世音佛教他學三摩地，學入正定。從那裏開始修？從聞思修，換句話說，從聞思修這個方法來入正定的。我們一聽聞思修就了解，但是這裏講的聞思修，不是一般講法，它有特殊的意義。請看第三十八講表：

請看「三慧」，「聞思修」是三慧，聞是聞慧、思是思慧、修是修慧。先看聞慧，聞是什麼？不同於普通的聞，普通的聞，比如我們聽經固然是聞，自己閱經、研究經也叫聞，聞了經，了解經中的意思，這叫聞經。一般講聞，是用耳朵來聞，就是用耳識，還有跟耳識同時起來的意識，這個意識有好多種類，跟耳識同時起來的叫

五俱意識，一般我們聽經的聞，是用耳識以及跟耳識同時起來的意識，用識來認識。看表下面，這個聞不同於常途，常途是普通的，普通的用耳識、意識，意識是跟耳識同時起來的，用耳識、意識來分別，用分別心來分別。要知道，我們凡夫眾生的耳識、意識分別，都是虛妄分別，虛妄分別得不到真相，靠不住。「聞中」的「中」，不是指我們耳朵的耳，也不是指用耳識、第六識，而是指耳根之中的聞性，耳根中所藏的根性就是我們真如本性的心性，他是用性來聞的，所以表裏講「不同常途耳識意識分別，此從耳根聞性」，耳根裏含有真如本性的聞性。禪宗講明心見性的見性，聞就聞這個性，了解這是聞慧。

思慧跟修慧，普通講的思，是聞到經義之後，就用自己的思（第六識）來思考，思考之後，就按照方法去修持，這叫思、修。這裏講觀世音菩薩過去修的三慧，觀世音佛教他三慧，這個思、修也不同于一般用第六識來思維，也不是用第六識指揮他修持的行為，所以這裏講「不同常途意識思修」，常途指我們普通人學佛，都是用第六識來思維、來修行，他不是這樣。「此用正智觀察」，用最正覺的智慧來觀察，

就是用修正觀的觀法來觀，不是用第六識的心，第六識是分別心，他不用分別心，用他從本性出來的智慧直接來觀察，這是理性的。換句話說用理性來觀察，不是用我們現在一般凡夫的心，我們的心很複雜的，都是雜亂無章，想的都是不正確的虛妄分別，他是用正智觀察。

這個三慧跟一般聞思修的三慧，我們概略地了解，這個不同請各位注重中間兩句話：一是「聞中」、一是「入流」。剛才講過「聞中」，不是用耳朵，也不是用耳識、意識，是用耳根的聞性。聞性指所聞的一個境界，聞性的「性」就指真如本性，指自己的本性，從自己的本性發生作用，這個作用是智慧，就叫正智。本性是體，性是性體，性體是靜態不動的，但是它可以起作用，起作用就是智慧。我們拿比喻來講，比如一面鏡子，鏡子本身，它的本體就是鏡子，它是不動的，但是它有光明，鏡子可以發出光來，這個光可以照出面相來，有這個作用。我們由自己本性發出智慧來，就如同鏡子發出光來一樣的道理，鏡子光的作用就是照的作用，是用處，鏡子的體就是理。聞中是以本性起來的智慧，來直接觀照自己的心、自己的性體，這

跟一般人不一樣的，了解聞中的「中」就是根性。

下面講「入流」，剛才舉的例子，鏡子發出光來，光有能照的作用，能夠用我們自己性體發出正覺的智慧來觀察，不觀察別的，觀察自己本有的本性，這叫入流。比如我們凡夫眾生的耳朵，聞到聲音，我們的耳識就往外攀緣，聽到外面的聲音，耳識就出來，往外照、往外觀察；觀世音佛教觀世音菩薩入流，入不是出，用正智往內，迴光返照，就照自己本性，就用正智觀察自己的本性，這個工夫了不得。怎麼了不得？我們凡夫眾生都是背覺合塵，原來我們有本覺，本來就有覺悟，但是我們凡夫把本有的覺悟都違背了，違背自己本覺，與外面的五欲六塵相合，我們一般人的心，向外攀緣，不向內心求自己本性，任何人都是這樣，都是往外攀緣，這叫背覺合塵。他現在教你背塵合覺，不要向外攀緣，把你的智慧回過來，開發自己內心，開發自己本有的覺性。這是背塵合覺，入流就是合覺，合自己本覺，這個道理，我們簡單就了解這個。所謂聞，就是聞自己的本性，思修就根據你所聞的道理，從本性裏起正智，來觀察自己本性。本性為什麼要觀？因為我們凡夫眾生不了解自己

本性，有種種的煩惱障、所知障，把本性障礙了，直接往本性上去觀，就能撤除這些障礙。所以這個工夫是必須要作的，不管那一宗用的什麼方法，原則上都是這樣。

我們學念佛法門，念佛就好了，我們學這個幹什麼呢？念佛法門也是這個道理，沒有把這個道理講明白、講清楚，只知道念佛，就不知道念佛包含這個方法，所以持名念佛三根普被，上等根器、中等根器、下等根器都能得到利益。上根的人持名念佛，他懂得這些道理，完全沒問題；下根的人不懂道理，也沒問題，他只要照著念佛方法去修，也能成就的；我們中等根器的人，不講不知道，一講才知道：念佛法門就包含這些道理。任何法門都必須入流，不入流就不能證到本性。我們念佛法門，祖師教我們：佛號從心裏起來、由口念出聲音來、再用耳朵聽回心裏去，然後又從心裏起佛號，就在心口耳三處來回這麼運轉，我們的心只在一句阿彌陀佛佛號上面，心就不會往外攀緣。工夫不好的人念佛，念了幾句佛號，心往外攀緣，心就亂跑了，就失了念，那當然另當別論。工夫好的人，照著祖師開示的方法來作，心起、口念、耳聽，就用一句佛號在心裏邊這麼轉。我們不知道怎麼入流的方法，

普通要入流，實在很困難，剛才講我們的心不要向外跑，專門觀察自己內心，怎麼觀察法？難啊。用佛號這樣轉，就能入流。我們的方法是要發願往生西方極樂世界，發願往生極樂世界，念佛就要得感應，口裏念佛、心裏亂跑，不會得感應的。怎麼得感應？必須口裏念佛、心裏有佛。所以祖師開示，如果口裏念佛、心裏亂跑，有口無心不會得感應的，就教我們心起、口念、耳聽，關鍵最主要的就在心上面。

你佛號不離開心的時候，你就入流，外面的那些煩惱、外緣都把它隔絕掉了，你內心的性——聞中這個根性，就跟阿彌陀佛萬德莊嚴的佛德能夠互相感應，你這一感應，平常就能得到佛來護念，到臨命終的時候，就感應真正的阿彌陀佛，應化身就感應來了，他來接引了。平常就是心起、口念、耳聽，祖師就教我們作這個入流的工夫，這個工夫就能入流的。

念佛的方法要注意，這裏講不是用意識來思、修，因為我們的第六識分別得最厲害。所謂分別心，這個事情有利於我？還是對我有害？利害得失這種心都叫分別心，我們跟人家來往，他對我們有沒有好處？與我們的種種利害有沒有關係？把心

用在這個上面，都是分別心。念佛的時候，普通人都是用第六識在念，前面的（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），大勢至菩薩都攝六根，不但不用識，連根都不用，這很難。這裏講念佛，普通人都用意識在念，我們不用意識念，感覺很難，不知怎麼辦，祖師就告訴我們：你心念起來、口念出聲來、耳朵聽回去，心無二用。你的第六識雖然是分別心，你只要照這個方法來回運轉，一心沒有二用，專心貫注在佛號上面，你的心就是無分別心，就不起分別心，你的心就在佛號上面，心與佛號打成一片，這個無分別心起來的時候，就是正智。正智就是無分別心起來，分別心就不起作用了。祖師只把方法告訴我們，我們按照方法作，就合乎這個道理。

大佛頂首楞嚴經講記【十一】

## 第一五七講

初於聞中。入流亡所。所入既寂。動靜二相。了然不生。如是漸增。聞所聞盡。盡聞不住。覺所覺空。空覺極圓。空所空滅。生滅既滅。寂滅現前。忽然超越世出世間。十方圓明。獲二殊勝。

我們繼續研究〈觀世音菩薩耳根圓通章〉，觀世音菩薩過去跟觀世音佛學法門，那尊觀世音佛教他從聞思修入三摩地，三摩地就是正定，教他從聞思修三慧入正定，必須入了正定，才能證到圓通，上回講到這裏。現在從「初於聞中，入流亡所」開始研究。

「初於聞中」，「聞中」上回說過了，從聞中著手來用工夫的，聞中的「聞」指明心見性的見，見到本性了，聞中就指見本性（見中），換句話說就直接指本性，也就是聞性。所謂本性、在這裏性中，「入流亡所」，這是從聞思修三慧來入正定的，這句話非常重要，怎麼重要呢？在這之前，釋迦牟尼佛曾講我們眾生所以在六道裏

輪迴生死，就是由於結，佛在前面用一條華巾挽了六個結，這六個結代表我們眾生心裏一重一重的煩惱（迷惑顛倒的惑），從根本無明到一層一層的煩惱惑，一共有六個結。你要解這個結子，方法當然很多，剛才念的這段，就講一步一步來解開結子。怎麼下手工夫來解結呢？從「入流亡所」下手，這是最重要的，往下一層一句，每一個結子要解，都是用這個工夫，由淺入深，一層一層地往裏面解結子。我們先把結子的名稱了解一下，請看第三十八講表：

請看「思修解結」，思修前面有聞，按照所聞的法來思惟、修習，叫思修。聞思修都要智慧的，聞有聞的智慧、思惟有思惟的智慧、修行也要有修行的智慧，這是三慧。這裏講思修這兩慧，前面的聞講過了，這裏講思修來解開我們眾生心中的結子。這六個結的名稱，各位看下面有六行，要知道眾生在過去生成的結子，第一個結、第二個結，由最微細到粗淺的程序，你要解開結子要從粗淺的到最微細的程序。前面講第一結、第二結：，現在要解結子，倒過來，第六結叫「動」、第五結叫「靜」、第四結叫「根」、第三結叫「覺」、第二結叫「空」、第一結叫「滅」。這

六個結，從粗淺到最微細，就是動、靜、根、覺、空、滅，我們研究這段經文，就按照這個程序，一層一層地來解開結子。

開始這兩句：「初於聞中，入流亡所」。要定住一個目標，「聞中」就是要解結子所要見到的，怎麼解結呢？有那些結，心性被障礙，發生不出來，把結子一層一層解開之後，本性就出現了，因此第一句「初於聞中」就指出來，聞中是借用耳根，用耳根來聞本性，叫聞中，耳根之中就有本性的，定住這個目標。這個聞跟一般講的聞不相同，一般講聞是用耳聞、用第六識來分別，觀世音菩薩的「聞中」，首先要定住，直接從耳根來通達本性的。往下「入流亡所」就要直接見到本性，怎麼見到本性呢？先要入流，不入流是見不到的，不入流的話，障礙在本性外面的結解不開，始終障礙在那裏，必須先入流。入流是什麼意思呢？「入」當返講，返回來的意思，返回來的文言文叫逆，逆著方向，逆是反過來的意思，跟「入、反」相對的是順，這是一種解釋。再就入字的意思講，入與出這兩個字是相對的。既是出、入相對，順、逆相對，與「入」相反的，就是順、出。「流」也有兩個意義，我們凡

夫眾生是順流，就是往外流、出流，這怎麼說呢？眼看見外面各種顏色，往外面看，眼往外攀緣，攀緣外面的色塵，這是眼往外面流。〈觀世音菩薩耳根圓通章〉是講用耳根，耳對聲，我們普通人耳朵一聽到外面的聲音，我們就聽外面聲音了，當我們聽外面聲音的時候，我們耳的聞就往外流了，「流」是個形容詞、比喻話，像水往外流，就是往外攀緣的意思，攀緣外面的聲音。我們所有眾生無不是往外流的，五根、五識都是往外流的，一往外流，就跟外面攀緣，見到好的東西就愛、取，這就造成生死。攀緣、執著，種種這些都是往外流（出流）造成的，造成的流，總歸起來講，叫生死流，在六道裏生死叫生死流轉，叫流，流來流去，流轉的。凡夫眾生往外流，就是順著生死流出去，現在觀世音菩薩用反聞，反聞就是不要流出去，要入，就是入流，跟我們凡夫眾生是相反的。

凡夫眾生往外流，生死就不能斷，現在要了生死，要反過來，佛經裏常講：凡夫眾生生死不了就是背覺合塵。「覺」是自己心裏本有的覺悟，是大覺，可是本有的覺悟迷了，違背了覺，一迷的時候，虛妄的妄心往外攀緣，跟外面的五塵相合，

這叫背覺合塵。我們凡夫眾生迷惑自己本覺，往外攀緣，眼耳鼻舌身意都往外流、往外攀緣，合乎外面的塵世，五塵就叫五濁——五種污穢的東西，這就是凡夫眾生。現在反過來，不要背覺合塵，要背塵合覺，入流就是合乎覺，不要往外順流，要背外面的塵，總的意義是這樣。這個流，就凡夫眾生往外流、往外攀緣，這個順流叫生死流，入流是反過來，這個流不是生死流，而是法性的法流（一真法界的法），這個法流指聞性，聞中的「中」指本性。

入流要怎麼入、怎麼出？入、出是用自己的智慧，這個智慧從那裏來的？明瞭佛理的時候，從自己心中起來的智慧，用這個智慧來入流。入流是專門向自性中求其明，要見到自己本性，這個流叫法流，就是反聞自性，等於入自性。我們研究經的時候，也許要問：入流要用自己智慧，用開始覺悟的智慧來入，智慧怎麼出現呢？任何凡夫，不管他世間的學問怎麼高明，他不經過佛法來指點，他就開發不出智慧來，必須要聞到佛法，聞了佛法才有智慧。不聞佛法，這個智慧有沒有？有，我們日常眼所見的、耳所聞的，六根所接觸的作用是什麼？也都是智慧，不過那個智慧

被一層一層的結子障礙了，自己不知道，不但不知道，而且他那個智慧被污染了，他把那個智慧專門用在自私自利、損人利己，危害他人來求得自己的名利。一般造惡業的大惡人，像曹操這些人，你說他們沒有智慧嗎？有智慧，可是那個智慧是污染的智慧。現在聞到佛法之後，佛法教我們用什麼智慧？把虛妄分別的那一層淘汰掉、去掉，因為我們心裏的智慧是真與妄和合的，我們的一念之中，起了任何念頭，不覺悟就是妄念，一覺悟，去了妄念就是真念，我們聞到佛法開始覺悟了，就能把妄念轉為真念。所以入流用的智慧，就是用真念來入流的，這個要明白。

入流就是要反聞的意思，反聞聞到自性，你這一入流的時候，亡所，「所」指外面的聲音，外面的聲音是我們凡夫眾生所聞的，所聞的外面聲音叫所，你往自心中來入流，就是佛法常講的觀照，觀照是往自心中觀照，不要往外攀緣了，你往自心中一觀照的時候，外面的聲音自然就沒有了。凡事要了解，外面的五塵不是單獨能夠存在的，根與塵相對，塵才能顯示出來；根與塵不相對，塵自然就失去作用，就不存在了。所以「亡所」是外面的聲音沒有了，就是所聞的聲音沒有了。

「所入既寂，動靜二相，了然不生」，「所」指入流亡所的所，就代表「亡所」兩個字，「入」是「入流」兩個字。上面講到入流亡所，把聲音消失掉了，消失掉就了不起，外面的境界沒有了。我們凡夫眾生造業，就是看見外面好多境界，然後再攀緣，愛、取那個境界才造業。「亡所」是外境沒有了，拿聲音作總代表，沒有聲音，等於一切外境沒有了。下面這句重複上面，「所」是亡所、「入」是入流，亡所、入流「既寂」，「寂」是沒有了，「既」當盡講，這個事情作盡了、完結了，當那個意思講，普通講既然，既然是已然的意思，既寂是已寂。已寂指什麼呢？上面講入流亡所的聲音，聲音是動態的，大聲音、小聲音都是動的；聲音沒有了，安靜下來了，就沒有聲音。我們普通講不說話，或是沒有其他一切的聲音，好像就沒有聲音了，但是聲音有兩個意思：一個是動態的，固然是叫聲音，一個不是動的，安靜下來，你耳還是在聞。這部經前面釋迦牟尼佛跟阿難尊者說過，有動態的聞聲音，是聞動的；沒有聲音，耳朵還是聞，聞無聲的、安靜的，你所聞的是靜的。動是一種聲塵，靜也是一種聲塵，動、靜這兩者都叫聲塵。前面入流亡所，動態的聲塵沒有了，是亡了，再講所入既寂，「寂」是動、靜兩種聲塵都消失掉了，一往裏面反

聞自性的時候，外面的聲塵，不管是動態的、靜態的，我們凡夫眾生用耳朵往外聞，聞不到聲音，還是在聞，聞靜態的聲塵，所以「所入既寂」，動、靜兩者到這種程度，靜的也聞不到了，因為越往裏面聞的時候，靜態的聲塵也沒有，這是所入既寂。

「動靜二相，了然不生」就是解釋「所入既寂」，你能夠用入流，一往自心中迴光返照的時候，亡所，外面動態的聲音就聽不見了，沒有了，根本就消失了，再進一步，就是既寂，連靜態的無聲那種外境也不存在了，叫既寂，所以這是解釋那個。動有動相、靜有靜相，「動靜二相」指我們凡夫眾生只能用耳朵聽，外面有聲音，我們就聽，沒有任何聲音，安安靜靜在家裏，耳識還在那裏起作用，聞靜的聲音。所入既寂的時候，動靜二相，聲塵有兩個相，有動的聲塵、有靜的聲塵，這兩個相了然不生了。「了然」是徹底的，「了」是究竟的，究竟是絕對不會再出現、再生出來了。這兩句解釋所入既寂，動、靜兩種聲塵都沒有了。這兩段解的結子，「入流亡所」解的是動結——動態的動結，「所入既寂」是靜結也解開了，動、靜兩個結子都是聲塵這方面，都把它解除了。

解除有什麼好處？我們凡夫眾生看見外面有自己所好的東西，心裏就想求來、取過來，那麼容易取過來嗎？取不到就陷害人家、跟人家爭奪；看見不好的東西，環境不好，要把它排出去，排又排不出去，心裏就起煩惱了。這就要講環境衛生，外面一切的髒東西、噪音不好受，去不了，我們凡夫眾生有外面種種五塵的境界，等於是煩惱，果然我們向內迴光返照，外面的一切境界都不會引起我們自心的煩惱。中國儒經裏講「心不在焉，視而不見，聽而不聞」，你能夠作到心不在焉的話，視就如同看不到，聽就等於沒有聞到，這是什麼境界？入流亡所的境界，那個妄心不起作用，外面虛妄的境界就等於無動於衷，就害不了你，你自己能夠作主了。如果我們都受外面的境界影響，把虛妄的東西當作真實的，心就隨著虛妄的境界在轉，我們自己就不能真正自主，不自由、不自主的。所以能夠到「動靜二相，了然不生」，「動靜」代表聲塵，聲塵代表一切外面的境界，果然如此，一切外境就不能損害我們，我們就能夠一層一層往裏面證自己本性。外面的聲塵滅掉了，動、靜這兩個結就解開來了，當然自己自性的智慧就更多了，然後再繼續入流亡所，前面是粗淺的，現在再深入。

下面說「如是漸增，聞所聞盡」，「如是」是按照前面入流亡所，仍然還是那樣，「漸增」，逐漸增加功力，用功的力量用修持的工夫增加了，增加用工夫，「聞所聞盡」，上面的「聞」是能聞的這種智慧，「所聞」是所聞的境界，能聞智慧能夠聞所聞的，能聞所聞的這種智慧就是根，這個根就是耳根的根性。根的結子，比如前面講動、靜兩個聲塵沒有了，剩下根還是個結子，你能聞所聞的根也要盡，這個結子也要把它解開來。

「盡聞不住，覺所覺空」，上面「聞所聞盡」是「根結」解開來了，根解開來之後，「盡聞」這兩個字是把上面的「聞所聞盡」簡化，「盡聞」就是聞所聞盡了、根解了，比根解再好的境界，又進一步，要是再住在這裏，自己滿足了，不再往前進一步去修持，那就不行，所以經文講「不住」，你不能停住在這裏。你雖是聞所聞盡了，你不能停止住，你不能住在這裏，你還繼續地入流亡所，還要繼續往裏面反聞自性。這樣反聞自性的時候，「覺所覺空」，這個「覺」不是根，前面聞所聞盡的「聞」是根，「盡聞不住」是繼續入流，再來這個「覺」就是「智（正智）」，就

是能夠覺悟的能、能覺的覺，「所覺」指所覺的「境（對象）」，你能覺悟所覺的能覺，指的就是智慧，你能夠覺察所覺的能力也要空，覺所覺「空」，這必得也要空掉。為什麼？這有問題了，剛才講能覺這種智慧是正智，智慧為什麼還不能保留呢？「不除（愛智法愛）」，要知道這個智，學菩薩法要成佛，有一絲一毫的執著都不能存在，你有任何一種執著，都是一種障礙。如果你把前面的根滅了，結也解了，剩下來我能覺的根，我有這個智慧就好。你有這個智慧，執著你這個智，那是一種愛好，愛惜你的智，不肯放棄，你就是一種執著，這叫法執。不這樣分析，我們都不知道，必須像祖師這樣分析，要真正能夠證到本性的話，你連這一點愛惜正智（就是正確的正智），你也不能執著。這是「覺所覺空」，這也要空掉，這句話就是把「覺結」這個結子也要空掉，把它解開。

「空覺極圓，空所空滅」，空指前句之空，「空覺」的「空」指「覺所覺空」的空，覺所覺空，覺是能覺，能覺是一種智慧，所覺是一種境界，覺、所覺（能、所）都空了，所以空覺極圓。「空」就指覺所覺空的空，「覺」指能所，「覺」指能覺、

所覺，能覺、所覺都空，空到極圓滿的地步，就指上面「覺所覺空」那一句，能覺智與所覺境都空了。接著講空覺空到什麼程度？把覺這個結子空到什麼程度？空到極圓滿的程度。下面是更進一步的境界，「空所空滅」，「所空」是什麼？所空是一個理，「不除（愛理法愛）」，一般說：我把前面那些都空了。都空了？你還存著一個：這個空，別人都沒有，我工夫好，把能、所，從前面聲塵動靜的聲音到自己的根，更進一步到覺，覺有能、有所，統統都空了。你有「空」這個念頭在心裏，那你「空」這個觀念就是個結子，這叫空結。所以「空所空滅」，執著這個空，有這個空的觀念，還要空，連這個「空結」都要把它滅掉，這叫空所空滅、空空，一般講空，空還要空空，你能空的空，你要空空，把這個空空都要滅掉。

「生滅既滅，寂滅現前」，「生滅」是什麼？前面講「六結皆生滅法」，六個結子都是生滅法，什麼叫生滅法？各位看講表就知道，「如動滅靜生推至空滅滅生」，第六個最粗淺的動結（動態的聲音），入流亡所把動滅了，發現一個靜的，靜態的聲音還存在，動滅靜生，進一步把靜結滅了，又發現根還在，再進一步，根結也滅

掉了，還有覺在，再繼續入流亡所，覺結滅了，還有空結在，五個結都滅了，前面講，把生滅法都滅了，就得一個滅結，這叫「生滅既滅」。那幾個結子都是生滅法，既滅了，這是第一層工夫，原始無明的結。「寂滅現前」，「寂滅」就把所有的六個結子，包括最原始的「滅結」，這個寂滅一現前的時候，這指的什麼呢？我們眾生從無始劫以來，對寂滅這兩個字，前一句「生滅既滅」，生滅法的滅字，就是到了最後一個滅結，最後滅的結子屬於生滅的滅，「寂滅」，也一起都把它滅除、滅掉，六個結都解了。寂滅現前的「寂」，在經文裏常講「寂而常照，照而常寂」，這個「寂」就指如如不動的本體，就是我們眾生的真心（心的自體），這個自體的心是如如不動的，「無始本自不動之寂」，無始劫以來，本來就不動的，叫寂。寂滅的「滅」呢？把所有世間的生滅法都滅掉，這個「滅」就說明：我們看世間萬法都有生有滅，就如如不動的自體來講，「本自無生之滅」，本來就沒有生的，沒有生就沒有滅，本來就沒有生滅這一套，就是無生的。《心經》裏講「不生不滅」，不生不滅就是寂滅，把六個結子完全解除了，不生不滅的寂滅（我們真心）現前了，整個就出現了。

觀世音菩薩用入流亡所的方法，我們現在比這個容易，原則還是入流亡所，怎麼入流亡所呢？祖師開示，教我們念佛，佛號從心裏起來。要知道，佛號一從心裏起來，就把妄心轉變了，妄心就轉變為清淨的念頭，清淨念頭起了佛號，用口念出來，再聽回到心裏去，這個力量比觀世音菩薩的入流亡所好多了，也容易多了。入流亡所，觀世音菩薩可以用得上，我們自己要用的話，單是憑我們自己迴光返照看看，這個迴光返照就跟禪宗一樣的，禪宗最早是觀心，觀什麼心？就是觀自己的心，把妄心一層一層地觀察滅了之後，真心就顯出來，他就用這個工夫。我們現在修念佛法門，就比這個容易多了，原則上還是入流亡所，佛號到我們心裏面、佛號起來，佛號到心裏去，自自然然地就不會出流，自然就是入流了，所以念佛法門的持名念佛，要知道，那是沒有任何一法比得上的。

## 第一五八講

忽然超越世出世間。十方圓明。獲二殊勝。一者。上合十方諸佛本妙覺心。與佛如來同一慈力。二者。下合十方一切六道眾生。與諸眾生同一悲仰。

繼續上回講的解開六個結子，這六個結子都解開以後，真如本性就完全開發出來了。所以現在開始講：「忽然超越世出世間」，這是觀世音菩薩修證的圓通法門，修圓滿了，忽然超越。怎麼能夠忽然超越？前面講，他根據古時候的觀世音佛告訴他，從聞思修三慧來修耳根圓通，從聞思修三慧修，上回講一個結一個結都解開了，有任何一個結存在的話，就是一種障礙，就把自己本性障礙，不能發現出來。所以由聞思修三慧，無論是聞、是思、是修，都是靠智慧的。觀世音菩薩修的這三慧比一般的特別，他修的是反聞自性、入流亡所，這是他的工夫，修到最後，證到圓通法門，忽然超越了世間、出世間。所謂超越是什麼？世間的凡夫眾生，出世間的有二乘法門、有大乘菩薩各各階段的地位，世間、出世間這一切法，全部都超越了，

就到了成佛的地位。這個時候「十方圓明」，到了這個境界，把前面六個結全部解除了，全部解除以後，所謂世間、出世間，就拿十法界來講，有六凡法界（六道眾生的法界），另外上面是四聖界——聲聞、緣覺、菩薩、佛，他這一超越的時候，九界都超越了，到了佛的地位。到佛的地位怎麼呢？十方圓明，見到十法界，十法界整體都圓滿了，大圓滿、大光明，法界的本體全部出現了，十法界是一片如如不動的，整個就是佛的一個法界。所以十方圓明，「圓」是圓滿，十方法界圓滿的，那一個法界都是同一個佛法界，圓是一片大光明藏，這部經講如來藏，如來藏的藏體，整個顯露出來。這個時候「獲二殊勝」，獲得兩種最殊勝的，「勝」是優勝，優勝再加個「殊」字，可說是萬德皆具備了。到了這個程度，就指下邊兩條。

上面講圓明了，所以獲兩種殊勝，「圓明」這兩個字，「圓」是萬德具備了，「明」是一切障礙都沒有了，全部的智慧都能開發出來，因此第一個殊勝：「一者，上合十方諸佛本妙覺心」，對上來講，「十方諸佛」，十方世界的諸佛，「本妙覺心」是十方過去、現在、未來三世諸佛同有的，「本」是本來就有的，本來就有真如本性，

這是最妙的，是大覺的這個心，這個本妙覺心，人人都有，就是本來的本心。因此他由聞思修修圓滿了，圓明，修到十方圓明的時候，「上合十方諸佛本妙覺心」，與十方諸佛本有的本性，也就是法身，「合」是完全相合。換句話說，觀世音菩薩這個時候本妙覺心完全出來了，他原來的本妙覺心，與十方諸佛的本妙覺心沒有兩樣。這在《華嚴經》〈夜摩天宮〉那一品裏就講過：「心佛眾生，三無差別」，在《華嚴經》裏講的「心」，指我們眾生的真心，「佛」是已經成佛的，「眾生」是還沒成佛的凡夫眾生，心、佛、眾生這三者沒有差別。換句話說都是本妙覺心，真心人人都有，成了佛固然是真心，沒有成佛，凡夫眾生也有這個心，不過這個心，我們凡夫眾生都有結子，一個結一個結障礙起來了，這個結就是由我執、法執那些執著，結成這些結子，如果把我法二執破除了，六個結全部解除了，我們就證到圓明了。證到圓明一看：原來我的本妙覺心，跟十方佛的本妙覺心完全一致的。

講到這裏，我們要特別注意，一般人自己在研究佛經的時候，他看到這裏：喔，本來就是本妙覺心，我本來就是佛。那好了，等於就是佛了，這麼說就成佛了？你

本來是佛是不錯，那是指本體佛性而講的，遮蓋在佛性外面，那些一層一層的障礙在，滿滿的那些障礙沒有破除，雖然有本妙覺心，你一絲一毫也沒有受用到，一用就是自私自利的，都是損人利己，都是在六道裏面輪迴、造業的。所以說到這裏，我們要特別注意，不要因為我們有本妙覺心，跟十方諸佛都一樣，那我們就不恭敬佛，也不必學了，認為本來就是佛，這就不得了，這是特別要注意的。不但如此，我們念佛的人要知道，要撤除這個障礙，絕對不是這一生就能撤除得了的，就算修禪宗大徹大悟了，他悟的是理，事實上那些障礙還要慢慢地一層一層去掉。這些障礙就是習氣，習氣不去乾淨，只是悟到理，沒有用處，這要特別注意。因此我們念佛的人了解這個理之後，要撤除障礙不容易的，那就必須要發願往生極樂世界，一到極樂世界，就等於離開娑婆世界的六道了，到了極樂世界，一生就能成佛，那個環境特殊的，這個地方我們要小心、要注意，不能誤解了。

觀世音菩薩到這個時候，他的本妙覺心與十方諸佛一致的，這拿六即佛來對照看就了解了，「本妙覺心」原來就是理即佛，要了解這個道理；理即佛以後，還要

研究佛法，叫名字即佛，研究佛法的名詞、文字裏的很多道理；這個研究清楚了，懂得知見了，了解而已，名字即以後，還要觀行，觀行就是正式修行，修行還有前奏的工夫；觀行之後，有相似即、分證即，一部分、一部分修證；證到最後，滿了，究竟即。也就是說開始從名字上了解了，再從觀行來修行，這叫始覺，開始覺悟，把一層一層的障礙破除乾淨，到最後究竟圓滿，究竟覺，究竟覺就跟「本妙覺心」完全一致。我們凡夫眾生要經過那麼長的程序、那種修持工夫，才能夠始本合一。他能夠上合十方諸佛本妙覺心，是從他開始明瞭道理，然後開始來修持，一步一步修持，修持到最究竟，始本合一。這個時候他才能夠「與佛如來同一慈力」，就是跟十方諸佛如來同一個慈力。「慈」是什麼？是大慈心，這從那裏來的？從體上面發出來的，就是本妙覺心那個體，發出來用的力量，這個慈力是了不起的。佛的慈力一發展出來，可以說是運用無窮，觀世音菩薩到這個時候，他跟十方如來同一個慈力，所以能夠運用出來。一般講「無緣大慈」，無緣大慈是：他的慈展示出來、使用出來的力量，無處不在，這叫無緣大慈，這是他第一個大殊勝獲得的。

「二者」，第二個殊勝，「下合十方一切六道眾生」，與十方一切六道的眾生，這純粹是凡夫眾生，「與諸眾生同一悲仰」，「悲」是悲哀，「仰」是仰望。在六道裏生死輪迴的凡夫眾生，無論是三途、是人間，那個痛苦太多了，天上也有痛苦，處處都有苦，有痛苦就悲哀，有悲哀就仰望有人來救濟他，觀世音菩薩與十方一切六道眾生，同一悲仰。為什麼同一悲仰？上一段講與十方諸佛同合本妙覺心，這個本妙覺心在《華嚴經》裏講：「心佛眾生，三無差別」，六道裏的眾生，他現在雖然是凡夫，他也有本妙覺心，也有真心。觀世音菩薩對上（對十方佛）來講，固然本妙覺心是相合；對下（對十方一切六道眾生）來講，六道眾生也有心的本體——本妙覺心，所以他也是下合六道眾生。這樣的話，體是相同的、用也是相同的，同一悲仰。所謂同一悲仰，他看到十方一切六道眾生所受的種種痛苦，這個時候，他就以他的大悲心發出來的力量，來拔除眾生的痛苦。

這兩種殊勝的力量，一是慈力、一是悲力，「慈」是給眾生種種的安樂、種種樂的事情，「悲」是拔除眾生種種的痛苦。所以拔苦與樂，拔眾生的苦，贈與、給

與眾生樂，這兩者是菩薩拔苦與樂發揮的兩種大用，這兩種大用是從體上面出來的，與十方佛的體相合的，與十方六道眾生的本體也是相合的，全部從體上起了大作用，就是慈悲。所以觀世音菩薩的慈悲，與一般慈悲不同，他是同佛的慈悲。下面講他能夠發揮這種大作用，講他怎麼把他慈悲的力量能夠用出去，經文先念一段：

**世尊。由我供養觀音如來。蒙彼如來。授我如幻聞熏聞修。金剛三昧。與佛如來。同慈力故。令我身成三十二應。入諸國土。**

前面講同一慈力、同一悲仰，到那裏為止，是菩薩自己說他過去怎麼修持、怎麼證到果位的。然後從這裏開始，講他由體發出大作用來度化眾生：「世尊，由我供養觀音如來」，「世尊」是觀世音菩薩稱呼釋迦牟尼佛，由於在過去久遠劫以前，那個時候我供養了觀音如來（古時候的觀音古佛），「蒙彼如來」，承蒙那位古觀音佛，「授我如幻聞熏聞修金剛三昧」，他教授我、傳授我「如幻聞熏聞修金剛三昧」這個法。這個法修成功了，「與佛如來同慈力故」，就是前面講的「與佛如來同一慈力」。因此「令我身成三十二應」，讓我能夠成就了三十二應身，這是觀世音菩薩講

他本身，以三十二應身「入諸國土」，到十方世界的國土去度化眾生。

觀世音菩薩怎麼供養觀音古佛呢？祖師注解，不外乎兩種：一種是供養佛身，觀世音菩薩就隨從在觀音古佛的身邊，替觀音古佛作各種工作，中國儒家的書也講：「有事弟子服其勞」，他要跟古佛來學，就替古佛作侍者、服服務務，這是供養佛的身；一種是供養佛心，佛的心理是心心念念都在眾生身上，他想著怎樣教化這些眾生、讓眾生能夠脫離生死輪迴這種痛苦，這是佛的心，要供養佛，就供養佛心。怎麼供養佛心呢？佛心都在眾生身上，你要跟佛學，你供養佛，你自己進修，修持佛法，修了多少，很純正的，就你所懂的佛法，不能說錯了，說錯誤是不行的，很純正地把佛法拿來度化眾生。一面自己修持、一面教化眾生，這就完全合乎佛的心理，供養佛的心。這裏講如何供養，根據祖師注解，拿這兩大類，把一切的供養包含在內了。

觀音古佛傳授的「如幻聞熏聞修金剛三昧」，請看第三十九講表，對照講表比較容易明瞭。

「如幻聞熏聞修金剛三昧」，簡單講「金剛三昧」，金剛三昧怎麼得來的？由聞熏聞修來的。所謂金剛三昧，金剛是比喻話，因為金剛這種東西能夠摧毀任何物質，它本身不受任何力氣摧毀的，三昧是正定，得的這種正定就是金剛三昧。金剛能摧毀任何物質是比喻話，金剛本身是最堅固的，這個最堅固怎麼來的？世間任何東西再怎麼堅固，還是會被其他的物體克服、摧毀掉，這個金剛是比喻話，為什麼金剛三昧最堅固而不會被破壞？就是由於聞熏聞修，把本性完全開發出來了，本性就是法身，法身在那裏？法身無處不在，而且沒有任何東西能把法身破壞掉。反過來講，世間萬事萬物，一歸到法身的話，萬事萬物那些生滅法都會化為烏有的。金剛代表法身、真如本性，先了解這個。

看「如幻聞熏聞修」，「如幻」也是比喻話，「聞——本覺聞性」，就是由本覺（本妙覺心），由人人本有的本性，本性本來就是覺悟的，聞就指本覺聞性。「熏」是什麼呢？「從內起薰」，往裏面熏染，要知道，這個熏染不是從外來的，像我們就是從外面熏染，我們的身體、五官一接觸外面，各種氣氛就熏染過來了。這是由於本

覺的聞性發起智慧，任何人心裏都有一種智慧，這個智慧從那裏來的？從本性來的，從本覺聞性裏起的作用。剛才講始覺（開始覺悟），為什麼開始覺悟？「薰起始覺之智」，我們原來雖然有本覺，我們自己迷惑了，不知道，始覺必得聞了佛法，才知道我們本來有本覺，這個時候才能起始覺的心智。這個心智一般人也有，一般不學佛的人，他的一切言語、行為都是從他的本性出來的，雖然從本性出來，不管用，為什麼呢？雖然從本性裏出來，受過污染的，不成為始智。怎麼污染呢？他發明什麼東西都歸於他的，他作任何事情都非常自私，這就是污染的。不自私是平等的，一切都跟眾生平等，那才是本性。一般人雖然也從本性出來，他不成為始覺。我們學佛的人了解了本覺聞性，從本覺聞性裏起的智慧叫始覺之智，始覺之智是從本性裏出來的，出來之後就要熏。這個工夫怎麼熏法呢？下面的「聞修」講反過來熏，熏自己，就是反聞自性。先要了解始智聞熏的作用，這個智是開始覺悟的智慧，沒有用這個智慧熏，怎麼熏？先要了解聞、熏這兩個意義。

聞修的「聞」跟上面的聞，意思不同，上面聞熏的「聞」代表本覺的聞性，下

面聞修的「聞」就是始覺，用始覺之智來反聞。反聞什麼呢？反過頭來開發自己的本性。因為一開始覺悟的時候，只是一個名字而已，了解理上面有真如本性，開始覺悟之後，你要用工夫，用的什麼工夫呢？前面講「入流亡所」，就是反聞，你不要往外流，你的心智不要往外面攀緣，你把你的心智回過來觀察自己。一般人不學佛不學佛，他學過中國文化就知道，要有反省的工夫。「反省」這兩個字，淺的來講，我跟人家發生了什麼爭執，要反省自己，不見得我自己完全對，人家完全錯誤，自己反省自己，要回過來看看自己、檢查自己，這叫反省，這是一般人都知道的。講深一層的反省，我們學佛的人知道回光返照，就是反省自己，那就是智慧。凡是智慧都是有光明的，你的智慧光明回過來，觀照自己內心、觀照自己本性，所以這裏講聞是「始覺之智反聞」，要由本性裏生起始覺的智慧，再用這個智慧回過頭來反省自己、反聞自己的本性。所謂「修」，反聞就是修，反聞怎麼聞法？下面講「照」，「照」是觀照，照顧自己本性，這叫作修，這個「修」指的什麼？一般人講修，又不了解了，觀世音菩薩這個修是反聞，「反聞是照性修」，反聞是照自己本性，這叫修，觀世音菩薩這種聞修，是反聞自性的修法，這種修法非常特別。

下面就解釋「無修而修」，什麼叫無修而修？我們普通人講修，修什麼呢？把煩惱習氣破除掉，他這個特別，直接就照到自己本性上面，他由本性起的智慧，就運用純粹本性智慧的始覺，就照自己本性，就反聞自性，一反聞自性，起的各種障礙自然就消除。前面講「入流亡所」，你只要入流，往本性上回光，把你智慧光明照自己本性，外面的所，六塵都是所，前面是拿聲塵作代表，聲塵代表一切外面的六塵，這一照本性，六塵自然就不存在。不但六塵不存在，一切的相（有情有相的東西）全部不存在。既然這些都不存在，你修什麼呢？這叫無修。「無修而修」指的就是照，本性的本體是如如不動的——寂，如如不動，你一照，寂照圓融，你把「寂」照出來，其餘的一切都煙消雲散。這在前面也比喻，我們凡夫眾生現在看的，有色身（根身）、有器世間（山河大地、日月星辰），這在我們凡夫眼裏看，都是很具體的實在東西。但是這部經前面講，這是翳目空花，眼睛有病，或者好好的眼睛，把眼睛揉一揉、捏一捏，或者把眼睛對著虛空看，眼睛看勞了、看花了，天空就現出很多現象來，所以山河大地等器世間的一切、人類社會種種的現象，不過是空花一樣。這個空中花，你不學佛、不用工夫的話，那一個眾生都不認為它是空花，都

認為是實在的，非常現實的東西，你把世間全部的書都通了，世間所有的書，你都念過了，你不用佛家的工夫，你都是看不透的，看不破。所謂看不破，你把大地、虛空、一切，都沒有把它看成空花那樣虛妄。他反聞自性，一照就照到本性，那一切都是虛空的花，說實在的，這叫無修而修，無修而修是照。

「修而無修」呢？「無修」指由自己本性起的始覺之智，「修」是觀照自己本性，本性原來就是無相的，從無相之中發出智慧來修，叫無修而修；修成功了，證到自己本性全部出現，本性還是真空妙有，還是真空的——無修，本性原來就是那樣，不是因為你修才得來的，叫修而無修。這個「修而無修」講什麼？前面講「如幻」，如幻是什麼？就指「修而無修」來講的，修而無修是什麼？剛才講我們本性是真空的，從真空裏起的智慧，你起智慧，再照真空，還是空的，是無相的，《金剛經》裏有兩句話非常重要：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」，觀世音菩薩用始覺之智，來回光返照自己本性的時候，一切的相都是虛妄的，不但是虛妄，一切虛妄的相都不存在，這就是金剛。金剛為什麼能夠摧毀一切東西，一切東西都摧毀不了它？就因為本體

真空，像虛空一樣，誰能夠把虛空破壞掉？沒有人能夠把虛空破壞掉。拿虛空作比喻，金剛就代表本性真空那種現象，這是如幻金剛三昧，你修而無修，就如同「幻」那種三昧。

說到這裏，我們知道二十五圓通，這是最後一個圓通，在最後這個圓通之前是第二十四圓通，就是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，這兩種圓通合起來，非常重要。比如我們學念佛法門，當然念佛有好幾種方法，真正三根普被就是持名念佛，持名念佛事持，雖然不懂理，但是只要老老實實地念佛的名字、聽到心裏去、再從心裏起出名字，久而久之，誰是能念？誰是所念？把能、所去掉了，能所一如了，這個時候還有什麼相？持名的「名」本來就是沒有相的，名字雖然沒有相，還是一種代表，持名持到能所皆忘，那個時候就跟觀世音菩薩反聞自性一樣了。更特別的是：除了有「反聞自性」的作用之外，我們一般人的工夫，不能一下子就到那種程度，所以不能斷惑，只要能夠伏惑就能往生，工夫好當下就能斷惑的，所謂七日一心不亂，不能一心不亂的話，你能伏惑，可以帶業往生，就能成就，所以從這個理上面解釋，

持名念佛真正是三根普被的。

觀世音菩薩持到這種程度，證了金剛三昧，把最後的元品無明全部破除了，就是前面講的圓明了，他修這個金剛三昧修成功，所以「與佛如來同一慈力」，跟佛如來同，大慈的力量完全相同了，因此觀世音菩薩說他自己：「令我身成三十二應」，成就了三十二應身，「入諸國土」，到十方國土去，那一個國土都可以去。不過，菩薩就眾生所感的，不會超過三十二種，如果就菩薩本身的能力來講，是無量無邊的。菩薩能夠應眾生，三十二應身可以說是十法界身，他都可以現出來，這裏講三十二應，只是按照一般眾生來講，有這些感應而已。

有個理要明瞭，菩薩的法身完全出現，法身無處不在，十方國土無窮無盡的，菩薩的法身都在，只要那裏的眾生有感的話，念觀世音菩薩，觀世音菩薩的法身隨時就感應，只要至誠懇切地念一聲菩薩的名字，菩薩隨時隨處馬上就能感應。為什麼呢？法身無處不在，應身也就無處不在，是這個道理。

大佛頂首楞嚴經講記【十一】

## 第一五九講

世尊。若諸菩薩入三摩地。進修無漏。勝解現圓。我現佛身而為說法。令其解脫。

這一段繼續上回講的，這一章是〈觀世音菩薩耳根圓通章〉，前面講觀世音菩薩說他由觀音古佛教授給他修金剛三昧，那個金剛三昧怎麼修來的呢？就是如幻聞熏聞修金剛三昧，最重要的一點，就是要反聞聞自性，這跟我們普通人求學修道不同的。我們普通人求學問，是吸收外來的知識跟資訊，都是外來的。觀世音菩薩修這個金剛三昧，他的方法叫作入流亡所，「入流」是把自己心理所起的智慧，反過來向自己內心中發覺自己的本性，就是不要往外流。「流」是流水、是形容詞，不要往外邊追逐那些生生滅滅的假東西，要往自己心裏開發自己的真心，這個真心開發出來，真正是真我，這個真我就是佛（成就的佛）。要入那種成就，必須要修定、要入定，定就是三昧，金剛三昧是不會被一切東西破壞的，它能摧毀一切不好的東西，這叫金剛三昧。現在繼續講，他過去成就了金剛三昧，發揮他的能力，可以到

世間來教化眾生，可以用種種的身分（有三十二種身分）來應，我們一般講有求必應，只要凡夫眾生有任何請求的時候，他就能響應過來，叫三十二應。

現在我們就接著「三十二應」往下講，三十二應身可以到各各世界來度化眾生、來救苦救難。現在開始講，「世尊」，這是觀世音菩薩尊稱釋迦牟尼佛的，稱呼之後，他說：「若諸菩薩入三摩地，進修無漏，勝解現圓」，如果「諸菩薩」，在各種地位的菩薩，他「入三摩地」的時候，「三摩地」是正定，為什麼叫正定呢？在釋迦牟尼佛那個時代，印度有很多其他宗教，叫作外道，他們也修定功，很多人也有很好的定功，但是那些定功不能解決生死問題，所以不能算是正定。唯有佛法，按照釋迦牟尼佛講的方法所入的定叫作正定，這個正定能夠把我們自性裏的真心發現出來，這叫三摩地、正定。假若各類菩薩入了正定的時候，「進修無漏」，已經入了正定，再進一步修無漏法，「無漏」就非常究竟了，它是對有漏來講。我們世間作的學問、用的種種工夫，都是有漏的，怎麼有漏呢？是生滅的，學了那些學問，就算自己體驗了很多的工夫，過不了好久，它又消失掉了，這是不究竟的。無漏法是超

出世間，它是究竟了，不會再消失掉了。

學無漏法，「勝解現圓」，勝解的「解」是正知正見的正解，不但是正解，還是勝解，最殊勝的這種見解，這種見解是從我們每個人本性裏開發出來的，叫勝解。所以這種見解，就他本人來講，看準了一件事情，絕對不會再變更了，因為這是真理；就別人來說，他這個見解，你拿世間任何學術、任何言論都推翻不了它，它絕對有存在的作用，不可變更了，這叫勝解。這種勝解一層一層來講，到了最究竟就是佛的見解。這種勝解現圓，這種勝解出現，要學到圓滿這種程度，他要入定，入三摩地境的時候，進一步要修無漏法，要把勝解能夠修得圓滿。修圓滿不容易的，你求任何學問，怎麼用功，到了最後，愈到後來愈艱難，沒有老師指點，靠自己的能力，那很難成就的，所以要有高人來給他指點。這個高人只有佛，沒有別人，因此觀世音菩薩說：「我現佛身而為說法」，我就現出我佛陀的身分來，「而為說法」，為那些想勝解現圓的菩薩，替他們說法，「令其解脫」，讓他們都能夠解脫。什麼叫作解脫？那些菩薩現在還沒有勝解現圓的時候，他還有障礙，要使他能夠圓滿勝

解，能夠把無漏法修得成就，還有一些障礙，要把它撤除了，撤除之後，大開圓解了，工夫成就，解脫了。

這段經文裏「入三摩地」四個字，「三摩地」是梵文，照它的音翻過來的，它的意思就是正定，為了這個正定，諸菩薩修三摩地，要入正定，菩薩的地位不等，所以要證到勝解現圓也不相等。為了好明白，請看第三十九講表。

請看「三摩地」，三摩地是正定，要入正定，經文裏說「若諸菩薩」，他的地位按照他所修的境界不相等，這裏列出「三賢、十聖」，一個三賢位、一個十聖位。三賢位有三十個賢人地位，就是十住位，他學佛法能夠立得住了，對於佛法的見解、修持，他都能立得住了，有十個階段；十住以後是十行位，也有十個階段，就按照佛法所講的法門，用工夫來實行，叫十行位；十行位修滿了，就是十回向位，我們作了任何功德都要回向的，不但自己受了好處，也要把這分好處送給所有的眾生，這叫回向，回向也有十個階段。三賢位是賢人，還沒到聖人的境界，有三十個階段，簡稱三賢位。三賢位修滿了，進一步登上地了，一登上地，就成為聖人了。什麼叫

聖人？他正式證到了自己本性，我們說學佛是憑自性、本性，成佛就憑本性來成就的，一登了初地，就證實到自己的本性：喔，原來是這個樣子。從初地、二地，一層一層的往上用工夫，一共有十個階段，叫十地，每一地都可以稱為聖人，叫十聖。

按照天台宗講的，天台宗把釋迦牟尼佛的佛法，根據學佛人的根機，也就是他的領悟力、學習能力來講，有四個層次叫藏、通、別、圓。藏教程度淺，修習能力比較差一點；再是通教，一面通藏教、一面又通菩薩的教義；通教上面是別教，別教是特別的，專門講大乘佛法；再高一層就是圓教，圓教是圓融無礙的這種教。天台宗把學習的人分成這四種能力，佛講的教理，同一個教理可以作四種深淺不同的解釋。三賢十聖，按照天台宗的分法，是屬於別教，別教菩薩有三十個賢人位、十個聖人位，這裏的「諸菩薩」，按照這個表來講，就指別教的三賢十聖，如果拿四教來講，就包括通教一部分、別教、還有圓教，那菩薩就更多了。

我們現在根據別教菩薩來講，三十個賢人位、十個聖人位，三賢位修的三摩地，他所修的正定工夫叫「相似位」，什麼叫相似位？入了正定，還沒有真正得正定，

是相似的正定，與正定好像差不多了，很相像了，「入相似三摩地」。入了相似的三摩地，他繼續往前修行，「進行中道無漏」，他修的什麼呢？中道無漏，中道是菩薩修的法，不偏於空，也不偏於有，修三摩地，他要修中道無漏的這個正定，必須學中道，才能圓滿他的要求。進行中道無漏來修行，他可以「分證勝解現圓」，勝解在前面講過，勝解必得從本性裏顯出來，顯出來的這種正知正見叫勝解，這個勝解還是分證的，一分一分地證。天台宗講修道位的時候，修道位就要分證，三賢位要分證的，比如初住進一步要修二住，第二住修完了，再修第三住，一層一層往上修。每一個位置都要往前進步這麼修的，所以這裏講「分證勝解」，勝解的境界也不相同，三賢位是相似的。

到了十聖地位，正式是「分證位」了，原來的三賢位還沒有正式證到果位，它是相似的，修滿了相似位，在修中道的時候，「入分證三摩地」，才能進入分證這個境界，十聖位是正式的，不是相似的，真正能夠證了，證什麼呢？就證到自己本性。什麼叫證到本性？比如我們現在研究佛法，佛法告訴我們人人都有本性，這部《楞

《嚴經》講如來藏，如來藏就是我們本性，我們本性大得不得了。整個法界都是我們的本性，講是這樣講，我們看經典也是這樣看，究竟我們的本性大到什麼程度呢？我們不知道，必得用工夫，就像觀世音菩薩反聞自性，完全把自己心裏學習的能力——回過頭來往自己內心裏發掘自己的本性。到了十地位的時候，一登上初地，真正見到自己本性了，見到本性，前面的教（佛經裏所講的）一對照：喔，真是這樣的。果然我們證明自己證到的地位跟經典裏所講的完全一致，證明了。為什麼叫分證呢？我們的真如本性，並不是一登上初地，整個本性全都開發出來，沒有。你只證明一部分，初地證明一部分，二地又開發、又證到一部分，一步一步地證到十地，證到十地還沒到，再上面還有等覺。大概到了十地，已經快要圓滿了，所以叫分證位，十聖分證位，一地證到一部分，每一地都證到一部分。十地修滿了，「進修金剛三昧」，進一步要修金剛三昧了。修金剛三昧，要十地修滿以後，要證到金剛道的時候，學金剛正定，他就「究竟勝解現圓」，究竟是到家了、到最後了，最後的勝解能夠出現圓滿的這種境界。這是什麼程度呢？「由『無間道』行滿將入『解脫道』時」，他是由無間道修行修滿了，將要入解脫道的時候。了解脫道，可以說

成功了，到勝解現圓了。

從相似位修到後來入分證位，分證位就是十聖，十聖再修，進步到究竟勝解，由無間道到了解脫道。什麼叫無間道？就是把煩惱障、所知障這些障礙能夠伏住。凡夫眾生所有一切煩惱都是障礙，障礙誰呢？障礙我們自己的真如本性。先把這些煩惱障伏住，我們眾生有煩惱，時時刻刻在起現行，起現行的時候，一發脾氣要罵人了；貪心一發動，要到社會上跟人家爭取這個、爭取那個，就是爭名奪利這一套，這是煩惱起現行，控制不住。菩薩要修定的時候，把所有的煩惱都要控制住，把它壓伏下來，讓它不要再起來，要伏得住煩惱，伏得住煩惱，這個障礙的力量就不大了。煩惱能夠伏得住，要斷還沒有斷的時候，叫無間道。一斷的時候，由無間道一斷的時候，叫作解脫道，全部的障礙撤除了，自己本性就出現，這就解脫出來，這叫解脫道。明瞭三摩地之後，因為菩薩修道用工夫，他的地位不相等，到什麼階段的時候，他就要別人給他指導。比如這裏講的解脫，解脫有分證解脫、究竟解脫，有兩種，在分證的時候，每證到一層境界，他就解脫，原來的那個障礙去除一部分

了，自己就解脫了，再進一步，他還要再證，每證一步都是一個解脫，每一個階段都要佛來給他指點、給他教導，說一個法，讓他來用工夫。究竟解脫也是這樣的，到了要進入最究竟的時候，還是要佛來說法，讓他能夠得到解脫。

再講觀世音菩薩，古代祖師提出疑問：觀世音菩薩在釋迦牟尼佛那個時代，他所表現出來的是初住的地位，初住是圓教的初住，圓教初住就等於別教的初地，就算是圓教初住、別教初地，初地以上還有，一直到十地，他怎麼指導那些大菩薩？怎麼能夠現出佛的身分來呢？有兩種解釋：第一種，觀世音菩薩過去實際上已經成佛了，他的佛號叫正法明如來，這種解釋當然很有力的；第二種，在這章經裏，觀世音菩薩自己講，他忽然超越世間、出世間，十方都圓明了，獲得兩種殊勝，一個與十方諸佛同一慈力，一個下合十方一切眾生同一悲仰，由這兩段經文所講的，他那個時候的功力，已經跟諸佛平等了，所以當諸菩薩要入三摩地的時候，他可以現出佛的身分來說法、來教化他們。下面一段經文，先念一遍：

**若諸有學寂靜妙明。勝妙現圓。我於彼前。現獨覺身而為說法。令其**

## 解脫。

這是講獨覺，替他說法的，什麼叫獨覺？「覺」是覺悟，這是對我們凡夫眾生講的，我們凡夫眾生有個真我，真我就是自己的真如本性，我們任何凡夫眾生都不認識真我，世間那一個大學問家，哲學也好、科學也好，你叫他找一個真我，他找不出來，他所認識的是假我，假我就是我們現在這個生命的現象。我們的生命現象為什麼是假我？我們的生命有心理的、物質的，是心理跟物理這兩種暫時會合一起，成為這麼一個現象，而且這個現象隨時在變動，我們一天不吃飯、不喝水就受不了，吃了飯、喝了水，不往外排泄也受不了，這證明我們身體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真的就沒有這些變化，它永遠存在。但是這個真我，任何大學問家也不了解，不了解就是迷惑。覺是不迷惑，就是覺悟，覺悟就覺悟自己有真我在，真我能夠作主宰。真我發現了，我們世間這些眾生有生有死、有這些煩惱立刻就不存在，沒有生死，靈魂裏的真性就顯露出來。

獨覺的覺悟有兩種，有佛在世的時候，跟釋迦牟尼佛學，這是一種，後面一段

講的這個獨覺是單獨的，沒有佛，佛不在世的時候，他自己有善根，他過去生生世世曾經學過佛，沒有成就，到這一生，他的天性就愛好安靜，用心思來體驗自己，時時刻刻想到自己的我（真我），這樣還不夠，他對外面自然界這些有生有滅的生滅法，有一種啟發，然後觸動他心裏的智慧，他就覺悟了，叫獨覺。他這種人不願住在城市裏面，他喜歡一個人在山林裏或偏僻的野外，他在那裏用工夫，所以很單純，看到外邊有草木、樹等等，這些花草樹木，春天開花、秋天凋落，看見自然的這些現象，他心裏有個感觸：這是不定的。再看河流裏流的水，那個水永遠沒辦法停止，停止不住的，就是你叫它回頭，也不可能。這代表世間各種事物、各種現象都是這樣不可靠，他自己看見這種現象，就啟發他覺悟了，這叫獨覺。啟發他覺悟什麼？世間的一切，自然界、人類社會，種種的現象都像飛花落葉那樣，不可以捉摸的，我們的生命現象也是如此，他就不執著這些假東西。我們凡夫眾生沒有一個人不執著這些假東西，他不要，只有不要這些東西、放棄這些東西，他的真我才能出現，這叫作獨覺。

獨覺當然也不容易，他要用功，用功到最後，遇到困難了，觀世音菩薩看這個人到這種程度，就像孔子講的「不憤不啟，不悱不發」，就給他一個啟發，一啟發他，他馬上就解脫了。這一段是講這個，這一段開頭講：「若諸有學」，什麼叫有學？佛法大概分，有小乘、中乘、大乘，小乘就是跟釋迦牟尼佛學的聲聞弟子，他只要把見惑、思惑斷乾淨，證到四果羅漢了，就是無學，畢業了。沒有證到四果，證到初果、二果，以至於三果，都還要繼續學的，叫作有學。有學、無學是就斷煩惱、斷惑來講的，惑就指見惑、思惑，有很多。根本的是貪瞋癡，貪愛的心理、瞋恨的心、愚癡的心，這叫三毒，還有其他，也很多，這三個是根本之中的根本，把這些都斷掉。見惑與思惑，見惑在見道的時候一次斷，見惑有八十八使；思惑有八十一品，沒有把思惑全部斷乾淨，都還是有學。其次是中乘，乘是什麼呢？就是孟子講的「千乘之國、百乘之家」，乘是車輛的乘、我們講乘車的乘，拿來作代表名詞，小乘是小轎車，載不了多少人；大乘是大車子，像火車，載的人很多，度化的眾生很多；大小之間有個中乘，像大巴士，它比小轎車大，但沒有火車那麼大，是中等的。中等的有學，這個獨覺，見思惑不斷則已，要斷一次斷，這是比較特別的，還

沒有斷的時候，不管到什麼程度，他都叫有學，還沒證到初果地位的時候，他還是叫有學。大乘菩薩要把所有的煩惱障、所知障斷乾淨，才是無學，沒斷乾淨，他是有學。

這裏講中乘的獨覺，是中乘的有學，講「諸有學」，這些修獨覺的眾生，他正在學的時候，他還沒有到達無學的地位，他怎麼呢？「寂靜妙明」，他這個人非常愛好「寂」，「寂」就是非常安靜的那種環境，環境要非常安靜，心裏也自己求得不亂。我們普通人的心理，不是想到這裏、就是想到那裏，到處想來想去的，上下古今到處想，不定。他這種有學的人喜歡非常安靜的，寂是很沉默的，一點聲音、聲息都沒有，就是一點動態都沒有，安安靜靜那種環境。他要選擇那種環境，他要求一個妙明，求他自心中很妙的那種明，「明」是光明，我們心裏能夠發了光明才有智慧，看世間萬事萬物才能看得明白。如果自己糊里糊塗的，心裏不光明，你看什麼東西也看不明白，比如電視裏報導的同樣一件世界新聞，我們在這裏看，只看到這一面，另外一面我們看不到。有智慧的人可以想到另一面，有智慧的人就想得

到，必得心裏有光明的時候，你看一面，其餘四面八方就能想到了，就像孔子的大弟子顏回「聞一以知十」，聞了這一面，十方面整個都了解，這叫妙明。這個妙明指自心本有的本性，這個本性的智慧，人人都有，本來就有的。雖然本來就有，在中乘的程度，他只能到達一定的程度，這是獨覺在求的階段，他只能一部分妙明，指他這個妙明而已。如果講大乘菩薩的妙明，必定又深入了，要知道他這是學中乘有學的妙明。

他在安靜的環境之中，要開發自己的妙明，就是開發自己本有的智慧，「勝妙現圓」，要顯出殊勝的、勝妙的現圓，就要把他的妙明——非常特殊的這種心理智慧，能夠把它顯露出來、圓滿起來。觀世音菩薩講「我於彼前」，這個時候我就在這種人的面前，「現獨覺身」，獨覺修成功了，證到獨覺的辟支佛，修成了，證了獨覺的地位，六道輪迴的分段生死，這個問題解決了，出了六道。他就現獨覺身——而為說法」，現獨覺的身分來替這個有學講解脫法。「令其解脫」，這個解脫跟前面的解脫不同，程度不等的，前面是大菩薩的解脫，現在他證到獨覺，是獨覺的解脫，就是

讓他能夠證到獨覺。

下一段不是獨覺了，講緣覺，緣覺是什麼呢？釋迦牟尼佛在世的時候，他跟佛學佛法，學的什麼？學十二因緣。十二因緣就講我們眾生的生命現象，每一生命有生、有老、有病、有死，死了之後再一轉世，又是生老病死，十二因緣有十二個過程。比如說死了以後，他的靈魂到處跑，再找一個地方投胎，投胎就是入胎，然後在胎裏面慢慢形成，成熟了，然後出胎……一共有十二個階段，叫十二因緣。緣覺是聽到佛講十二因緣的法修成功的，十二因緣就是生滅法，從十二因緣的生滅法領悟到無生法，我們本性沒有生生滅滅這些現象。他證到緣覺了，他是跟佛學的，學十二因緣成就的。下面是講這個：

**若諸有學。斷十二緣。緣斷勝性。勝妙現圓。我於彼前。現緣覺身。而為說法。令其解脫。**

「若諸有學」指學緣覺的，他們要「斷十二緣」，十二緣就是十二因緣，「緣斷勝性」，緣斷就指十二因緣一斷，勝性就出現了，「勝妙現圓」，要出現勝性妙明這

種圓滿的境界。在這個時候還沒學成功，「我於彼前」，觀世音菩薩講，我在那個人的面前，「現緣覺身，而為說法」，緣覺就是修十二因緣成就的，已經證了果，我現出這樣的身分為他說法。「令其解脫」，解脫就是他從十二因緣裏領悟到無生法，這樣他就證到不生不滅的果。

我們在座的各位，已經學佛多年，十二因緣都懂，如果還沒完全了解，回去自己看。佛法講十二因緣，就是三世的生命在流轉六道裏的現象，中國儒家孔夫子在《周易》〈繫辭傳〉裏有兩句話可以參考，他說「精氣為物，遊魂為變」，「精氣為物」就是兩性交合的一種緣分，「遊魂」是眾生的靈魂（第八識），藉著兩性交合入了胎，「為變」，然後變成生命的現象。「精氣為物，遊魂為變」是非常簡要的十二因緣，各位可以對照著來研究。

## 第一六〇講

若諸有學。得四諦空。修道入滅。勝性現圓。我於彼前。現聲聞身。而為說法。令其解脫。

繼續講觀世音菩薩度化眾生的時候，應著眾生的各種根機，現出各種身分來替他說法。上回講到緣覺，緣覺成就辟支佛，要修十二因緣法。剛才念的這段講聲聞，聲聞是小乘，小乘修的是四諦法，所以這一段講：「若諸有學，得四諦空」，四諦是苦集滅道，聲聞就根據這個來學成功，證到空了就證果。四諦空的內容有講表，我們先看第三十九講表，然後再來研究經文。

看「得四諦空」，四諦是什麼？就是四種——苦集滅道，這個表裏列出來了，「得四諦空」下面有一根線畫下來，引號裏面，第一是「苦」，苦是苦諦；第二是「集」——集諦；第三是「滅」——滅諦；第四是「道」——道諦。四諦就指苦集滅道，這是四諦的名稱。釋迦牟尼佛成道的時候，到鹿野苑跟五比丘說法，就是說的四諦法。四諦

法的「諦」是明明白白的真理，這個理無論在什麼時代，都不可以更改的，無論那一尊佛，十方世界任何一尊佛，講的都是這個道理——四諦。我們凡夫眾生有生死不能了，了是了脫，生死不能了脫為什麼？因為有種種的煩惱，這些煩惱叫見惑、思惑，見惑是見了道，惑就破除掉，思惑是到修道的時候才能斷，思惑要修。見思惑分開來講，見道的時候斷的見惑，一共有八十八使，八十八使之中，有十個基本的煩惱，最基本的是貪瞋癡慢疑，貪是貪求這個、貪求那個、貪求名、貪求利等等；瞋是貪求不到就發了瞋恨心；癡呢，為什麼有貪、有瞋恨？不明瞭道理就一直貪瞋癡，叫三毒；還有慢，慢是傲慢，一個不懂道理的人，他自己很傲慢的；疑是懷疑，對真理講的事情，他不了解，別人跟他講得再怎麼清楚，他也不相信，他懷疑。貪瞋癡慢疑，這五種以外，還有一種惡劣的知見，惡劣的知見又分出五種，包括邪知邪見等等，一共有十個。這十個叫十使，「使」是使得我們眾生自己不得自由。

這十使再詳細分，十使對著苦集滅道，十使把苦集滅道的真理掩蓋住了，苦這一諦裏，十個使滿滿的，這分三界來講，欲界這四諦都是滿滿的，惑業滿滿的；到

了色界、無色界，有的就減少一部分了。這不能詳細講，我講個大概，主要的原因就是十使把苦集滅道的真理遮蓋了，遮蓋了苦集滅道四個真理，所以我們眾生有生有死，生生死死地不能斷。現在佛講四諦的道理，講明之後，按照這個道理去修，修的什麼呢？就把八十八使見惑斷除掉，要斷的時候一次斷。斷除見惑之後，還有修惑，修惑就是思惑，思惑分成三界九地來斷，三界之中，欲界為一地，一地有九品，然後色界、無色界各有四地，所以有八地，八地各有九品，一共七十二品，加上欲界一地的九品，總共思惑八十一品，同樣也遮蓋了四諦的真理。

現在要講「得四諦空」，把見惑八十八使、思惑八十一品全部斷乾淨了，就得四諦空。空的什麼？把見思惑都斷除乾淨，假我的我相空掉了。見思惑沒斷乾淨，每個眾生都執著假我的我相，有假我的我相存在，生死是不能斷的，不能了。他得了四諦空，假我的我相沒有了，我相沒有，我執自然就斷除了，這就得了四諦空，得四諦空是已經修成功了。要怎麼樣才能得四諦空呢？換句話說，要破除見惑、思惑，斷除見思惑。見思惑怎麼斷法？這張表下面就講斷的一種程序，得四諦空，假

我破除了，空了，假我的我相空了，真我出現了，真我就沒有生死，有生有死的是假我。現在人人都把我們生命的現象當作我，這個我是假的，把這個觀念、這個相破除掉，真我出現，證到真我就得了四諦空，那就沒有生死。生死有兩種，一種是分段生死，得四諦空，分段生死就了了，還有變易生死未了，那必得要行菩薩道才可以。這是講聲聞，了分段生死是出了六道，把六道輪迴的生死破除掉，先了解這個情況。

講四諦法，要修四諦法，首先要明瞭苦諦，就因為我們在六道裏生死輪迴的眾生不明瞭苦，我們雖然受了種種的苦，一個人生下來就要接受種種痛苦，隨著年齡的成長，各種痛苦沒有離開，這個苦是怎麼來的？身為苦本，我們眾生都有這個假身體，執著這個假身體為我，痛苦的根源就在這裏。人人執著身體這個假我，然後時時刻刻為這個假我，在社會上跟人家奪取這個、爭取那個，你跟人家爭取，人家也跟你爭取，這個世間就永久互相地鬥爭、戰爭。自有人類以來都有這種痛苦，個人之間有個人的鬥爭，國家之間有國家的戰爭，這種痛苦誰都受過，誰都不記得，

就不承認這是苦。除了這個明顯的苦以外，講眾生有八苦、三苦等等，很多。我們過去都講過，老同學都了解這些苦，試問：今日之下，幾個人真正承認這是苦？都不承認的，就是在痛苦之中，自己不認為是苦。因此釋迦牟尼佛說苦諦這個法出來，苦諦就講這個道理，現在我們凡夫眾生承認這是苦諦，就要把貪瞋癡慢疑產生的這些知見破除掉。比如我們社會上現在都是跟人家打拚、跟人家爭奪，認為這是應該的，生在世間，不跟人家奮鬥、競爭，這是沒有志氣的人，大家聽了這句話，就不敢不跟人家一起來起鬨了。佛法教我們的真理，這些作法都是自己找痛苦，苦上加苦，佛講一個事實，要解除這個痛苦的方法，明瞭這個方法，不要受社會上凡夫一般知見的影響，修法的時候，要有忍耐心。比如最常見的一個現象，真正學佛的人，我不是講普通的（不是真學佛的人），我們講純粹真學佛的人，我們不跟人家爭奪這個、爭奪那個，人家看你不跟人家爭奪，說你是消極。他說你消極，我們就受不了，我們學佛學得消極，這是什麼道理？沒有把佛理了解清楚，聽人家講這句話，就把我們的信心打退掉了，所以修法要忍。

請看這個表，苦諦下面要修「法」，法下面要修「忍」，務必要忍。你在學法的時候，首先要改變心理，不要人家來提醒，原來我們的心理跟一般人的心理一樣，現在我們承認痛苦的事實，要把我們自己的心理改變，在改變的過程之中，一方面自己心理要調適，一方面要接受外來給我們有關不明是非的批評，我們自己要忍，修的法要忍，忍得有了工夫，就開智慧。法下面有「忍、智」，「忍」是把原來我們這些知見，自己把心理改得差不多了，不會跟社會一般人那樣見解了，我們把那些忍過了，忍到相當工夫，程度到了，智慧就出現，叫法智。這是就煩惱來講的，你要斷見惑，要經過忍與智，見惑八十八使，你在修忍的時候，絕對不是一生就能斷得乾淨的，過去世不知道經過多少生、多少世來修忍，忍到工夫成熟了，到這一生工夫成就了，遇到佛講四諦法，你這一生一次斷，見惑八十八使一次斷除，就證了初果。忍成功的時候，把見惑八十八使整個一次斷，就開智慧，有了法智。見惑斷了還有思惑，要斷思惑也不簡單，首先把欲界九品思惑斷乾淨，欲界九品思惑也不是一生就能斷的。欲界九品思惑斷了，還有色界，色界有三十六品，也不是一生就能斷除。色界三十六品斷了，無色界還有三十六品，無色界的三十六品也要斷。欲

界、色界、無色界的思惑合起來八十一品，整個都要斷。在沒斷之前先忍，忍的工夫成熟了，正式斷除叫智，這叫法忍、法智。

法忍、法智後面還有「類」，也分「忍、智」，為什麼還有類忍、類智呢？在欲界修見思惑，伏得住惑叫法忍，斷惑叫作法智，我們現在住在欲界，所以講「法」，聽到釋迦牟尼佛講的法，按照這個法這樣修叫法。色界、無色界呢？我們現在還沒生到上面二界去，我們還在人間、還在欲界（欲界天以下），修色界、無色界的時候，上面兩界比照欲界的法。換句話說，我們在欲界修法忍、法智，修成功的時候（釋迦牟尼佛那些聲聞弟子就是在人間證果的），在欲界修的法忍、法智，怎麼繼續用工夫證到上二界的忍與智呢？就是比照，斷了見惑、欲界九品思惑以後，色界、無色界的七十二品思惑比照這樣修，那叫類忍、類智。苦諦是這樣修法，集諦也是這樣修法，這就清楚了。

在苦下邊，法有法忍、法智，類有類忍、類智；集諦下邊也是法忍、法智、類忍、類智。法忍、法智是欲界的，類忍、類智是色界、無色界的，這在表的兩邊都

有說明。在右邊，「欲界（忍）斷見惑之智，（智）斷惑已證理」，在欲界的忍是斷見惑之智，智是斷見惑已經證了理，這叫欲界的「法」，所以在欲界叫法忍、法智。在左邊，「色空二界」也是講忍、講智，但它不講法了，講「類」，「與欲界同」，與欲界修的也是同類的，這是類忍、類智。合起來是八忍八智，三界的叫八忍八智，「有學用八忍八智斷見惑曰見道位」，有學位是還沒證到四果的，叫有學，用苦集滅道的八忍八智，把見惑一次斷除叫見道位，到了見道的位置，一到見道位，就把見惑八十八使全部斷乾淨了。見惑斷乾淨還有思惑，斷思惑就講修道，修惑叫思惑，入了「修道位」，「修道入滅」分八十一品，就是要證四果羅漢了。「斷見惑已起修斷思惑時」，這時已經把見惑完全斷除了，然後起修，就開始斷思惑。「分品證擇滅無為」，思惑要一品一品斷，每斷一品的时候，就證到無為法，這個無為法叫擇滅無為，在《百法明門論》裏講六個無為法，這裏就講擇滅無為。

什麼叫擇滅無為？講到真如無為，這些惑，真如本身是一切都沒有，擇滅無為就是修持（修的工夫），聞了佛法，然後一分一分地修，斷一分思惑的時候，開發

一分無為出來，叫擇滅無為。擇是選擇，怎麼選擇？必得斷了見惑，你正確的智慧才能用得出來、才能開發出來，斷了見惑的時候，有正確的智慧叫正智，用正確智慧來簡擇，簡擇的時候，把思惑一品一品地斷掉。你沒有正確的智慧來簡擇，你修，不知怎麼修法。你斷是斷那裏？斷是把虛妄分別的貪瞋癡慢疑那些妄心（惑）斷掉。你必得有正智，才能選擇那個是真的、那個是假的，用正智來簡擇的時候，把思惑那些迷惑的東西斷了一分，無為就顯出一分，無為是顯出真理，這叫擇滅無為。一品一品地斷，斷了惑，一品一品顯出真理來，這叫擇滅無為。

這個表的最後一行，各位一看就知道，由八忍八智斷了見惑，是入了見道位；入見道位之後，再入修道，修道入滅就是斷一品思惑、證一分擇滅無為，這是在修道位講的。各位想想看，由斷見惑到斷思惑，修道斷思惑斷乾淨了，才能證四果羅漢，才能了分段生死。我們只是簡單說，要研究見惑八十八使、思惑八十一品的內容，非常複雜的，研究都不容易明瞭了，你要修的時候，更不是簡單的事情。所以過去我們老師講到這裏就說：「今日之下，你想要很快成就，所謂很快成就，就是

我們這一生就能出六道，這一生就把分段生死了了，那只有修淨土宗念佛法門。修念佛法門得了一心不亂，當然見思惑就斷了，沒有真正得一心不亂，見思惑沒有斷，帶業往生到極樂世界就等於斷了，一離開娑婆世界就離開了六道，到極樂世界很快就斷掉。」所以說到這裏，我們明瞭佛法道理的意思，我們對於學淨土宗念佛法門，一定要深信不疑地老實念佛。

現在我們看經文：「若諸有學」，「諸有學」是在見道位的位置上，聲聞在見道位的有學。「得四諦空」，就是講八忍八智十六心，這已經把四諦下面的見惑斷乾淨了，斷乾淨要入四諦空。「修道入滅」，見道位已經修滿了，一入見道位，見惑全部斷乾淨了，就進入修道位，修道位要入滅，入滅就是苦集滅道的滅，滅就見到真如，要證四果，在修道位要把所有的八十一品思惑全都斷乾淨，這就是滅諦得到了。怎麼滅諦得到呢？苦集滅道，苦、集這兩諦是世間生死的因果，集是生死的原因、苦是生死的結果，凡夫眾生在世間都是如此。要解決世間生死因果的問題，要講滅、道，先講滅，滅是分段生死滅除了，滅除分段生死就是擇滅無為，你要得到滅諦的

時候，必須修道，叫道諦。在修道位所修的就是道諦，道諦修圓滿的時候，全部八十一品思惑斷乾淨了，擇滅無為整個就出現，證道了。

這在修道位講的，所以經文講「修道入滅」，「入滅」就是把整個無為法都開發出來。這個時候還沒有入滅，換句話說，思惑還沒有完全斷除的時候，「勝性現圓」，殊勝的性，這就是滅諦，滅諦為什麼講勝性？「勝性」是無生法，無生法是對生滅法來講的。我們凡夫眾生在世間有生有死，就是生滅法，滅諦就是把生滅法整個滅掉了，換句話說，把思惑全部斷乾淨了，無生法整個出現了，「勝性」就指滅諦的無生性，這個無生性要出現、要圓滿了。還沒有圓滿的時候，修道愈到後來，愈不容易的，等於登山一樣，你開始登山，感覺體力還很好，走得很快，等快要到高峰的時候，體力疲倦，就很困難了，這個時候要有人拉你一把，輔佐你，你就行了，上去了。所以這個時候勝性要現圓的時候，還沒有現圓，感到修這個很艱難，觀世音菩薩說：「我於彼前」，我就在這個人之前，就是諸有學，他在修思惑，要斷思惑還沒有圓滿的時候，我在他面前「現聲聞身」，「聲聞身」是羅漢，已經證了羅漢果，

「而為說法」，我為這位有學（得了四諦空，來破思惑的這個人），我出現在他的面前，現出我的身分是什麼？聲聞羅漢的身分。為什麼現出羅漢的身分呢？大家在世間讀書就知道，你在人間的學校裏受教育的時候，學校的老師跟你講的法是你能夠懂的法，他如果講得很高深，你都不懂，一點效果都沒有，所以他講這個法出來，一講，你能夠懂，能夠懂就是他講的法跟你所了解的很接近。他現出聲聞身來，講的聲聞法，這樣一講出來，有學的在修道位這個人，他一聽就明瞭，修的方法很快就用得上，所以他現出聲聞身來，而為說法，替這個人講這個法。「令其解脫」，就把世間那些有漏法，有漏法就指思惑，讓他能夠把它斷除乾淨，超出了三界，三界是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，就是六道，解脫六道分段生死。上面講的是出世法，出世法要出三界。

下面講方便法，方便法當然不是究竟的，因為我們凡夫眾生各人有各人過去的因緣、有種種的障礙，程度不相等的，有的一聽出世法，他就能學，有的沒到那個程度，講出世法，他不能接受，所以用方便法。下面就是觀世音菩薩講方便法，經

文我們先看一看：

**若諸眾生。欲心明悟。不犯欲塵。欲身清淨。我於彼前。現梵王身。而為說法。令其解脫。**

這是觀世音菩薩引導眾生離開欲界到梵天去，「若諸眾生」，「諸眾生」指欲界的眾生，包括欲界天的眾生、我們人間的眾生，我們在欲界天之下。這些眾生「欲心明悟」，「欲」是他的希望，他希望他的心能夠明悟，「悟」是開悟，希望他的心能夠明瞭理、能夠開悟自己的真心，這還沒講到真心的時候，悟欲界不好，希望要脫離欲界，明悟是這個意思。「不犯欲塵」，「欲塵」就是欲界種種的欲望，「塵」是污染的意思，任何一個在欲界的眾生，起了任何念頭，都是欲在作祟，有欲就污染他的心，這是欲塵。「不犯欲塵」，廣泛來講，貪這個、貪那個，如果就生死來講，這個欲就是男女之欲、愛欲之欲，古人講「愛不重不生娑婆，念不一不生極樂」，在娑婆世界的眾生怎麼來的？他都是由愛欲來的。講到淫欲的事情，在我們人間，尤其現在這個時代的風氣，大家認為這不是什麼壞事情，但是這就像灰塵那樣是污

染的，愛欲愈深，痛苦也愈深。如果愛欲沒有痛苦，為什麼有很多人為了達不到愛欲而自殺、或者他殺？這些事情為什麼出現？苦得不能解決，他就走上這個道路上去。所以欲塵是痛苦的根源，也是生死的根源。他現在還沒有了解到愛欲是生死的根源，他只感受到愛欲是一種痛苦的事情，他不再犯淫欲，「欲身清淨」，要使他自已身體很清淨的。這我們每個人自己可以體驗，不要跟愛欲有糾纏，我們自己身心就很清爽、很清淨了。對於這一類的眾生，觀世音菩薩說「我於彼前」，我就在這種人的面前出現，現出什麼呢？「現梵王身」，梵王身就不在欲界，在梵天了，現出梵王出來，「梵王」指初禪天的天王，他現出初禪天的梵王身，以這個身分出現，「而為說法」，替這個眾生說出這個法。「令其解脫」，「解脫」，還沒解脫生死，是解脫欲界，解脫欲界這些苦，到色界天去。

「現梵王身而為說法」，說的是什麼法呢？說的這個法是教他了解怎麼樣才能脫離欲界，因為有欲念，有種種這些欲望而被痛苦所纏住，怎麼離開欲的這些方法，所以叫梵，梵天就是清淨的，沒有欲才是清淨的。講究離開欲念、離開那些欲望，

講那些方法、理論，但是只講這個還不算，還要修什麼呢？再為他講十善法，十善法跟十惡法相對的。什麼叫十惡呢？在我們心裏的貪瞋癡、身體表現出來的殺盜淫、口裏造的口業——妄語、兩舌、綺語、惡口，口有四種、身體三種、意識（心）裏有貪瞋癡三種，合起來十種惡業。不造十種惡業，就是十種善業，這十種善業又分上、中、下三品，要進入梵天，你想離開欲界到色界天，要造上品的十善業。同樣講十善業，有輕有重，程度不相等的，這是講上品的十善業，還要修禪定的工夫，上品十善業，再修禪定的工夫。

怎麼修上品十善業？教他四無量心，無量心是心量不要狹窄，擴充的心量，把心量擴充到無窮無盡的，這有四種，那四種？一個慈心、一個悲心、再是發歡喜心、再是發捨心——慈悲喜捨。慈悲喜，這容易，捨是什麼？把前面慈、悲、喜三種，那個心盡量擴充，還不要執著，這叫捨。慈悲喜捨叫四無量心，現出梵王的身分來，說的這些法，讓他了解這些法，照這些法來修，可以由欲界進入禪天——就是色界，解脫了欲界的苦惱，當然沒有究竟，這只是方便法。雖然是方便法，到天上修，進

大佛頂首楞嚴經講記【十一】

一步學出世法，就比較容易了。

## 第一六一講

若諸眾生。欲為天主。統領諸天。我於彼前。現帝釋身。而為說法。令其成就。

繼續講觀世音菩薩三十二應身，前面講的是修佛法的聲聞、緣覺，現在繼續講諸天，諸天在上回已經講了一段，上回講的是梵天，梵天的境界高，剛才念的這一段是欲天，欲天有六層。

經文講「若諸眾生，欲為天主」，這個眾生指什麼呢？比如在人道裏的人類眾生，或者現在就在天上的，欲界天第一層天、第二層天的這些天人，他們想成為欲界天的主人——天主，等於我們人間的君主一樣的，他們要作天的君主。想作天的君主，若是六欲天第一層天、第二層天的天人，這當然好了解，我們人道眾生怎麼說呢？人道眾生也有很多人希望生到天上去，不僅生到天上，而且還要作天上的君主，有這種想法的人道眾生也不少，所以「諸眾生」是包括現在的人類，以及天道

欲界天第一層天、第二層天的天人，雖然第一層天、第二層天已經是天上，他們是普通的天上人民，所以想作天道的君主。因此經文講「若諸眾生，欲為天主」，他們這些人想作天上的君主，作什麼事情呢？就是「統領諸天」，「統領」是像我們人間有種種領導的人，他是統領諸天，在天上。欲界的第一層天有很多的，第二層天也不止一處，凡是這些眾生想作天主來統領諸天，觀世音菩薩就順乎這些人的心理，他說「我於彼前」，我就在這些想作天主的眾生面前，「現帝釋身」，我就示現帝釋的身分。

「帝釋」是什麼？欲界第二層天，梵語叫作忉利天，中文的意思是三十三天，這一層天的四周有這麼多天，帝釋是忉利天（欲界第二層天）的天主，他不但是第二層天的天主，還統領第一層天，第一層天叫四王天，有四大天王。四大天王在須彌山，普通講須彌山，方便的講法是：在我們地球上最高的山就是喜馬拉雅山，在其他地球上，最高的山就直接說是須彌山，講喜馬拉雅山是方便講法。實在的意思，在六欲天下面有個須彌山，在須彌山的四方有四個天，東西南北有四大王天，這四

大王天就在須彌山的山腰，那是欲界第一層天，四王天就在須彌山的中間（山腰），等於我們人的身體，腰的這部分是身體的中部，它在須彌山的山腰。第二層天帝釋天在須彌山頂，須彌山頂有三十三天，帝釋是忉利天的天主，他也統領下面的四大天王，四大天王是他外在的大臣子，是這麼一個組織。

因此觀世音菩薩說，有這樣的眾生，想作天主，統領諸天，我就在他面前示現帝釋身出來，「帝釋身」就是忉利天主，「而為說法，令其成就」，我示現出來帝釋身之後，我就替這些眾生來說法，讓他明瞭這個法，照這個法來修行，他就能成就，成就什麼呢？成就他將來能作忉利天的天主。他為這些眾生說法，說的是什麼法呢？說的是十善法。我們普通講要保持人身，要能夠受五戒，五戒就相當於儒學講的「仁義禮智信」，這樣能保持住人身；要是想生到天上，這就不夠，要作十種善業，十種善業就是把十種惡業反過來，不造十種惡業，在善的這方面盡量去作，這叫十種善業。這十種善業，就是身體方面不作殺生的事情、不偷盜、在家修道是不邪淫。言語方面不造口業，口業是什麼？兩舌，就是搬弄是非，挑撥是非是兩舌；

惡口，說話就要傷人的；還有綺語，說的話雖然很好聽，但是引人心術不正的，現在的傳播媒體，專門說話引人作殺盜淫妄的事情，那都是綺語；妄語是講不符合事實的話。還有意業，意業是貪、瞋、癡。一共有十種，身體不殺、不盜、不邪淫，口裏不惡口、不兩舌、不綺語、不妄語，意是心理上不貪、不瞋、不癡，這是十種善業。十種善業有程度淺的、有程度深的，同樣一種善業，有的善業作得非常重大，這有輕重之分。

在這裏「現帝釋身」，是為眾生講上品的十善業，上品是最高的，作得非常徹底。除此以外，一般凡是善事情都要說，凡是一切對眾生有好處的善事情都要作，因為這些善法，除了一條一條說得出來的十種善業以外，還有其他很多，都要經常講。上品十善業，以及沒有包含在內的其他善法，除此之外，還有一種無常的道理，你教他成就了忉利天的天主之後，天道別說是欲界第二層天，就是到了最高的天，還是在三界之內，還是不究竟。現在第一步，順乎他的欲望，幫助他成就了天主，還要給他種種出世的善根，那就要講些無常法，無常法是萬法無常的道理，要他明

瞭。所以為這些眾生說法，說的是這些法。果然那些諸眾生聽了這些法，也照著這些法去作，有這個善業的業因，業就是因，你作了這個事業，就種了因，有因就有果，種了善因的時候，將來就能成就的，成就是結果。「令其成就」，果然這些眾生，照著觀世音菩薩所示現出來的帝釋身講的這些法，照這些法去作，將來必然能夠成就。他作了忉利天主，忉利天主就是釋提桓因，《阿彌陀經》裏不是有講嗎？序分裏有提到釋提桓因，釋提桓因就是帝釋天——忉利天主。

**若諸眾生。欲身自在。遊行十方。我於彼前。現自在天身。而為說法。令其成就。**

「若諸眾生」，這包含我們人道眾生，除此以外，欲界天有六層，在欲界六層天裏的那些天道人民，統統包含在內的，「諸眾生」就指這些眾生。這些眾生「欲身自在」，他有這麼一個希望，希望他的身體得到一種自由自在的能力。什麼叫自在的能力？「遊行十方」，這可不像我們現在的人類，要到那個國家去都很方便，買張飛機票，很快就到了，在那個時候沒有飛機，而且十方也不只指我們地球上的人

間，它是天道的十方，「遊行十方」是不要用任何機械，自己的身體能夠在虛空之中，自由自在、毫無阻礙地來往自如，到那裏去遊行都可以。

這些諸眾生包括人間的人類眾生、六欲天所有各層天的天人，他們如果想要遊行十方，觀世音菩薩說「我於彼前，現自在天身，而為說法，令其成就。」觀世音菩薩就在這些眾生面前，示現自在天身，自在天是欲界第六層天，欲界天一共六層，它是第六層天，叫作他化自在天，化是變化。什麼叫他化呢？在它下面的一層天叫化樂天，化樂天一切遊樂的這些事情，是第五層天，自己可以變化出來；第六層天叫他化自在天，因為在第五層天，要什麼有什麼，自己能夠變化出來，第六層天不用自己變化，就由它下面的化樂天，天道的包括天主、天人都得好好地供給他，他一切所需都由別人變化給他享受，這叫他化自在天。這裏講「現自在天身」是他化自在天，所謂自在，一切都不用自己操心，心裏想什麼，別人就變化好了，就供給他，一切都是那麼自在的。所以現自在天身，而為他說法，這些眾生包括我們人間的人類、欲界每一層天的人民，觀世音菩薩就給他們講「法」。講的是什麼法？還

是上品的十善業法，這個十善業不是我們普通講的十種善，這十種善業都得非常徹底，都是重大的善事情，他都能作。我們普通人都作過善事，當然小的善事，我們不能不作，一定要作。至於重大的善事，有的我們限於能力、限於種種條件，我們還作不到。上品十善業，很多重大的善業都包含在內。

不但如此，前面的帝釋身也是這樣，也是講上品十善，這個上品十善，不但自己要去實踐力行，而且還要向他人來教化，教化他人本身就是個善業。假如我們自己作十善業，不勸化別人，善業就不夠廣大，不足以成為上品的。所謂上品，除了自己在作，還要教化他人，就拿我們現在來講，自己作十善業就不錯了，現在社會的風氣正不好，你在作十善業，它時時刻刻把你往十惡業拉，你不但要自己不受社會惡劣的風氣影響，而且你還要教化別人，這可不容易。現在一般社會的風氣都是殺盜淫妄，不但我們這裏，現在普天之下都是殺盜淫妄，你要教人家不要殺盜淫妄，那你就要有相當的學術修養，你要懂得很多善業的種種理論，你要拿種種的學術理論能夠來說服人家，而且還要很多言語上的善巧方便，讓人家能夠心悅誠服地來接

受你善業的教化。所謂上品十善，包括你要勸化他人，所以觀世音菩薩現出自在天身的時候，就教化這些眾生，這些眾生想求「欲身自在，遊行十方」，就教化他了解這些善法，而且要轉相勸化。

你這是因，種了因，你才能結果，果是什麼呢？就是身體能夠自在、能夠遊行十方。為什麼要有因才能夠？我們現在沒有造十善業，或者造十善業也不到上品，所以我們身體不得自在。這裏講「自在」是什麼？「遊行十方」，不要乘飛機，你身子要到那裏，就遊行到那裏，我們現在不行，障礙太多了。要知道這個障礙不是牆壁把我們擋住，我們出不去，這是最粗淺的，一般人都了解的。講障礙，除了具體的物質這些障礙以外，虛空也是障礙，如果虛空不是障礙，那我們要到那裏，身體就到那裏，你的身體不坐飛機就不能在虛空裏來往，虛空對你來說就是個障礙。這種障礙，我們一般人不了解。這個障礙是什麼？就是我們心裏業力的障礙，有業力在障礙，我們不敢了，離開具體的東西，我們就不敢在虛空裏來往，自己的業力把我們障礙住了。你作上品的十善業，修成功了，這一層障礙就沒有了。所以他能

夠遊行十方，身體能夠自在，要到那裏就到那裏，自由自在的。除了這個成就以外，前面講的無常法，這也包含，也要說無常法。你就算達到目的，你能夠遊行十方了，這個遊行十方還是有限度的，你只在欲界天的十方，你要更進一步，你的能力又不夠了，所以還是要說無常法，讓他最後要放棄這種欲，放棄欲，然後才能學出世法。一方面講上品十善法，除了上品十善法，一方面附帶的還要講無常法。下面繼續講天道的：

**若諸眾生。欲身自在飛行虛空。我於彼前。現大自在天身。而為說法令其成就。**

「大自在天」跟前面的「自在天」是不同的，前面的自在天是他化自在天，是欲界的第六層天。對第六層天，還要明瞭一點：一般講六欲天有魔王。什麼魔王？在欲界享受得非常好，享受到欲界最頂了，稱為魔王。一般說這個魔王在欲界頂另外有一處，那個天也跟六欲天同一層的，有個魔王的宮殿，魔王住在那裏，這指的是魔王。觀世音菩薩現的自在天身，是普通的第六層的欲界天，現在講的大自在天，

是色界天的最上一層。色界天的層數很多，欲界天一共有六層，色界天有十八層，十八層天普通講四禪天，這都叫禪天。禪是什麼？有禪定的工夫，修禪定修成功了，才能生到這個天上。四禪天，初禪天有三層、二禪天也有三層、三禪天也有三層，三禪一共有九層，到了四禪，這一禪有九層天，一共有十八層。四禪有九層天，在上面的五層，九層天上面的五層，九層是一二三四，從第五層開始，五六七八九，這五層叫五淨居天。這五淨居天是佛家的聲聞修羅漢的住處，證到三果以後，就居住在五淨居天，他在這裏要斷最後的思惑、證四果的，所以叫五淨居天。五淨居天以外，另外又有一個淨居天，這個淨居天在印度的名字叫摩醯首羅天，摩醯首羅天就叫作大自在天。換句話說，它是在四禪十八天最高的那個層次，也就是跟五淨居天最高的淨居天同在一個天上，大自在天居住在那裏，這個大自在天叫摩醯首羅天，往往是佛家的大菩薩——就是第十地的菩薩，居住在那裏，這是境界非常高的。

「若諸眾生」，如果有很多眾生，當然不知道佛家的道理，「欲身自在飛行虛空」，他只想他的身體，能夠自由自在地在虛空裏飛行，這個「飛行虛空」比前面的「遊

行十方」更高，前面的遊行十方是在欲界四大洲的十方，這是在色界天，在色界天的虛空之中來回、到處飛行。「我於彼前，現大自在天身」，這一類眾生想得到這樣的自在，觀世音菩薩就在這些眾生面前，就示現出來一個大自在天身，大自在天就是色界最高的一層天。這個大自在天為什麼不講天主呢？到了禪天的時候，初禪天以下有人民、有君主，到了二禪天以上，人人都是自己能夠治理自己了，不要受人家來治理。我們講政治，有政治就有領導，為什麼要領導呢？一般人不能自己治理自己，必須有一個領導來治理。到了二禪天以上，人人都能夠治理自己，不需要王、不需要主了，所以他現出一個大自在天的天神出來。觀世音菩薩現出天神來，這還是天道的，不過是禪天最高的一層而已，現出這樣的身分來，「而為說法，令其成就」，就為那些眾生——想要自己的身體飛行虛空、自由自在的那些人，就替他們講那些法，教他們能夠成就，就是達成他們所想那種目標。

大自在天既是有兩種說法，摩醯首羅天是大菩薩居住的地方，古人注解採取兩種講法，普通講法是色界最高的一層天，在那層天上的所有天神，當然不能跟摩醯

首羅天相比的，人家到了十地菩薩，是不得了的事情。這指的色界之頂那一層天，就那層天的天人來講的，觀世音菩薩示現的大自在天，就指那個天神。

現出那個天神來說法，說的什麼法呢？既是四禪天，當然要有禪定的工夫，所以觀世音菩薩就為那些眾生講四禪的禪定法，怎麼樣修禪定，你不修禪定的話，你怎麼能夠居住在四禪天？純粹都是在虛空。除了四種禪定法以外，還要講四無量心，要講慈悲喜捨這些無量心，十善法也是要講的。這個十善法，不論是想生到欲界天、色界天、無色界天，就是修出世法要出三界，都離不開十善法。所以除了講四禪、四無量心以外，還要講十善法。這是生到大自在天，到了禪天的時候，修這些是因，四禪、四無量心、十善法，行得圓滿了就成就。「令其成就」，是成就能夠到禪天去，身體就能在虛空裏飛行，非常自在。同時也要知道，無常法也是要講的，就算在禪天，禪天還是無常的。在這裏講的時候，雖然講到色究竟，色界天到頂了，無色界也包括在內的。這是講大自在天，講這個法，所以包括三界，講是講到色界，無色界也包括在內。為什麼呢？這就說明觀世音菩薩無處而不現身的，只要那裏有

眾生、有希望成就什麼事，菩薩都會去現身，為他說法，所以三界都包含在內的。

以上講各層天，下面講在天道幫助天王、天主的那些臣子和附屬的那些眾生，這段經文是這樣：

**若諸眾生。愛統鬼神。救護國土。我於彼前。現天大將軍身。而為說法。令其成就。**

「若諸眾生」，這一類的「諸眾生」指人道眾生、八部鬼神（天龍八部那一類眾生），這一類眾生「愛統鬼神」，他心裏想著要統治鬼神的，統治什麼鬼神？「鬼神」是八部鬼神。先講鬼，鬼是鬼道的眾生，沒有福報、沒有德，比如他在人道裏沒有作什麼善業，也沒什麼品德，作的是損人利己的事情，然後就墮落到鬼道裏去了。在鬼道裏，你沒種什麼善因，那有什麼福報呢？沒什麼福、也沒什麼德，這叫作鬼神呢？神就比鬼好多了，有福也有品德，有福德的叫作神。比如在鄉下有很多土地廟，土地公叫福德正神，有福有德的，他作土地公，作土地公就有人來拜他，來燒香、拿些水果來拜他，他就是有福有德，叫作神。這是舉例子，八部鬼神不是指這

個，是在天道的八部鬼神。所謂八部鬼神，八部是什麼？部是部屬，什麼部屬？像我們人道，凡是有國家就有軍隊，軍隊叫作部隊，一個將領所領導的部下，這叫部屬。這個八部就四王天來講的，就是在須彌山腰的四王天，欲界的第一層天，四王天的每個天王都是個主帥，各有八將，每個天王都有八個將領，這八個將領統領八部的，一共有二十八部，簡單講就是八部鬼神，由他的將領來統領的。「愛統鬼神」就是要作四王天的大將，四王天有將領，每個將領各有部屬，他的部屬就是統領那些鬼、那些神（鬼神）。

由這些大將領（四王天用的大將領）統領這些鬼神幹什麼？「救護國土」，來護持國土，如果有其他敵人來侵犯國家，由他來解救。一方面有事時解救，救護國家的這些國土，一方面在平時護持，這些大將軍統領的鬼神，平常要巡視世間，巡視世間的一切國土。除此以外，世間有善人作些善事，給他獎賞，作了惡事情就給他懲罰。八部大將的任務就是這樣的，所以叫作救護國土。

觀世音菩薩說諸眾生要想統領鬼神來救護國土，這個動機很好。因此「我於彼

前」，我就在這些眾生面前，「現天大將軍身」，我就示現一個大將軍，屬於天道的  
大將軍，就是四王天的，「而為說法」，就為這些眾生來說法。「令其成就」，讓他明  
瞭這個法，照這個法去實行，實行有成就，得到他想作的統領鬼神，達到他的目的。

觀世音菩薩為這些眾生說法，說的是五戒十善法，如果作人持五戒持得很完  
備，加上十善法，可以作天大將軍，他可以統領鬼神。既是統領鬼神，除了五戒十  
善以外，還要懂得那些秘密的咒語，就是神咒——召喚鬼神的那些咒語。否則，你作  
將軍，你要使喚鬼神，你怎麼使喚？你要懂那些召喚鬼神的咒語。這些法都要懂，  
觀世音菩薩就傳授眾生這些法，有這些法以後，用出來救護國土。這個國土包括四  
王天、四王天以下人間一切國土，所以人間的一切國土，都在他的保護之內。古時  
候國家有大災難，要滅亡了，真正你的國家有道的話，天大將軍的天兵天將，天大  
將軍領的鬼神都來解救的，這必得要知道。

大佛頂首楞嚴經講記【十一】

## 第一六二講

若諸眾生。愛統世界。保護眾生。我於彼前。現四天王身。而為說法。令其成就。

繼續經文裏講的觀世音菩薩三十二應身，實際上觀世音菩薩無處不現身，感應太多太多了。三十二應不過是大概的分類而已。上回講到諸天，現在還是繼續講眾生想生到天上這種情形，觀世音菩薩也順乎人的心理現身說法，剛才念的這段講眾生喜歡作統治世界、保護眾生的事，他也是現身說法。

我們先看剛才這小段經文，觀世音菩薩說：「若諸眾生，愛統世界，保護眾生」，如果有這一類眾生，「諸眾生」是代表很多人、很多眾生，他們希望來統世界，「統世界」就是治理世界。就經文來講，這個「統」字是確確實實地愛護眾生，跟我們時下一般政治人物所講的理念不完全一樣的，他的統治世界，他是來保護眾生的，的確是對眾生盡到保護的責任。怎麼樣保護眾生呢？甚至眾生自己都不知道，他能看

得很長遠，眾生自己都看不到未來是好、是不好，有沒有危險？是不是安全？一般人不知道。你既是要統治世界，你要看眾生所看不到的，未來是否安全？要盡到保護這些眾生的責任。他要怎麼統治世界？前面講天上諸天，諸天的第一層天是四王天，四大天王對下界來講，他是來管理下界的，他是一個王，他照顧他這一層天以下所有的國土跟人民；對上來講，他是上一層天的臣子，在上面的是帝釋天，就是忉利天，他是忉利天外面四方的臣子，等於四方諸侯是一樣的。如果這些眾生，他有這個志願要作四大天王，四大天王可以對他以下的國土眾生盡到保護的責任，這時觀世音菩薩說「我於彼前」，我就在這些眾生前面，「現四天王身」，我就示現出來我是四天王的身分。「而為說法，令其成就」，我來給他說法，他聽了這個法以後，照這個法去修行，他將來就有成就，成就什麼呢？成就能夠作四大天王。

說的是什麼法呢？要生到天上，這是果，你想得這個果，應該要修因，因就是十善業，要造十善業（十種善事情），業是事業，要作十種善事情，而且是上品十善，還不是普通的十善，上品十善，一般人的能力甚至還作不到。你要作上品十善，

你的能力要作到。還有怎麼保護國家、怎麼安定一般人民的這些方法，這就是政治學、教育學，你要懂得這些，那你將來成了天主之後，你就可以保護這些國家，這些國家的教育、政治都能上軌道。凡是這些政治領導人都能實行仁政，在教育方面也是講道德跟技能、科學，這些都能齊頭並進的，不能捨棄了道德，作人的道理不懂，你的能力再強，都要天下大亂的。了解這些方法，能夠完成之後，他的因圓滿了，圓滿之後，他就生到四天王身，成就這個大願。

成就大願之後要問：我們現在有沒有看見四天王來？沒有看到。各位要知道，世間很多事情，沒有讀過書（所謂讀書，是真正讀聖賢書）、沒有研究佛法不知道，我們的凡夫眼，純粹是凡夫的肉眼，這個肉眼隔一層紙，外面就看不清楚。讀過中國聖賢書的人、研究佛法的人，他的眼是智慧眼，他有法眼，法眼可以看得清楚。雖然這些天王沒有現身出來，你有了法眼，懂得佛法的時候，你就知道。怎麼知道？世間任何事情，好的事情、不好的事情，剛開始都有預兆。中國讀書人講「見微知著」，見了微微的預兆，他就知道未來是好是壞的情況，他都了解。所以看

見、沒有看見四天王，不是他來不來的問題，是看你的眼睛明利不明利的問題，這是一層。再一層，四天王來不來，他來當然是對一般老百姓都有好處，我們人間不是天災就是人禍，天災剛剛才開始，也可以轉的，人禍更不必說，也可以轉，就看你在人間辦政治的這些領導人，領導人長期把他的理念灌輸給一般老百姓，他的理念是好的、還是壞的，好的就能感應這些人來，他雖然來了，一般人看不見，他可以不動聲色地把這些危難解除了。假使不是如此，一般人心都是亂七八糟的，什麼都不上軌道，道德的價值也沒有，什麼都沒有了，人家不會來的，來了也對你無能為力。人家來是幫助你，你自己是好是壞，你的力量還是自己，造好事、造壞事，還是自己造成的，這兩點我們要了解。往下的每一條，說這個鬼神來怎麼樣，你都可以從這兩點去理解。下面是另外一段：

**若諸眾生。愛生天宮。驅使鬼神。我於彼前。現四天王國太子身。而為說法。令其成就。**

「若諸眾生」，這類眾生包括我們人間那些有志向的人，還有在四天王國的這些

人民，這些諸眾生「愛生天宮」，生到什麼天宮？生到四王天，就是欲界的第一層天，生到四天王的天宮裏面。作什麼呢？作四天王的太子，就如同我們人間帝王之家的長子，他將來可以繼承王位的，那叫太子，「愛」就是希望、願意，這些眾生希望這一生死了以後，將來生到四王天去，不是普通的天國人民，而是要作四天王王宮裏的王太子，這樣他可以「驅使鬼神」，就是可以召喚鬼神，命令他們作事。前面講四天王，每位天王都領導他的天兵天將，所謂八部鬼神，四天王每位天王統領兩部，四個天王統領八部眾，生到天宮裏作王太子，可以驅使八部眾那些鬼神。驅使那些鬼神作什麼？不是為了好玩，驅使這些鬼神是教他們保護天界以下的這些國土與人民，就是保護蒼生的。鬼神這裏講，鬼就是四王天所管的八部眾，一般講八部，就是一個天王領著所屬的兩部，一共有八部，每部都有大將軍，八部眾就有八大將軍，這八大將軍就是神，八部眾是神帶領的這些鬼，有些鬼很有能力的叫大力鬼等等，神的職位就是大將軍，由他來領導。這些鬼神應該是受了節制，不能作壞事，假設其中有些鬼不守規矩，擾亂人間的話，四天王的王太子可以來制止，所以他能驅使鬼神。

像這類眾生，他想求到這樣，他的動機也很純正的。跟各位說，所謂觀世音菩薩有求必應，有求必應也有條件的，你求得合理，很正當的，而且是對人有好處，觀世音菩薩一定會答應的。像這些眾生能夠發這樣的心，純粹是維護人間，對人有好處，所以觀世音菩薩說「我於彼前」，我就在這些眾生面前，「現四天王國太子身」，我就示現出四天王國天王的太子身分，現出太子身分「而為說法」。各位要問：觀世音菩薩以大菩薩的身分去說法不是很好嗎？何必現四天王的太子身分去說法呢？這就是教育，由淺入深，一步一步地誘導，這些眾生發的志願就是作四天王的王太子，觀世音菩薩現出王太子的身分，正是這些諸眾生所求的，因此他一說法，這些眾生就聽得進去，是這個道理，所以他現出王太子的身分，來替這些眾生說法。

說的什麼法呢？根據祖師注解，當然基本的是說十善法，還要說三皈五戒，三皈是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，要作一個佛弟子，皈依三寶，還要受齋戒，講這些法。另外還要懂得怎麼驅使鬼神，我們普通人喚鬼來，把鬼喚來了，不用的時候，叫鬼離開，沒這麼容易。我們普通人要召喚鬼來也不容易，把鬼找來了，「請神容

易送神難」，召來之後，你沒方法的話，要送他回去更不容易。因此以王太子的身分，先跟那些眾生講，你要學一種符咒之法，懂得那些畫符念咒的方法，你發揮念咒的方法就可以驅使鬼神。「令其成就」，說了這些法，這些眾生了解之後，學了這個因，然後這一生的生命壽終之後，他可以生到四王天宮裏去，成為天王的太子，這就成就他的志願了。

不過說到這裏，要提醒各位一句話，這是要十善法，還要三皈五戒，還要懂得符咒法，這些法不容易修。就算你能修，修成就了，下一生到了四天王那裏作個王太子，沒什麼大作用，還是在三界裏，生死未了。觀世音菩薩所以應這些眾生，就因為這些眾生，你跟他講了生死這個法，他的程度還不到。既是程度不到，就順著他的志向，一步一步地領導，所以先幫助他成就這個志願，成就這個志願以後，再教他佛法，他就能夠聽得進去，要了解這個道理。我們在這裏，跟我們雪公老師不但學普通佛法，而且學特別法門，學了幾十年了，講因緣善根福德，比這些眾生不知超過多少倍數，應該了解這一層。不能說這樣修有這個成就，我也這麼學，不能

這樣。我們個人了解自己的因緣、自己的善根，這些眾生的程度只到這種情形，必須了解。

在這以前講的，都是天上的這些情形，下面就講人間的，我們先看經文：

**若諸眾生。樂為人王。我於彼前。現人王身。而為說法。令其成就。**

觀世音菩薩說「若諸眾生」，這純粹講人間的這些人民，這些眾生「樂為人王」，「樂」是好樂（音要），等於《論語》裏講「仁者樂山，智者樂水」一樣的，當好（音號）講，好作人王，就是作人間的領袖。「我於彼前」，我就在這些眾生面前，「現人王身，而為說法」，說的這個法，他照著我這個法去修行，將來他在下一生就能夠成為人間之王，「令其成就」，讓他能夠達成他的願望。

這個人王也不是平等的一種，在這部經裏，古代祖師注解，人王有很多種，一種是轉輪聖王，這種轉輪聖王乘著輪子可以飛行。轉輪聖王有四種，是在輪子上分的——金、銀、銅、鐵四種，最大的是金輪聖王，他乘著金輪遊行，一天之中可以巡

視四大洲。這東西南北四大洲，可不是我們地球上的歐洲、亞洲，不是這個，是以須彌山作中心，須彌山的東西南北四大部洲，那四大部洲不是我們人的凡夫眼可以看得見的。須彌山高得不得了，我們一般人看不見，就如同地上的螞蟻，你叫牠看看台中的大肚山，牠看得見、看不見？看不見，甚至螞蟻在大肚山中，牠也看不見。為什麼看不見？這是業力的關係，螞蟻的心量就那麼小，大的世界牠看不到。我們是凡夫，在人間的這些眾生，普通人的心量小得很，須彌山看不到。不能因為你看不到，就否定說沒有這個，不能這樣說。現在的科學一天一天在研究，最近報紙上登出來，電視裏也報導，天文學家用更大倍數的望遠鏡，又發現宇宙從來沒有發現的大星球，這還不是最後的，你盡量用儀器怎麼樣發現，你是物理學家或天文學家，你對這個宇宙永遠沒有探測到究竟的時候。為什麼呢？你藉著科學儀器用肉眼，你在人間的業力把你障礙了，你看不究竟的，還多得很。所以講須彌山，須彌山東西南北四大部洲，金輪王乘著金輪，一天之中可以飛行四大洲巡視。其次是銀輪王，他的輪子是銀子作的，他一天可以遊行三個部洲，等而下之是銅輪王，可以巡視兩洲，鐵輪王是巡視一洲。轉輪聖王有四個等次。

除了轉輪聖王是我們一般人看不到的，剩下的，佛經裏講粟散王，什麼粟散王？蘇東坡講「渺滄海之一粟」，渺小得就像滄海裏的一粒米，「粟」是糧食的代表詞，一粟是一粒，所謂粟散王，我們人間的王多得就像滄海裏的一粒米一樣的，那麼小，可是也那麼多，太多太多了。這裏講的所謂人王，包括轉輪聖王以及人間各國的君王，有大國家、有小國家，還有原始部落的首長，這都是人王。

說的是什麼法？要說的還是五戒十善，我們普通講能夠守住五戒，就能保持住人身，十善業修好，就可以生到天上。他為什麼修五戒十善呢？持五戒可以到人間來，為了要作人王，作人間的帝王要修十善。古時候中國的帝王叫天子，他是天帝的兒子，天帝叫他兒子下來，替人間來服務的，他就替天行道，替天帝到人間來，把天道推行出來。各位要問：這些話從那裏來的？你可以看中國五經裏有一部經叫《書經》，《書經》又叫《尚書》，《尚書》是上古之書，尚當上下的上講，《尚書》裏就講上帝。因此你要作人王、要作天子的話，要修十善，有這個因，然後你才能得這個果。這樣你到下一世來人間作王的時候，你所實行的仁政，真正是替天行道了，

行的是仁政，真正是愛護老百姓，把老百姓的事情當作自己的事情。這在《書經》裏說堯、舜就是這樣，堯、舜真正是真命天子，堯、舜後來是禹王，這才是真正的仁君，在他心裏，這些老百姓無時無刻不在他心裏，他心裏所想的就是老百姓。文王視民如傷，周文王在武王還沒有伐紂的時候，文王是殷紂王的一個諸侯——西伯昌，那時候他的心，人雖然還沒作王，他的心就是王，視民如傷，看到天下老百姓好像受到傷害似的，這些老百姓生活過得很苦，他時時刻刻就想到老百姓這些事情，這就是仁君。有這個心，他才能夠作人王。

所以觀世音菩薩現出人王身來，而為說法，說的就是這些法——五戒十善，啟發他的良知良能，要真正為那些老百姓來謀福利。老百姓很可憐，不管在過去帝制時代、現在民主時代，老百姓都是無知的，所以孔子才說：「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」，你說長遠的事情，老百姓自己也不知道，完全靠仁君，用你長遠的眼光智慧看清楚了，用看清楚事情的政策來辦政治，就是一步一步地誘導，教老百姓跟著作，你就把天下的老百姓引導到國泰民安、天下太平的境界。其中講禮、講樂，古時候

是有德有位的君主，有聖人之德，也有天子之位，可以制定國家的禮樂。禮的所以然、樂的所以然，你叫一般老百姓知道？他不知道，不可使知之，你要他知道，沒辦法，但可使由之，你把禮制出來、把樂制出來，到各處去執行，老百姓一學了禮、一學了樂，他心理就改了，這樣社會風氣自然就淳厚，天下就太平了，不會有那些犯上作亂的事情。

各位也許要問：經文裏講人王，到現在那有人王？民主國家都是總統，像有些國家，還有王的名義，實際上由首相來辦政治，王不過問事情了，世間就沒有王了。跟各位講，雖然現在世界上沒有王，但是每個國家總有一個代表這個國家的領袖，這是國家的元首，元首就是王。元首既是王，古時候是君主時代，天子是天帝派下來的，現在是一般老百姓選出來的，選出來的王是好、是壞，總還是有仁君，他要把事情辦好，不是仁君，是暴君的話，他就危害天下蒼生的。今日之下一般老百姓，雖然對真正的事情，眼光看得不那麼遠，但是普通的一個人，他是好、是壞，總是大致還可以認得出來。所以這樣的話，我們雖是在民主時代，要選一個人王，大家

認識清楚的話，還是可以選得出來的。下面又是一段：

**若諸眾生。愛主族姓。世間推讓。我於彼前。現長者身。而為說法。令其成就。**

假若有「諸眾生」，這些眾生的志願是什麼呢？「愛主族姓」，「族姓」在印度那個時候，有四大族，除了王家以外，還有婆羅門、商人、農人種種的，一共有四大階層。我們中國古時候也有士、農、工、商，分出這些職，不同的。「主」是族性之中的主人，他作領導，這在過去的時候，作一個族羣的領導，也是相當不容易的。別說在古印度，就是我們中國，在大陸抗戰的時候，農村裏還有族長，每一族有族長，比如族長姓張，不管姓張的人分布在那裏，他有宗祠、有族譜，要選一個族長出來，這個族長要有相當的能力，他的道德、能力為大家所尊重的，選他出來，選出來以後，他這一族有什麼問題，他可以解決。這一族之內的一般人如果犯了罪，比如偷人家東西，那時沒什麼大的罪，頂多偷人家東西，作了小過失，不必公家來管，報到族長那裏，族長就可以給應對的懲罰，所以那時候政治非常穩定，社會也

非常穩定。在古印度的時候，族長當然更是重要。所以諸眾生若是愛主族姓，要作族姓中的長者，他怎麼呢？「世間推讓」，他接受世間人，「推」是推崇，「讓」是在禮上，讓他為長，世間人都推讓。這樣的時候，「我於彼前，現長者身」，觀世音菩薩說，我就在這些眾生面前，我就示現一個長者身，「長者身」就是作一族之長，要具備很多條件的。現出長者身「而為說法」，為這些眾生來講道理、講法，「令其成就」，讓他能夠達成他的願望。

現的長者身，這個「長者」指印度那時候的長者，跟我們中國普通講的長者比，那個嚴格多了，他必須具備五種條件。五種不必每一條都講出來，實實在在的，他是德高望重，道德又高、學問又豐富，因為他要替人家排難解紛，他自己族內有什麼問題，他要替人解決，他的學問不夠是不行的。在中國，大約還是這樣，你作一族族長，你也是個人，所講的推讓，推是推舉你，讓是把這個族長讓給你，就跟堯、舜讓位一樣的，你沒有這種德、這種能力作不成的。所以觀世音菩薩現這種長者身來說法，說的法就說道德的、學術的，在那一個社會、那一個世間，那個世間一般

的這種學術，都要跟他講解，讓他通達，就講這些法。下面再講一小段：

**若諸眾生。愛談名言。清淨自居。我於彼前。現居士身。而為說法。令其成就。**

若有「諸眾生」，就是人間這些眾生、這些人，「愛談名言，清淨自居」，「名言」是什麼？古人遺留下來、流傳下來的那些格言。我們中國人讀書，就拿儒家來講，儒家基本的經典是五經，五經裏所講的話都是先王之道，都是有道理的言論；還有諸子，比如老莊等等，他們那些話哲理都很深的。這些都是從古至今流傳下來的，包括先王以及有道德的賢人講的言語，就是名言，有名之言。我們現在講好懂的，就是一般格言，他好談這個。還有清淨自居，他自己非常清淨的，所謂「清淨」是什麼？心裏不貪圖世間這些名、這些利，念念自己要作個隱士，過一種清淨的普通人的生活，這叫清淨自居。觀世音菩薩說「我於彼前」，我就在這些眾生面前，「現居士身」，我就示現一個居士，所謂居士——居塵學道之士，居在塵寰（就在人間）修的是道，叫居士。現出居士身來，「而為說法，令其成就」，替這些眾生說法，使他

們能夠成就什麼呢？成就他能夠懂得很多名言，自己希望有個清淨的環境自己來修行，這個願望可以成就。

這些居士身，在印度很多，在中國呢？歷代都有，比如大家都熟悉的龐居士，唐朝龐居士就是龐蘊，宋朝的蘇東坡，這都是居士，這是通佛法的。講儒學的呢？像隋朝的王通，王通就是《三字經》裏講的文中子，文中子沒作過官，但是他教的學生不得了，唐朝的魏徵、房玄齡、杜如晦，這些人都是他的學生。所以作個隱士、作個居士，對於佛法、對於儒學（中國文化），你通的話，雖然不去辦政治，你能夠把學術傳出去，你就是了不起的功德。

## 第一六三講

若諸眾生。愛治國土。剖斷邦邑。我於彼前。現宰官身。而為說法。令其成就。

繼續講觀世音菩薩三十二應，觀世音菩薩順乎眾生的心理所求，歸納所求的種類，一共有三十二種，實際上眾生所求的、觀世音菩薩所應的，多得很，歸併起來三十二應。剛才念的這段還是繼續三十二應，講這些眾生願意辦理政治。古時候，無論是中國或是外國，辦政治先要種因，包括他的道德、他的能力，先在這方面種下因，然後才有結果，這一段是講觀世音菩薩對於這一類的眾生，他現出這類身分來，講這些法讓他們成就。

現在看經文：「若諸眾生，愛治國土」，如果這一類的眾生，當然很多，不只一個人，叫「諸眾生」，他們愛治國土，「治」是治理，他希望能夠治理國家，作一個國家的領主，把這個國家能夠治理得好。「剖斷邦邑」，「剖」是當辨別、判別來講，

比如在法院裏問案子的時候，要先把案子問清楚，問清楚以後，決定誰是誰非，那就要宣判，宣判就是宣布判定那個是對、那一方是不對的，剖就是判的意思，判斷、剖斷，剖斷就是判斷，判是事先加以辨別，把它分析得清清楚楚的，「斷」就是決斷，下決定了。這是指國家政治上的這些事情，比如你治理政治，對於國家或地方政府，你要實行一個政策，事先要加以評估、加以分析，可行性如何？最重要的，政策實行之後，對老百姓是不是真正有好處？這叫剖；剖清楚以後是斷——決斷，照這麼作。剖斷的事情有國家的，「邦」是邦國、國家，「邑」是地方政府，一個縣或一個市。若是有這些眾生，他們希望這樣，將來能夠辦理政治，無論在國家也好、在地方也好，要這樣辦政治的話，「我於彼前，現宰官身」，觀世音菩薩說，我就在這些眾生面前，我就示現出來一個宰官身。「宰官」，上自公卿大夫，下至朝廷一般的臣子，這叫宰官，地方政府的首長以及各幕僚，這都是宰官。觀世音菩薩就現這個宰官身，「而為說法」，現了宰官身的時候，就為這類眾生來說法。

說什麼呢？他現的宰官身，我們就拿中國古時候的官位來講，「宰」就是一般

講的宰相，現在民主國家的君主制度還有首相，是這一類的身分。現出這一類身分來說法，除了中央政府的宰官以外，在中國，過去地方政府的首長，古時候講州長、州牧，現在講省長，這是地方政府的宰官。他以本身的智慧去教那一類的眾生，教他什麼呢？教他政治學，可不是現代講的政治學，古時候講政治學，無論是印度、中國，你先從修身作起，等於自己本身的作人之道。修身修好了，再看你怎麼齊家，如果你本人還沒修得好，你家沒有修得好，你出來辦政治，要治國更不行。你家庭都亂糟糟的，你自己家裏的人，你都不能把他治理得好，你到外面治理國家，那個大的局面，你更不行，所以教他修身、齊家、治國，這是有系統的學問。你怎麼樣修身、怎麼樣齊家？修身對個人來講，你處處要謙虛、要退讓，我們處在一個社會裏面，從家庭到學校求學、到社會上作事，都要跟人發生來往的人際關係，人際關係最重要的原則，你自己要謙虛，對人要能退讓，這就表現你的身，你自己才不是高高在上、覺得了不起，修身才修得好。你本著這樣修身，在家庭裏，不論是男人、女主人，都要放下自己高高在上的觀念，都要尊重對方，這也是謙虛退讓，你治家也要這個。這個有基礎了，然後你到國家來辦事情，你處處對一般老百姓，你

真正愛護他們，你把老百姓當作你家裏的家人一樣相處，這才真正是愛民。所以現宰官身，就是教他這些作人之道。

到他辦政治的時候，辦政治當然很複雜，也有很多這些道理，在印度有印度的方法，在中國有孔夫子儒家所講的禮樂治國，講究禮、講究樂。禮是什麼？禮重要的就是禮讓，自己要謙虛，還要講究社會秩序，在家庭裏有家庭的秩序，個人修身，你個人的行為也有一定的秩序，不能亂的。樂是講究和，你要社會上一團和氣，先要自己心中和，養成一種中和之氣。如果你自己心裏都不和平，你教人家和氣，那是假裝的，裝出來的就不能教化人家，人家不聽你的。所以我們辦政治的人，要使社會風氣和諧，天下老百姓都能互相和諧，跟外國的關係，國際間都能和諧，首先自己要和諧。自己怎麼和呢？不要認為自己作了國王、作了宰相，高高在上的，別人都不如我了，那是錯誤的。佛法是平等的，佛法講眾生平等，儒家的學問也是平等的，以平等心待人，自己就不會驕傲。為什麼會不和氣、不和平呢？就因為自己不以平等心待人，自己要高人一等，遇到別人不尊重他，他就發脾氣，就動怒了，

這就不和氣、不和平了。自心都不和平，就是自己要想高人一等，這種人不能辦政治的。

觀世音菩薩教這些眾生辦政治，從修身方面要養成以平等心待人，首先自己的心要平下來，就講這些法，「令其成就」，這些法講了以後，照這些法去作，將來就能夠成就的。下面又是一段：

**若諸眾生。愛諸數術。攝衛自居。我於彼前。現婆羅門身。而為說法。令其成就。**

「若諸眾生」，有這樣一類的眾生，這一類眾生怎麼呢？「愛諸數術，攝衛自居」，「諸」指下面這些，包括他的學問、他懂外道的那些方法，這是講印度當時那些外道所修的法術。什麼叫「數」呢？在我們中國古時候，也講觀察天上的日月星辰、觀察地理（地上的風水），就是天文地理。看天文是什麼？中國歷史上記載，有一種專門職業是日者，日者是懂得天文的人，天上星辰的度數有稍微錯亂了，他就知道我們人間有些事情會發生，可以看得出來的。這是數術，就是天文、地理、

陰陽，講這些事情叫數，這些都各有數。他研究數，無論中國、古印度講數，跟現在單純地講數學不大一樣，這是數，他就從數裏面推算未來的事情。還有「術」，但這個術不是指一般學術來講，在印度那些外道們，他都懂得這些學問，比如給人家占卜、給人家算命，還有降伏那些鬼神，他有畫符念咒的方法，印度那些外道都講的。我們中國的道家，古時候的道士畫符，也有這一套。占卜呢？中國自古以來就有這種方法，中國人研究《易經》，《易經》的主體不是在占卜，《易經》主體跟佛法一樣的，很完整地教人家明瞭世間法，再明瞭出世間法，也是教人家了生死的，不過到後來慢慢就變了，大家對出世間法都不明瞭了，專門講世間法，講占卜這些形而下的方法。這在古時候的印度、中國都有，當然名字不同，這叫術。

還有攝衛，「攝」是什麼？攝是把煩亂的心收攝起來、收容起來，身體也是如此，身體到處跑，使用過分，作的事情很多，很勞累，也要收起來，靜一靜，包括身體和心理，都能讓它安靜下來，這叫攝。我們寫信問候人家病況的時候，常常說「請善自珍攝」，請你要好好自己保重，要珍攝，自己好好地愛護自己的身體，不

要太勞累了，要能夠安靜，好好休養，這是攝。「衛」是什麼？就中醫來講，一個人的身體，最重要的是精、氣、神，在身體裏面流行的一個氣體，再一個精，身體精華的氣體要運行得很好，不要虧虛了，不要虧欠了，這兩者要充分才有神，他精神的神才能充足。精、氣不夠的話，神就沒有了。所謂精、氣、神，要決定一個人是不是健康，或決定一個人是不是長壽，這三者很重要，衛就是這三者，自己要保衛自己。

這類眾生「愛諸」，「諸」就指下面這些，不只一種的，這些人愛好這些數、術、攝、衛，愛這些法，他們就以這些「自居」，本來這些學問並不是不好，都不錯，都是正當的，這都很有用，他自居。在印度那時稱呼外道是什麼呢？他以這個自居，把這個當作他終生所求的，就是這個，以這個為止於至善的境界，他們的見解如此。我們中國的儒家，雖然認為這些方法都是有用的，但這是小道，不是大道。小道頂多對於人生、對於這一生有些用處，但是你不能執著它，你要是執著它，你就沒辦法進修大道了。「自居」指那些眾生專門在這上面研究，全部的心思用在這上面。

我們修道的人，要是完全把心思用在這上面，那就沒辦法修道了。所以我們修道的人，對飲食、作息、愛護身體，當然不能不講，要藉假修真，我們的色身是假的，我們還要身體很健康，才能學得好，不能不講，但也不能執著這些，必須要有這個態度。

這些眾生，他們講究這個，觀世音菩薩為什麼也來教化他們呢？觀世音菩薩的弘法利生，他是循循善誘的，這個眾生在什麼程度，觀世音菩薩按照他的程度講什麼法，等他程度到了之後，再領導他更進一步地往前進，是這樣的。所以遇到這類眾生自居的時候，他們的志願就是這個，那麼觀世音菩薩說「我於彼前，現婆羅門身」，「彼」就指諸眾生，我就在那些眾生面前，示現出來一個婆羅門身。什麼是婆羅門？印度有四大種性，四大種性就是四大族，第一種是剎帝利，就是王族，每個國家的王都是最高的，除了王族以外，第二種就是婆羅門，婆羅門是第二大姓。這類眾生大概都是想求到將來能夠成為婆羅門，成為第二大姓，因此觀世音菩薩就現出婆羅門的身分出來，「而為說法」，就對那些眾生來說法。說的什麼法呢？就是上

面講的那些，不過在那個時候要成為婆羅門，當然要生到婆羅門之家，一生到婆羅門之家要受教育，受什麼教育呢？印度叫四圍陀，四圍陀是四大種學問，比如學醫、學占卜看相的，這一類前面都講過，還有學藝術、音樂這一類的，除了這個，還要學其他種種的法門，就是外道這些學問。就拿中國的占卜來講，純粹正宗的儒學，學《易經》志不在占卜，但是那些江湖術士占卜的學問也不是那麼簡單的。如果學到高明的占卜技術，古代皇帝出巡的時候要經過那條路，他一占卜出來這條路不能走、這條路有危險，皇帝一聽就要改。以現在來講，真正好的占術，今天那裏有交通事故會出車禍，或坐飛機有空難，他都可以占得出來，這個學問不是簡單的。但是這個學得再高明，沒有大用，對於了生死沒有用處，所以儒家真正講《易經》不講這個，而是教人家怎麼樣出六道、怎麼樣能夠明心見性，是講這個。他們婆羅門，這些學問都要學的。

這些學問雖然不簡單，觀世音菩薩不得了，大菩薩什麼都懂，他並非只知道了生死的方法，世間學問都不了解，不必講，也不需要跟人家講，不是如此。大菩薩

先以世間學問引導人，讓他走上正路，再進一步讓他了解出世間法，這叫循循善誘。所以觀世音菩薩現出婆羅門身而為說法，先教他婆羅門這些學術，在這些學術之中逐漸告訴他佛法，灌輸他佛法。「令其成就」，這個成就，一方面教他能夠成就婆羅門這些學問，再方面讓他種善根，種覺悟之法的善根。

下面是講佛法的事情，志在學佛法了，在二一六頁第一行：

**若有男子。好學出家。持諸戒律。我於彼前。現比丘身。而為說法。令其成就。**

觀世音菩薩說：「若有男子」，出家有男眾、有女眾，先講男子，有男子「好學出家」，他原來在世間是普通人，在家的，他很好學。為什麼講好學呢？一個真正好學的人，絕對不是把世間學問學到一個程度就滿足了，世間學術都是不究竟的，凡是真正好學的人，世間學問學得愈多，他愈希望找一個真正的學問，這就是佛法。他非常好學，好學有好學的路，他就由世間學術，然後引導好學佛法，學佛，學佛家的學問。由於好學佛家的學問，結果出家了。「持諸戒律」，出家要持戒律，觀世

音菩薩說「我於彼前」，我就在這樣的男子面前，「現比丘身」，我就現出一個比丘身，比丘是男眾，現出家比丘的身分出來，「而為說法」，為這個男子說法，「令其成就」，讓他能夠照我所說的法來用工夫，能夠得到成就。

持諸戒律，「持」是受了戒以後就要執持，受戒之後就不能放棄，戒就一直持下去，然後才能得到利益。「諸戒律」有那些呢？比如男眾，他出家先剃度，要受沙彌戒，然後過一段時期，要受具足戒，叫具戒，比丘戒就我們中國目前來講，要受二百五十條戒，這叫諸戒律。受了具足戒以後，他成為比丘了，所以觀世音菩薩現出一個比丘身來，替這個男子說法。

「比丘」這兩個字是印度原文的音，翻成中文的意思有三個，第一叫乞士，出家為什麼當乞丐、當乞士呢？一方面他自己不能謀生活，要專門修道，他向一般民眾乞求衣食來養活自己的假身體；再是求法，既是出家，要專心求法，這叫乞士。求衣食是維護色身，求法是要開發自己的慧命。第二叫怖魔，魔指天上的天魔外道，我們一般眾生終日都在魔裏面，我們跟魔是打成一片了，出家受了二百五十條大

戒，那些魔事統統不能作，天上的魔一聽，不得了，恐怖了。為什麼恐怖呢？魔凡是人也好、魔道也好、那裏也好，他都希望自己的眷屬愈多愈好，他的徒眾愈多愈好，眾生之中，多一個人出家，他就少了一個魔眾，所以出家成為比丘叫作怖魔，因為魔道感覺恐怖了。第三是破惡，受了戒以後，不造一切惡業，就把一切惡事情統統破除了，叫破惡。

想想看，這三樁事情都能持得清清白白的，他的身、口、意就清白了，這樣修道很快就能成就。觀世音菩薩現出比丘身來而為說法，說的除了戒法以外，佛法的總綱領是戒定慧，這部《楞嚴經》就講：以戒生定、由定開發智慧，戒定慧這三種叫三無漏學，這是最真實的。觀世音菩薩就跟這樣的男子說戒定慧，講這個學問。下面講出家的女眾。

**若有女人。好學出家。持諸禁戒。我於彼前。現比丘尼身。而為說法。令其成就。**

「若有女人」，如果有女子，她們「好學出家」，好學有世間的學問、也有佛家

的學問，她好研究佛法，就出家了，出家「持諸禁戒」。觀世音菩薩說「我於彼前」，我就在這樣的人面前，「現比丘尼身」，以出家尼眾的身分「而為說法，令其成就」，我同樣在她面前說比丘尼的佛法（包括戒法），使得她能夠成就。

「持諸禁戒」跟前面男子出家「持諸戒律」是一樣的，不過她的禁戒比較多，前面講比丘是二百五十戒，比丘尼更多。根據祖師注解，有三百四十八戒，有這麼多。古時候還要更多，不過到後來，普通講受三百四十八戒。為什麼要多這麼多呢？無論中國、外國，也不管是古時候、是現代，女子的身分總是障礙比男子多，障礙既多，她的戒律就比較多，如果不多，對於她本身沒有保護的作用，戒律多對她保護得就比較周密。比如我們現在普通一個女子出門（不是出家的），到那裏作事情，她的行動都要比男子多考慮一些。因為她的障礙比較多，戒律就要多。以上講出家，出家不容易，出家一定要修成就，也不是每個人都能出家的，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。下面講在家修道了，在家也有男眾、女眾，經文：

**若有男子。樂持五戒。我於彼前。現優婆塞身。而為說法。令其成就。**

觀世音菩薩說「若有男子」，若有這樣的男子，他「樂持五戒」，「樂」讀要，當好（音號）講，好執持五戒。五戒，在座的人都知道，都是老修行了，戒殺、戒偷盜、我們在家戒邪淫、戒妄語、再是戒飲酒，戒飲酒這一條，古代祖師講「戒飲酒吃肉」，還有這一條，不過普通只講戒飲酒而已，這是五戒。有些男子，他希望能夠持五戒，持五戒持得發生愛好了，這當然是不錯的，「我於彼前」，觀世音菩薩說，我就在這個男子面前，「現優婆塞身，而為說法」，我現出一個優婆塞，「優婆塞」就是男居士的身分，替他說法，「令其成就」，讓他在五戒的佛法上能夠成就。下面一段講女子：

**若有女子。五戒自居。我於彼前。現優婆夷身。而為說法。令其成就。**

「若有女子」，若是一般的女子，她也是受五戒，「五戒自居」，自己居在家中執持五戒，這叫五戒自居，她在家裏，自己居家持五戒。這樣的女子，「我於彼前」，觀世音菩薩說，「現優婆夷身，而為說法」，現出女眾的居士身分，就替她說法，「令其成就」。

「優婆塞、優婆夷」都是印度文的名詞，翻成中國的意思，「優婆塞」是男眾，叫作近事男，近是接近、很近的近，事是作事的事，有一種翻譯是侍者的侍，替佛當侍者，叫侍，侍者也好、作事也好，意思一樣的，優婆塞叫近事男，男就是男子，這是男居士。「優婆夷」是近事女，就是女居士。為什麼叫近事呢？在家人皈依，受過三皈五戒就是在家居士，有居士的身分了，既是受戒，在佛法上面，就可以親近佛法。我們普通人皈依以後，就是三寶弟子，佛法講三寶弟子就是三寶的近事男、三寶的近事女。我們親近三寶，侍奉三寶，就能學到佛法，受到好處，所以優婆塞叫近事男、優婆夷叫近事女。

作人的一個標準，必須有五戒，才能保持人身不會墮落的。中國儒家講「仁義禮智信」，這就是五戒，五戒就是合乎仁義禮智信的，五戒最好是全部守，全部都要守得乾乾淨淨的，這個人是最好的。如果只能守住一條、兩條，任何一條、兩條能守得住，不造其他的惡業，守住這一、兩條，下次人身還是可以保持得住，不過差一點。為什麼呢？雖然人身保住了，得了人身，因為他前生五戒守得不完全，所

以他有很多災難或很多問題，苦處比較多。五戒受得完全，他將來作人是幸福美滿的，苦比較少，不能說沒有苦，苦比較少。所以講五戒，最好是能夠全部都守，這是學佛的基礎，也是作人的基礎。

## 第一六四講

若有女人。內政立身。以修家國。我於彼前。現女主身。及國夫人。命婦大家。而為說法。令其成就。

這是繼續觀世音菩薩報告他的三十二應身，三十二應身從前面應化佛身、聲聞、緣覺到國王、大臣，上回講到在家持五戒的男子、女子，剛才念的這段講世間普通的婦女，普通婦女有普通婦女的志願，他也順乎這樣所求的，他應現出來說法。

經文說「若有女人」，若是有這一類的女子，「內政立身」，內政與外政是相對的，比如古時候的天子、諸侯，他們在朝廷裏辦政治，那叫外政；至於天子的皇宮裏面，一直到一般人的家庭裏面，這叫內政。內政也很重要，從古至今，外政要辦好，必須內政好，內政不上軌道，外政也沒辦法辦好，所以要講究內政。內政是婦女主持的，就叫內政立身。有這樣的女子，她立下志願，想在內政方面能夠有所建立，首先自己要能立得住，這叫立身，就是中國《孝經》裏講的「立身行道」。講

外在的政治，固然要先立身，內政也是要先立身，立身是自己能夠在修養上立得住，這叫內政立身。「以修家國」，內政就皇帝來講，指他皇宮裏，就是內宮的這些事情，但是要能夠把內政這些辦好，就必須先要修身，修身就是立身。立得住了，身修了之後，而後你的家才能夠齊，家道才能夠修得整齊。所以修身、齊家，中國文化這麼說，印度也是這麼說的，自己先要修身，修身之後，你是家庭的任何一個成員，每個人都要修身，這樣你的家才能有秩序，一切才有條理，這就是齊家。以修家國，立身以後，然後才談得上齊家、治國。「家」就我們普通人來講，每個人都有家庭，在古時候君主時代，除了天子、諸侯，天子治理天下，諸侯是一國之君，各國之內還有大夫，大夫的領地就稱為家，叫大夫之家。所以這個家，就政治上的組織來講，它是大夫之家；就一般老百姓來講，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家庭，這是家。「國」呢？在印度那時有很多國，中國在孔子那個時候，周天子是治理天下的天子，天子之下有多少國、家？每個諸侯都有一個國，每個大夫都有一個家，都要齊家、治國。

內政怎麼談得上齊家、治國？這就有原因了，內政首先講立身，內政立身是齊

家治國的根本，一個人自己不能修身，齊家也談不上，治國也談不上，所以修身是根本。一個女子治家（治內政）就好了，齊家還可以談一談，跟治國有什麼關係？這大有關係，有人問孔子：您為什麼不出來辦政治？孔子那時在魯國辭了官，到各國去，周遊列國回來之後，人家問他：您為什麼不出來從政呢？孔子就答覆他：「孝乎惟孝，友于兄弟」，在中國的經書裏談孝，孝是什麼呢？「孝乎惟孝，友于兄弟」，上面講行孝道，下面講悌道，孔夫子把《書經》裏這兩句話舉出來作為依據，他說只要把孝悌之道發揚出來，「是亦為政，奚其為為政？」這也是辦政治。除了講孝悌之道，其他什麼是政治？孔子的學說是：孝悌之道就是政治的根本。你辦政治不講孝悌，不把這個道理弘揚出去，你的政治辦不好。今日之下，你看看社會新聞就知道，不是兒女殺父母，就是父母殺兒女，這在過去是不可思議的一種悲劇。父母兒女是天倫，到了天倫都互相殘殺，這別說是人道，畜生道裏也沒有。一般說老虎是狠毒的、是猛獸，「虎毒不食子」，老虎狠毒，牠肚子飢餓了，牠自己還不忍心把自己養的小老虎吃掉。孝悌是天性，你辦政治就要把人的天性發揚出來，你這樣辦政治，國內的治安一定好，就是天下太平。兒女為了盡到孝道，他不敢在外面為非

作歹，他在外面為非作歹，就怕人家批評：這是那家的小孩子？他出來不作壞事，他怕自己的父母因為他作壞事受了侮辱，所以一個孝子絕對不敢在外面作壞事情，就連帶地鼓勵孝子，鼓勵一個人在社會上規規矩矩的，把孝悌之道推廣出來就是辦政治的根本。

經文講的內政就是家裏的事情，天子的皇宮裏、諸侯的宮廷裏，一般民間就是家庭裏的事情，女子在家庭裏主持什麼呢？家教——家庭裏的教化，就是把她的子女教好，把她的子女教育成對父母盡孝、兄弟之間互相友愛，推廣這個孝悌之道到社會上就是敬老尊賢，都是從這裏出來的。要作一個循規蹈矩的人，尤其要仰靠母教，母教是非常有效果的教育，所以過去無論印度、中國，都是如此。到現在當然是風氣改了，女子也到外面工作了，女子到外面工作，自自然然的，影響她在家庭裏教育子女這分工作，雖然如此，真正了解道理的話，現代女子比過去要辛苦多了。為什麼呢？她一方面要到外面工作，回到家裏，她知道這個道理的時候，她對於子女不能放棄教化的責任，所以她更辛苦。由這裏可以看出來，女子對於家庭裏的教育，

這是非常重要的二分責任，所以這樣看「內政立身，以修家國」，古時候凡是有見解的女子，她有這個志願，她在內政要能夠立身。

像這樣的時候，觀世音菩薩就說「我於彼前，現女主身」，我就在這些女子面前，我就現身說法了，現的也是女子的身分。現什麼身分呢？「女主身」，就是天子（皇帝）的夫人，后妃、皇后就是女主。「及國夫人」，再就是諸侯的夫人，在中國那個時候，有魯國、齊國、楚國、秦國……每個國家國君的夫人，叫作國夫人。或者現「命婦」，所謂命婦，她的丈夫在朝廷裏作事，很有功勞，因此他的太太也受國家封她一個官爵，叫作命婦，因此命婦也是古時候有功名的婦女。還有「大家」，「家」讀姑，這怎麼來的？在漢朝有位女子，她的品德、才能都非常好，她是誰呢？就是班昭，中國的歷史，有一本《漢書》，寫《漢書》的是班固，她是班固的妹妹，叫班昭，學問好，人品也好，好到什麼程度呢？班固寫《漢書》，還沒寫完成就去世了，這部歷史沒有完成很遺憾。當時的皇帝是漢和帝，就是孝和帝，就請班昭到皇宮裏去看所藏的歷史資料，看過那些歷史，由她繼續把《漢書》寫完成了。寫歷

史不是簡單的，沒有特殊的學問辦不到的。她有這種才能，後來皇帝也請她到皇宮裏，作什麼呢？當皇宮裏的老師，皇后還有其他妃子統統拜她為師，因此後來稱她為「大家」，大家就是大姑，因為她是女子叫「姑」，稱她大姑。「命婦大家」，這都是品德、才能非常好的人，這些人在內政方面都能實施教化，盡到這分責任。

凡是女子立下這個志願，要主持內政，把內政辦好，就是把內部的教育辦好，宮內的都教導好，觀世音菩薩現出女主身，就是天子的皇后，或是國夫人，或是命婦，或是大家，現出這些身分來。為什麼現出這些身分呢？古時候，从天子的皇后一直到民間的婦女，都不輕易到外面來，都在自己的家庭裏面，不會外出的，尤其是天子的皇后、諸侯內宮裏的夫人，必得現出婦女的身分，才能到那裏去教化。因為這個關係，所以他現出這些身分出來，「而為說法，令其成就」。

說的是什麼法呢？就是教化內廳裏、宮中這些女子們作人之道，修養品德。一般家庭主婦教育她的子女就教這個，這些教育以孝悌忠信為主，自古以來講德行，以這個為主。這樣的教育教成功，從這樣的家庭出來的子弟，那就是國家有用的人

才。所以在後來的漢朝，皇帝的名字上面都加一個孝字，孝文帝、孝武帝、孝和帝，皇帝本身的名號上面都加個孝字，他找朝廷裏的臣子，也是先看他在家庭裏面是不是孝子，所謂「出忠臣於孝子之門」，國家出忠臣沒有？要出忠臣，先看這個忠臣，他在家庭裏是個孝子，所以國家要找忠臣就要找孝子，他在家庭是個孝子，就去找他，這叫出忠臣於孝子之門。因此觀世音菩薩現出這些身分以後，教育最重要的是教育這個，當然才能也要講，就是學問，正當的學問都要學。這樣教成功了，說這些法，讓這些女子的品德、學問都能成就，那麼她在內政方面一定有很大的貢獻，這叫成就，達成她的志願。下面又是一段：

**若有眾生。不壞男根。我於彼前。現童男身。而為說法。令其成就。**

有一種男子，他「不壞男根」，就是終生抱著獨身主義，他不願意結婚，叫不壞男根。所謂不壞男根，在童年的時候，固然是童子，就是到了年齡再大的時候，還是童子。為什麼叫童子？童子叫童真，男女一結婚，天真的那種真氣就洩漏了，不能保持住，未婚的時候，男女關係沒有互相沾染，無論是女子、男子，那個真氣

叫天真，能夠永久保持是非常寶貴的。所以「若有眾生，不壞男根」，就是不願意結婚，始終保持男子童真的真氣，這時「我於彼前，現童男身，而為說法，令其成就」，觀世音菩薩說，我就在這樣的眾生前面，現出一個童男身出來，「童男身」就是始終不結婚的，是獨身主義的男子，我現出這樣的身分來替他說法，讓他能夠成就。

抱獨身主義的，有他的願望，今日之下還有很多，比如那些學藝術的人，很多學藝術的人不願意結婚，他就把他的精神（全部的精神）都用在他所學、所愛好的藝術上面。這種人現在還不少，他有他的願望、他的志願，因此觀世音菩薩就現出這樣的童男身出來對他說法，說的是正好合乎他所求、所需的法，讓他能夠成就。男子以外，還有女子。

**若有處女。愛樂處身。不求侵暴。我於彼前。現童女身。而為說法。令其成就。**

「若有處女」，「處女」是未出嫁的女子，處在自己家裏，在自己閨房裏面，不

出嫁的叫處女，有這樣的處女，她「愛樂」，樂讀要，愛好的意思，她的愛好是什麼呢？「處身」，處身就是處女之身，始終保持處女的這種身分，這跟前面的童男一樣的，她要終生保持一個童女身，就是處身。「不求侵暴」，「求」當「願」講，不願意侵暴，什麼叫侵暴呢？願意成家、願意結婚的，那就適合她的意願，不願意結婚的人，這個女子不願意出嫁，男女結婚，房中這些事情，對處女來講，就是一種侵暴的行為，「侵」是淫欲的，叫侵，「暴」是對於淫欲，心裏起了不平衡的那種心理，就是侵暴，處女不願意受那種，不好淫就是了。

學佛法要修道，出家第一條要戒的就是戒淫；在家修道，第一條戒殺，第二條也是戒淫，戒邪淫。為什麼呢？這個對於修道是最大的妨礙，而且要了生死，有這個存在，就不能了生死，它是生死的根本。就這個觀點來看，她不願意（不求）有淫這個行為——就是侵暴，她不願意造這個事情，這樣的女子是很可貴的，這對修道來講很容易了。他說「我於彼前，現童女身」，我就在她的面前，現出童女身來，「而為說法」，我就一步一步地替她說法，「令其成就」，讓她了解處女這個身分，成就

她的志願。

童男、童女身，觀世音菩薩都示現的，為什麼示現呢？這是只講人道眾生，人道眾生各有志願，經文裏講有這類的男眾生、有這類的女眾生，我們聽經、學經要知道，所以這麼說，眾生之中有這一類的。既是有這一類，那麼觀世音菩薩就隨類來示現，他不放棄任何一類眾生，這個大旨意就是如此。我們一聽抱獨身主義好，那我們就抱獨身主義？不錯，要了生死，無論是男子、女子，非斷淫不可，不斷淫不能了生死，六道出不去的，貪瞋癡那個貪心不斷，絕對不能了的，佛理是如此。釋迦牟尼佛如果就因此而要每個眾生當生都能這樣作，誰能辦到？所以講念佛法門。學念佛法門，出家人要戒淫，沒問題；在家人不能斷淫，只要不邪淫，夫妻的正淫有所節制就好。這樣的話，這是惑（貪瞋癡是惑），還沒有斷，帶業往生，照樣能夠出六道、了生死，這是特別法門。所以我們研究經文，要懂得這個理就在這裏。不然的話，好了，我們都這麼作，誰也辦不到，你當生就能夠了？誰都不能了的，所以我們要修特別法門。

人道的那些應化說到這裏，下面就講天龍八部，天龍八部有他的苦處，八部眾生要脫離他那種痛苦的報身，觀世音菩薩就替他們說法，成就他們脫離那種報身的一種志願：

**若有諸天樂出天倫。我現天身。而為說法。令其成就。**

「若有諸天」，「諸天」就是天道裏的各種天，很多，比如六欲天就有六層天，天道裏那些眾生很多。這些諸天「樂出天倫」，他愛好離開天倫，「倫」是那一類的，天道那一類的，他不願意在天道裏，要出來，從天倫、從天道那一類的眾生，他要離開，他願意離開天道。「我現天身，而為說法」，我現出天道裏的身分，就為這些天道眾生說法，「令其成就」，使他能夠成就他的志願。

這裏需要了解什麼呢？那些天道裏的眾生，他要求離開天道，離開天道到那裏去？出三界當然更好，但是這個時候，他還不知道怎麼出三界，都在六道之內。三途是苦的地方，他當然不願意去，阿修羅比不上天道，當然也不願意去，剩下只有人道（人間），他願意到人間來得人身。為什麼在天上願意到人間來？這個要注意，

祖師注解出來，在天道裏，我們人看天道是很好，很多外道的第一個志願就是能夠生天，他不知道天上有天上的痛苦，天上的壽命雖然很長，但是到壽命要終了的時候，那個衰相一現出來，有五種衰相，一現出來的時候，苦得不得了，這是比較明顯的，還有其他很多痛苦，所以他要到人間來。為什麼到人間來呢？人間比不上天道，就因為天上太樂了，還沒到命終的時候，天上非常樂的，就因為過於樂，他就發不出來菩提心，你到天上，勸天上的眾生來修道，修了生死的道，他很難聽得進去。別說在天道，就是我們人間的富貴之家，你要勸告富貴之家的人，你告訴他作人很苦，他不覺得很苦，他樂得很，他不相信你講的這個法。生天道就是因為太樂了，所以很難能夠修道，到人道裏來，雖然有種種痛苦，就是因為痛苦，才能激發人發道心。人間八苦都有，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愛別離、怨憎會這些苦，古今中外那裏沒有？這些痛苦，他親身感受到的時候，就覺得在人間實在沒有意思，不修道真是不行，道心（菩提心）就能夠發出來。

有這一類天道眾生，在天道裏，他比較有眼光，他的智慧比較高，所以他願意

離開天道到人間來。對於這一類眾生，觀世音菩薩現出天身來，就在他面前為他說法。說的是什麼法呢？他不是正在天上享受天上的安樂嗎？就針對他說一些生滅法，三界都有苦、都是無常，天道也不究竟的，說無常法；還有無我法，天道的身體再好，生到天上的人，無論是男子、女子，身體再美，也有老的時候，壽命要終了，一衰老的時候，天上就不可貴了。說苦、空、無常、無我這些法，讓他覺悟，他在天道了解這個法的時候，他才更堅定離開那個環境的志願，更精進，然後才能到人間來。我們現在學淨土法門，發願往生極樂世界，我們對娑婆世界，無論人間、天上、那一道，我們都必須要厭離，要厭惡。厭惡之心愈重，要求離開的心理也就愈重，然後才能夠堅定往生的那種志願。

觀世音菩薩為那些天道眾生，說苦、空、無常、無我這些法，讓他更加明瞭這些法之後，成就他將來到人間來，一到人間來，他接受佛法就容易了，就是「令其成就」。諸天以外，還有龍：

**若有諸龍樂出龍倫。我現龍身。而為說法。令其成就。**

龍有好多種，佛經裏講的，龍有四大類：第一類在天宮，在天上的宮殿裏，牠保護天道的宮殿，守護天宮的這種龍；第二種龍，牠在空中來興雲降雨的，下雨先要有雲氣，然後雨才出來，這無論在中國、在印度那個時候，雨都是由龍變造出來的，這是造雨的龍；第三種龍是在地上的地龍，牠飛不到天空裏去，也不會在天空裏面，牠在地上，牠管江河，就是水的河道這類的，牠可以開河，也可以使河堤決堤，地龍往往作這些事情，當然有時候是建設、有時候是破壞的，牠是這一類的龍；第四種是守護龍，守護誰呢？那些非常有福報的人。福報最大的，就是佛經裏講的轉輪聖王，現在我們這個世間沒有轉輪聖王，那是眾生都有福報的時候，轉輪聖王才出現，轉輪聖王一出現，天下太平，人人有福，他作這些有福眾生的王，他王宮裏的財富多得很，這一類的龍為轉輪聖王來守護，守護他金銀財寶這些庫藏。這種龍除了替轉輪聖王守護財庫以外，還替人道一般眾生的大富貴之家守護，不過這個富貴之家要有福報，沒有福報不行，有福報的，這一類龍給他守護他財產的倉庫。一共有四類的龍，所以叫諸龍。

這些諸龍，無論在天宮裏、在空中、在地上，或是在帝王之家、富貴之家這些龍，牠們都有痛苦的地方，牠們本身有很多痛苦，這種痛苦比如龍本身的身體，因為龍都藏在海裏面，有砂石、熱沙來侵犯牠的身體，這類眾生有很多痛苦，所以「若有諸龍，樂出龍倫」，「樂」是好樂，牠願意離開，「出」就是離開，離開龍這一類的，脫離龍這一倫，不要龍身了，當然牠願意到人間來。而且這一類龍，牠往往可以變出人的身相出來，古時候無論在印度、在中國，牠是龍，牠往往可以變化人的形狀到人間來，你看他是人，實際上他本來是龍。釋迦牟尼佛在講法的時候，天龍八部都來聽法，有的不現身，有的龍現身，在釋迦牟尼佛講法的道場現身，當然不能現龍的身體出來，牠變化一個人的身體出來，在那裏聽法，佛知道，別人程度淺的都不知道。這一類的龍，牠了解到人間來，得人身有種種好處，最大的好處是他能夠聽到佛法，成就修道修佛法，成就就在人身成就。所以古人講，佛經裏也這麼講：「人身難得，佛法難聞」，聞佛法，機率最好的就是在人道，能夠聞到佛法。那一尊佛要成佛，都在人道成佛的，所以牠願意到人間來。

「我現龍身，而為說法」，既然這些眾生是龍，觀世音菩薩也現出龍的身體來，替諸龍說法。說什麼法呢？要知道，這些龍為什麼變成龍？牠過去，在變成龍之前的前一世或前幾世，他也作了很多功德，也願意布施，但是有一個不好的地方——好發脾氣，瞋恨心很重，往往願意跟人家鬥爭，所以之後就墮落到龍身了。龍在龍宮裏，享受也不少，也很好，龍的宮殿一切豪華得很。但是龍本身有很多痛苦，觀世音菩薩針對牠這一類的，跟牠說法：你要養成柔和的性情，你過去好布施，這是很好的，還要繼續布施，不能再有瞋恨心了，要養成仁慈、慈悲心。講這一類的法，「令其成就」，牠能夠照這一類的法來修持來實行，牠就可以離開龍的身體，再轉世，牠可以到人間來。

## 第一六五講

若有藥叉。樂度本倫。我於彼前。現藥叉身。而為說法。令其成就。

繼續講觀世音菩薩三十二應身，剛才念的這一段應的什麼呢？應的天龍八部，前面講諸天、有各種龍，上回講過了，剛才念的是藥叉，這是在八部之中的一類，這些天龍八部想離開他的報身，希望轉世到人間來，成為人道的眾生，因此觀世音菩薩就應，應是答應，答應這一類的眾生，完成他們的請求，達成他們的願望。

「若有藥叉」，「藥叉」是按照印度文的讀音翻過來的，在書籍裏都讀「夜」，按照一般講話是讀藥，醫藥的藥，這是按照古時候經典的讀音，是按照那個音譯過來的。藥叉翻成中文的意思，叫捷疾，也叫勇健，八部之中，這一類眾生是很猛、很強健的眾生，有的可以在空中飛行、有的在地上走的，有好幾類。雖然這種眾生很強健，個性很猛，他還有個名字叫暴惡，看起來很容易顯示暴惡的狀況。但是他有種好處，他們其中，有些常常聽到佛講法，因為聽到佛法，他了解佛法好，就發心護持佛法，佛在世講經說法的時候，他當然來護持，佛不住在世間的時候，講正

法的道場，高僧大德在弘揚正法，他也來護法，是這樣的。就因為他護法，護法的時候就聽到佛在講法，一經過佛法的熏染之後，自己就感覺自己那種報身（業報的身體）不好，自己感覺不好了，那種暴惡的身很不好，因此就想著怎麼脫離那種業報身，所以講「若有藥叉，樂度本倫」，「樂」是愛好的意思，其實也不容易。「度」是度脫，有自己度、有度他人，「度本倫」的意思是離開現在的業報身，換一個身分。普通法門希望再找更好的身，我們修淨土宗，徹底的辦法，不必在娑婆世界換這個、換那個，換來換去還在三界之內，沒什麼好的，趕快求生極樂世界。這裏講普通法門，他想離開八部眾的身分，脫離那個業報身，希望到人間來，「樂度本倫」，「本倫」就是他這一類的眾生。

接著說，對於這一類的眾生，他想脫離他的業報身，「我於彼前」，我就在他的面前，「現藥叉身」，我就示現一個跟他同類的藥叉身分出來。這就是同事攝，跟他同一個身分，這樣好說話，為什麼呢？講的言語能夠溝通，意思一講，他能聽得進去，所以現藥叉身「而為說法」，替他說法。說的是什麼法呢？他既是能夠得到佛

法這樣熏修，就先告訴他：你要受戒、能夠持戒，最低限度，你想到人道來要持五戒，還要修一些福報，最重要的，你在心裏要養成柔和的心理。中國人過去看相的，有句話很有道理：「相隨心轉」，一個人有怎麼樣的相，你要改變，想把這個相改得比現在還好，不是辦不到，可以辦的，你從心理上先改，心理一改，相就跟著好起來，相隨心轉，過去學看相的人都會記得這句話。觀世音菩薩對他說法，你現在是暴惡的形狀，你這種暴惡的形狀，別的眾生一看，就覺得很害怕，你下輩子想要脫離這個暴惡的形狀，你現在就在心理上養成很柔和的心理，要持戒、要修很多福報。講這些法，這些法都是合乎人倫的，合乎人類的法。他照這樣作，就能「令其成就」。

這個成就，根據祖師注解：第一，他能夠成就到人道來，成就這個志願；第二，到人道來以後，能夠聽到佛法，他能夠從道上完成他學佛的道業，成就這兩個意義。下面這一段：

**若乾闥婆。樂脫其倫。我於彼前。現乾闥婆身。而為說法。令其成就。**

「若乾闥婆」，「乾闥婆」也是印度文的讀音，按照讀音翻過來的，翻成中文的

意思是香陰，香陰的意思，這一類眾生別的食物都不需要，就是聞香，以各種香的氣味來養他的五陰之身，因此叫作香陰，其他各種食物都不要。我們人道一般眾生，不學佛的人喜歡喝酒，他統統不需要，專門聞香維持他的生活。這種眾生，他是音樂家，善於奏樂的，帝釋天的天主要欣賞音樂，就召乾闥婆去奏樂。怎麼召他呢？帝釋就燒沉水香，沉水香簡稱沉香，它怎麼叫沉水香、沉香呢？你把那個香放在水裏，它就往下，慢慢就沉下去了。一燒的氣味，人一聞的時候，人身上的氣要上下流通，有些病人的氣要往下引，引到下面去，沉香的氣味聞了之後，能使一個人的氣往下引，它跟檀香不一樣，檀香一燒，聞到那個香，把人體的氣往上引導，兩者不同。因此帝釋需要聽音樂的時候，就燒沉水香，沉水香的香味一下來的時候，乾闥婆一聞到香就知道了，然後就到帝釋天奏樂。他可以說是天道的音樂家，雖然是天道的音樂家，他也想進一步得一個好的業報身，所以他是「樂脫其倫」，也希望脫離他這個身體（這個業報身），脫離他這一類的。

「我於彼前」，我就在這類眾生的面前，「現乾闥婆身」，我就現出一個乾闥婆，

跟他同類的業報身。現出來之後，「而為說法，令其成就」，現出乾闥婆身來，就替他說法。說什麼法？乾闥婆愛好音樂，他是藝術家，喜好自由、喜歡無拘無束的，已經習慣了，在佛法來講是放逸，放逸就是自己很散漫的，愛好自由自在的這麼一個性格，觀世音菩薩就告訴他：你要離開香陰這一類的業報身，精神要集中，不能散漫，散漫的話，沒辦法脫離而找出更好的業報身來，除了不要散漫，你想到人道，還要守住五戒，在十善業方面，還要作些功德，照這樣作，你就能夠成就。說法就說這一類的法，讓他能夠成就到人間來。八部眾，下面又另外一種：

**若阿修羅。樂脫其倫。我於彼前。現阿修羅身。而為說法。令其成就。**

「若阿修羅」，「阿修羅」在六道眾生之中，他是一種，印度文的讀音叫阿修羅，翻成中文的意思叫作非天，為什麼叫非天呢？他有天道眾生的福報，但是沒有天道眾生的道德，有天福而沒有天德，因此叫作非天。「阿」就是「無」，在印度文的讀音讀婀，唐朝那時候按照音翻成「阿」，那個讀音讀婀，印度文就是婀，阿在印度文就是無的意思，「非」也是「無」，無天德就是沒有天的德，有天之福、沒有天的

德，所以叫阿修羅。這個字叫阿，不是阿修羅，那跟翻譯的音就不同了。我們念阿彌陀佛，為什麼念阿彌陀佛，不念阿彌陀佛呢？中國字原來的意思，阿不是當「無」字講，在《阿彌陀經》裏，釋迦牟尼佛自己解釋：「彼佛何故號阿彌陀？彼佛光明無量、壽命無量。」無量啊。「阿彌陀」三個字，「阿」是無，「彌陀」是量，這個我們要分清楚。阿修羅就是無天德，有天福無天德。這一道眾生特別，天道裏有阿修羅，屬於天道的；人道之中也有阿修羅，在人道中的阿修羅，他長得跟人道眾生是一樣的；鬼道眾生也有阿修羅；另外畜生道裏也有阿修羅。阿修羅分在四道裏，天道、人道、鬼道、畜生道，因此在經文裏，有時講六道、有時講五道，五道就是把阿修羅分到其餘四道裏去了。這是講在天道裏的阿修羅。

人道中有阿修羅，我們怎麼見他？人道的阿修羅，他分別心最強，愛跟人家鬥，所謂好勇鬥狠，孟子講一個好勇鬥狠的人，動不動就發怒，一發怒就跟人家鬥，這大概就是阿修羅。畜生道裏的野獸不必講，家裏養的家畜有牛、馬、狗，有的小狗性情很溫柔，就拿牠當寵物，有的狗很兇悍，還會咬人，就是惡犬，不管主人也好、

客人也好，牠好咬人家，那大概是畜生之中的阿修羅。我們人道眾生，走在街上，無緣無故被那些兇惡之徒把你的胳膊砍下來，你看他一眼，他帶了凶器，他的武器就飛到你身上來，這一類的人大概也就是阿修羅了。所以在末法時代，我們人道眾生的阿修羅很多，我們作一個普通的人道眾生，我們要特別注意，什麼時候遇到阿修羅？我們認不出來，保險一點，時時刻刻自己提防一下，碰到阿修羅不是好事情，他無緣無故地對你發脾氣，是這一類眾生。

這個阿修羅，他「樂脫其倫」，這是阿修羅之中比較容易覺悟的眾生，他感覺自己這樣也不好，看看自己也不好，希望脫離他的業報身，脫離這一倫。經文裏講的阿修羅有這幾類，現在是說天道的阿修羅，根據《阿含經》裏講，能夠到天道的阿修羅，他住在修羅宮裏，修羅的宮殿當然也很富麗堂皇，他在金剛山的修羅宮雖然好，他常常感受到跟人家鬥爭、戰爭那種兇器，每天都感受這種痛苦，好像古時候用刀劍這一類的武器，他每天都有這種感受，所以他願意脫離這種痛苦的生存環境。他所以得了這種業報身，觀世音菩薩當然知道，由於他過去世也造了一些善業，

作了一些好事，一方面作好事、一方面他的猜忌心很重，人家對他沒有什麼不好的意思，他把人家的意思當作壞的意思，一般講好意當成惡意了，這個心思很重、猜忌心很重的人，自己很痛苦，他一方面作些善事，一方面有這種心理，為德不純，因此他墮落到阿修羅道，好戰、好發脾氣，繼續他很厲害的猜忌心。觀世音菩薩說「我於彼前，現阿修羅身」，我就在這個阿修羅面前，現出一個阿修羅身來，「為他說法」。

說什麼法呢？就針對他的業報教他：你必須改一改。要養成一種慈悲心、要能夠忍耐、要能夠謙虛，尤其是不能猜忌人家，你要了解人家是善意的，你不能把善意誤會為惡意，你要人家誠心對你，你自己就要養成善意、誠心地來對待人。觀世音菩薩跟他講這些法，既然要到人道來，就要純粹作個人，不是人道的阿修羅，而是實實在在是個人道眾生。要成為人，基本的條件，你要守住五戒，五戒十善法都要修的，重要的，心理要養成很謙虛，待人處事要能夠很誠懇地待人，不要猜忌人家。講這個法，這個法他能接受，照著這樣修，「令其成就」，他就能完成他的志願，

到人間來。

至於現在在人道裏的阿修羅，我們看不出來，他的面貌、身體跟我們一般人都一樣，只有性格是阿修羅。有阿修羅的性格是很痛苦的，比我們正常人的痛苦多，怎麼多呢？我們中國古時候有句話，常用來形容戰場上戰爭的那種情況：「風聲鶴唳，草木皆兵」，草木皆兵的「兵」是什麼？是兵器、武器，古時候作戰的武器是弓、矢、刀、劍這一類的，在人道的阿修羅，他時時刻刻懷疑人家拿武器來對待他，所以他防備的心理特別重，有防備心理，進一步就攻擊人家，這是人類的阿修羅，這種人很痛苦。人類的阿修羅，要解除痛苦很簡單，就把「草木皆兵」的觀念一改，不要把它當作兵器，草木就是草木，普通人跟阿修羅不同的，阿修羅把草木看成兵器，普通的正人君子是個仁者，「仁者無敵」，在仁者的眼裏，沒有任何敵人，真正是個仁者，把一切武器看成草木。這心裏的境界完全不同的。阿修羅能把草木皆兵一轉，看作不是兵器，當下就是人了，本來就是人類的身體，心理一改，馬上就是個人了。反過來講，我們看到現在社會上的狀況，一般風氣，大家都不以誠心待人，

都向阿修羅來學，就把草木看成兵器，這就變成阿修羅了，很危險的。所以我們要提醒自己，社會上這些阿修羅這麼多，我們千萬不要受他影響，儘管人家到處都設了陷阱，都是害人的，在我們心裏養成慈悲，把一切原子彈、飛彈都當作普通的東西，你這樣看的話，那些飛彈、原子彈對我們都沒有傷害，害不了我們，這個講到後來就知道，完全在心裏自己能夠作主的。

雪公在世講經、教書的時候常常講：那個原子彈造出來，把原子彈可以變成維他命。原子彈是殺傷人家的，維他命是養人家身體的，老人家就這麼說。這究竟講什麼呢？主要是教人家心理要改，心理一改的時候，從這個角度一看，我們看觀世音菩薩，現在講三十二應，後面講十四種救苦救難，我們果然在心理一改，的確是的，原子彈就能變成維他命，對我們個人來講，整個世界的殺傷力都沒有。如果把這個觀念再推廣開來，讓大家心理呈現善意互相對待，那些原子彈造成，沒有用處，一點用處都沒有，整個就改過來了。我們了解佛法的好處，就是教人家覺與自覺，就在轉念之間。下面經文：

若緊那羅。樂脫其倫。我於彼前。現緊那羅身。而為說法。令其成就。

「若緊那羅」，「緊那羅」也是印度文的讀音，照讀音翻過來的，翻成中國字的意思叫疑神。怎麼叫疑神呢？他的形狀長得跟人是差不多的，人的形狀，但是他頭上長了一個角，有的有兩個角，他是長一個角，人家一看：這是人或不是人呢？不是人嘛，他長的面貌、身體跟人是一樣的，你說他是人，又長一個角出來，所以叫疑神，令人懷疑的疑神。這個神是什麼神呢？唱歌的，他是擅長唱歌，乾闥婆是奏樂器的，他是唱歌，等於人間專門唱歌的聲樂家，他在帝釋天上唱歌，供天主來欣賞的，所以叫歌神。這個歌神特別，怎麼特別呢？他能夠唱歌給帝釋欣賞，當然他的歌唱得非常好，他的音調、發出的音聲是非常美的，然而他長的形狀不美，形狀很醜陋，聲音非常美，是這麼一類眾生。這樣的眾生，他「樂脫其倫」，聲音很好、形狀不好，總是不完美，他希望脫離這樣的業報身體。這個緊那羅想要脫離他的報身，觀世音菩薩說：「我於彼前」，我就在這個眾生面前，「現緊那羅身，而為說法」，現出他同類的身分來替他說法。

替他說的什麼法呢？大菩薩說法，一說，對方就接受了，比如緊那羅是會唱歌的，是大藝術家、大音樂家，各位看看，凡是人道的這些藝術家，別的事情都不必計較，但是對於他的藝術執著得非常厲害，他不能放棄的，不管是音樂、畫畫、其他各種藝術，他在這上面有特殊的愛好，就執著他的藝術放不下。他放不下對別人沒什麼害處，但是對他自己來講，要想了生死、要想轉變環境，對於現有的環境執著不肯放棄，就脫離不了現實的環境。所以觀世音菩薩告訴他：你要了解，任何藝術都是世間法，都是無常的，要放得下。你放得下，然後才能脫離你現在的業報身，你現在放不下，雖然這個音樂很美、很好，你不能够變換你的身分，就是你放不下的關係。就對他說這個法，世間任何藝術都是無常法，科學、哲學，那一法都是無常的，就看你覺不覺悟而已，你一覺悟就行，就變成無漏法了。觀世音菩薩勸告他說：你要了解這個，既然這些法是無常法，你不要執著，要修十善法，種種善根，然後可以脫離這個身分。大菩薩就順乎他的心理，他願意脫離其倫，一講，就讓他能聽得進去，果然他能夠照菩薩說的法來修，就能「令其成就」，成就他脫離他這一倫。八部眾，下面還有：

若摩呼羅伽樂脫其倫。我於彼前。現摩呼羅伽身。而為說法。令其成就。

「若摩呼羅伽」，印度文的讀音叫「摩呼羅伽」，翻成中國字的意思是「大蟒神」，蟒是蟒蛇，蛇中很大的叫蟒，大蟒神是蟒中的神，這個大蟒神又一個名字叫地龍，在地上的龍。普通講龍是天上的，天上的龍有實際在天道裏的龍，有的在人間天空裏造雨，興雲作雨的龍，那是天上、空中的。這個蟒神是地龍，在地上的，牠為什麼叫龍？牠長的形狀跟天上的龍差不多，所以叫地龍。一般講龍有種種變化、有神通，中國五經當中有一部《易經》，《易經》開頭講乾卦，乾卦就講龍，講六條龍，從開始潛在地下的龍、在地面上的龍、在人間的龍，然後到天上的飛龍、天上高空的亢龍，各種不同的。那個龍是千變萬化的，牠有神通，有各種變化出來，可見龍有些神通。但是這個大蟒神，根據古人注解，牠沒有什麼神通的。既是沒有什麼神通，這個蟒神怎麼走呢？牠也沒長什麼腳，牠用腹部（用肚子）在地上滑著行，我們人用兩隻腳，其他動物也有腳，牠沒有，牠用腹部來行走。這是牠的身體、生活

行動的狀況。

既然不是天上的龍，天上的龍也有很多痛苦，很多苦惱的事情，地龍的苦惱比天上的龍更多，為什麼牠的業報身受這些苦惱呢？觀世音菩薩都知道，看得很清楚。要給牠說法，先要把牠的因，了解牠的因怎麼來的，因中造了什麼業，然後說的法才能針對牠的業報，牠才能受用。這類大蟒神在因中，牠的過去世心裏面是愚癡的，瞋恨心特別重，既是愚癡，又很重的瞋恨心，所以牠的前世一死了之後，就墮落到摩呼羅伽，得了大蟒神這個報應。我們人道眾生知道這個，自己要警覺了，佛法普通講不能有瞋恨心，一有瞋恨心，所有的功德林都燒掉了。這是最危險的，瞋恨心很重的人，死了之後就墮落，機會最多的，墮落到毒蛇猛獸這一類的。這個蟒神就是由於過去，他的瞋恚心（瞋恨心）太重，這一類眾生受了這麼多苦，牠不知道苦從那兒來的，牠就想著如何能夠解脫這個業報，所以「樂脫其倫」，怎麼把現在這個正報脫離掉？希望脫離這個苦報。

觀世音菩薩就說：「我於彼前」，我就在這個摩呼羅伽前面，「現摩呼羅伽身」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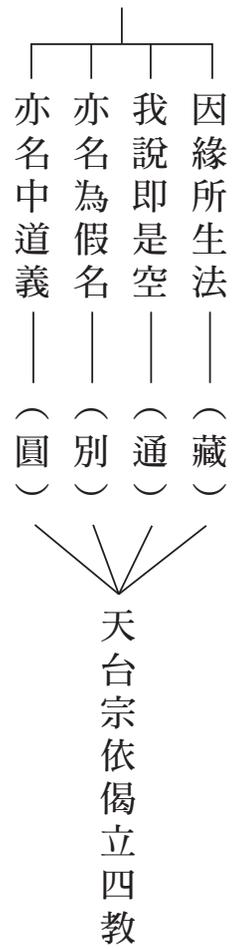
我就示現一個跟牠同類的身分出來，「而為說法，令其成就」。為牠說的什麼法呢？觀世音菩薩當然把這個眾生的過去、現在了解得非常清楚，就等於現在在學校教書，對於學生，要了解學生心理，針對他們的心理講就有效，菩薩對這個眾生，了解他過去、現在，他的心理都知道。這個大蟒神，過去愚癡、瞋恨心重，得了現在這種報身，牠還是繼續愚癡，而且更加厲害，繼續愚癡、瞋恨心更重，所以遇到其他的眾生，牠都含毒來傷人，造殺業很重，如果再繼續造殺業，恐怕連這個蟒神的身分都保持不住，更墮落了。觀世音菩薩把這個道理開示牠，為牠說法：你現在不可以這麼作了，你應該要改善心理，要長養慈悲心，不能再含毒害人了，要修善法，修合乎人道的仁義禮智信，修人倫的這些善法。大菩薩講法，針對他的根機，他就聽得進去，所以「令其成就」，一定能夠成就。

這一類講完了，各位數數看，實際上這是第七類，八部眾還有一類，在《法華經》〈觀世音菩薩普門品〉裏，還有一個叫迦樓羅，迦樓羅翻成中文叫金翅鳥，這裏沒有，要了解一下，雖是沒有，實際上經裏所講的還是天龍八部。八部眾講完了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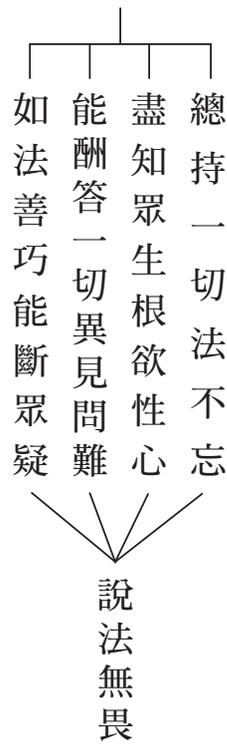
大佛頂首楞嚴經講記【十一】

下面的下次講，就講人道眾生。

四句偈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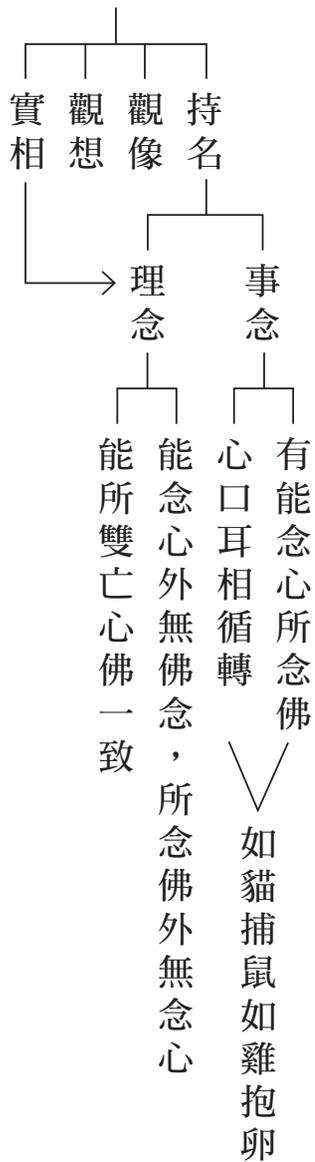
無四菩薩  
畏種薩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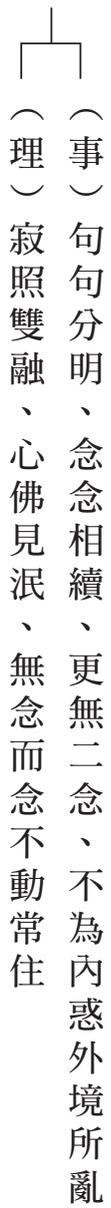
十二如來



念佛四法



一心二說



不念佛

障重不覺，為「惑業苦」纏縛不脫  
智暗不解，不明此法能斷煩惱能了生死（或有法執）  
迷深不信，惡習熏染味因果謗佛法（逃逝墮落）

香莊嚴

上根開佛心，染佛心香  
中根近佛身，染佛身香  
下根念佛名，染佛名香  
以佛法身香智慧光莊嚴自性

勢至

非六七識念更不屬口  
唯攝一精明不令託根緣塵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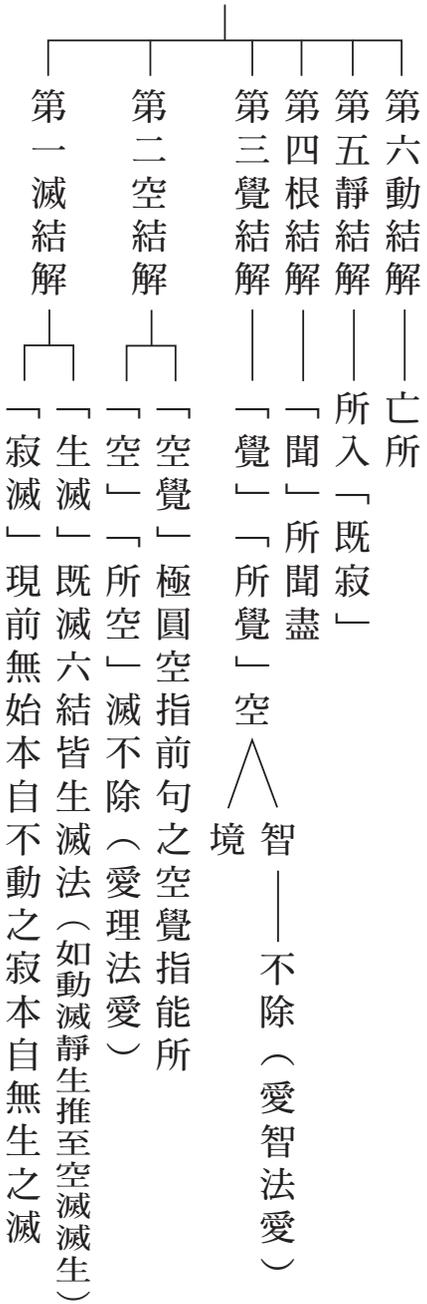
念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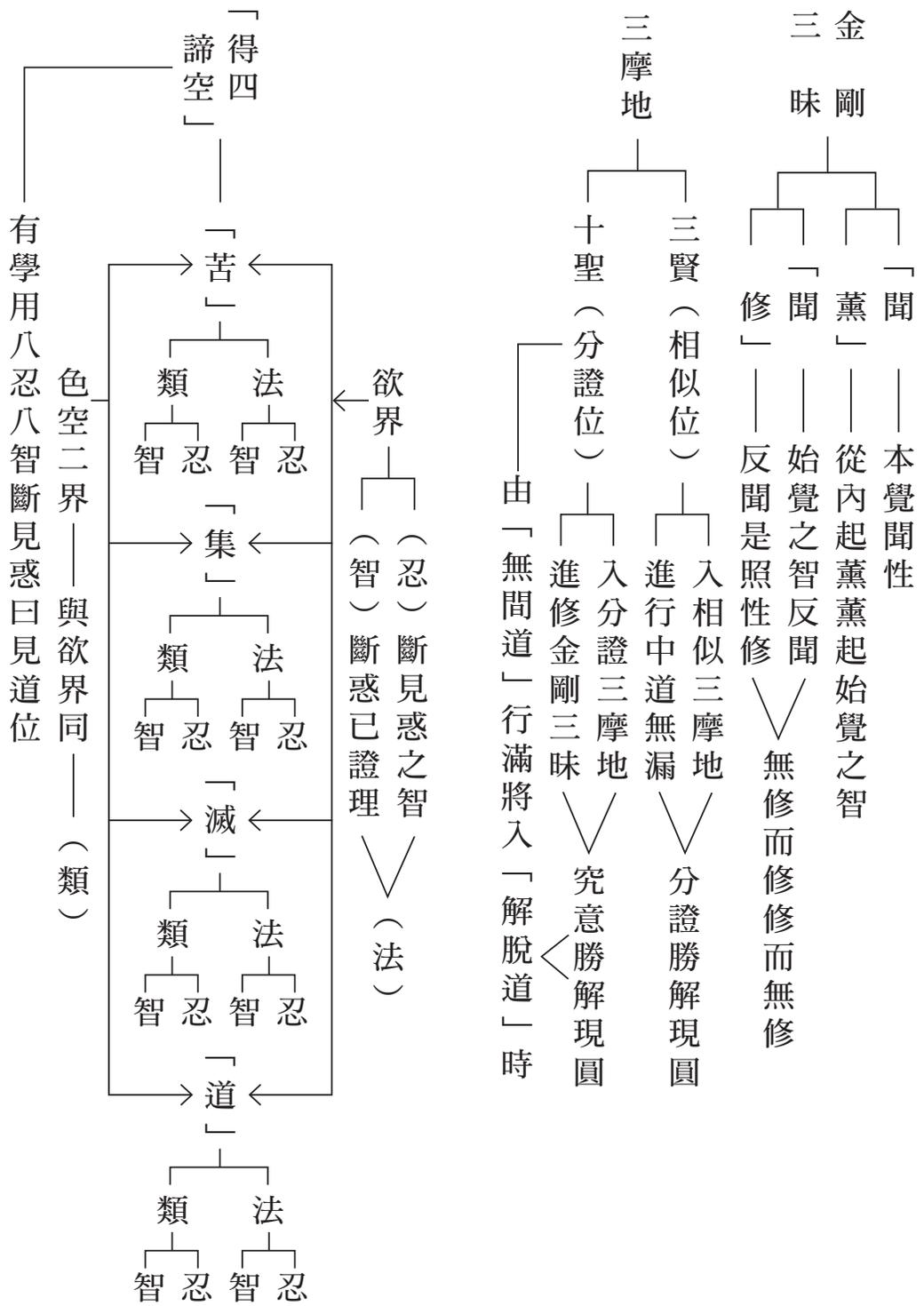
眾念不生曰淨一心繫佛曰念  
等持義，定慧平均雙離昏沉掉舉

三慧

聞中  
修思入流  
不同常途耳識意識分別，此從耳根聞性  
不同常途意識思修，此用正智觀察

解思  
結修





大佛頂首楞嚴經講記【十一】

## 聲 明 書

徐醒民先生所講述之佛學及儒學經典，經整理成文字書籍或電子書（文字檔光碟），所有著作之重製、公開口述、公開播送、公開傳輸及流通等行為，同意皆不受時間、地域、次數、對象等任何限制，任何人均得自由利用，但任何人均不得加註版權所有，或任意更改內容，改變著作原意，影響大眾權益，亦不得作為營利為目的之用。

公元二〇一九年四月恭印結緣（贈送品）

大佛頂首楞嚴經講記【十一】

講者：徐醒民居士  
出版者：雪明講習堂

住址：彰化縣花壇鄉長春村福德巷二號

電話：〇九三二七〇八四八七

承印者：昱盛印刷事業有限公司

住址：臺中市西屯區永輝路八十三號

電話：（〇四）二三一三三八三七八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(CIP)資料

大佛頂首楞嚴經講記．十一 / 徐醒民講．一

彰化縣花壇鄉：雪明講習堂，2019.04

面；公分

ISBN 978-957-9649-27-8(平裝)

1.密教部

221.94

108004469